

清淨 解脫 沙門果

世間人皆能從各種行業中，
享有當下可見的成果；
修行是否也同樣
享有當下可見的沙門成果？
享有當下可見的修行利益？



目次

編輯手札——封面故事

專
輯

- 04 **清淨 解脫 沙門果**——悅讀經典（四）
- 06 一輪斜月孤明——阿闍世王的回首 朱顏
- 18 認識《沙門果經》——《沙門果經》的現報利益 開印法師
- 32 業報因果說什麼？——《沙門果經》業的六問 釋見晉
- 44 懺悔可以滅罪嗎？——《沙門果經》懺悔八問 釋悟因
- 52 智者以譬得解——《沙門果經》十七譬喻 編輯組

專
欄

- 【春風化雨】
- 62 戒學綱領——從「人人受戒、人人破戒」的迷思談起 釋悟因
- 【大千世界停看聽】
- 72 春去春又回——邊陲掬光（中） 歐噴邁勒
- 【香光閱讀室】
- 80 新新佛傳——《親近釋迦牟尼佛》好書介紹 釋見諦

教理

【森林法音】

82 淨化心靈的輔助——八正道之正語 正業 正命 菩提長老

98 兩塊出差錯的磚 阿姜 布拉姆

生活

【雲水天涯】

112 戒海寂靜之旅 釋見翰等四人

【心田四季】

79 記從悟師父受學二三事 釋自觀

97 十二月的祝福 洪瓊真

新聞

【教界啟事】

126 香光尼僧團各分院道場近期活動

126 香光尼僧團新春祈安法會

126 印儀學苑新址啟用典禮暨梁皇法會

【教訊採擷】

125 馬來西亞佛學院「戒海寂靜之旅」邀請悟因法師講授《沙門果經》

【書訊】

125 香光書鄉出版社出版班迪達尊者禪修開示集《今生解脫》

清淨 解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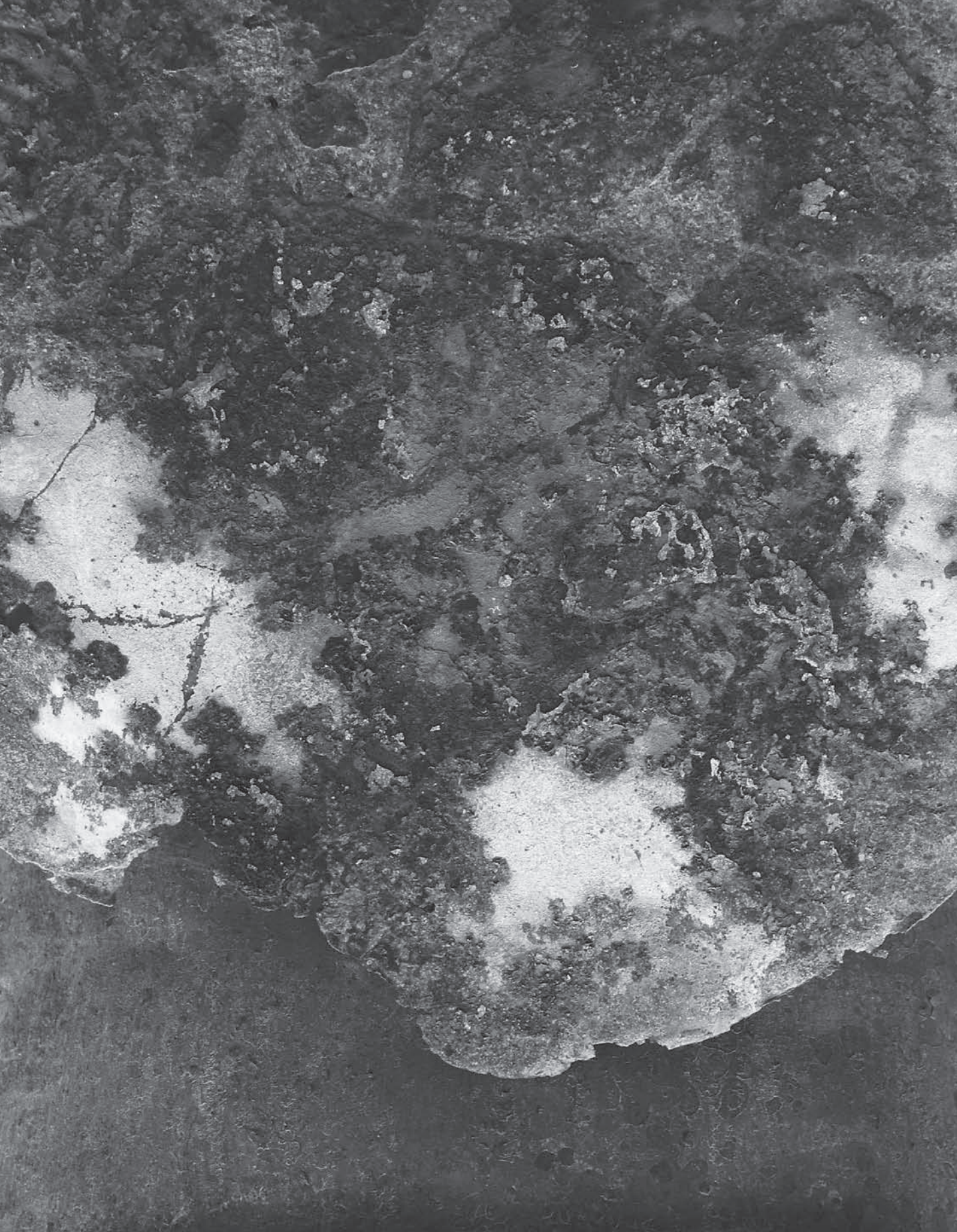
沙門果

悅讀經典（四）

《沙門果經》中的沙門 (samana) 在佛陀時代，用來稱呼一切不屬於正統婆羅門的出家人。他們在鄉間或森林裡苦修、在辯論堂裡辯論，或對支持他們的人們開示。他們組成印度社會階級外的另一個階層，他們的存在為那些沒有被世俗欲樂迷惑的人帶來一線希望，也為耽溺享樂的人們帶來疑惑。

佛陀也是一位沙門，同時代的人稱他為「喬達摩沙門」，他的比丘弟子們則被稱為「釋迦子沙門」。在《沙門果經》中，阿闍世王以「沙門生活是否也能夠帶來當下可見的成果？」質問沙門生活，佛陀則藉此向世界宣布：他自己選擇及透過成立僧團的出家生活，是能夠在各階段帶來當下可見的利益。

完整的《沙門果經》內容，開顯組成佛法心要的次第修行，本期專輯嘗試透過經文主角的前世今生、沙門現報利益、業報與懺悔，以及隨書夾冊的修行經文，呈顯另一種立體性的原典閱讀。更祈願您在了解滅盡煩惱、達至涅槃解脫的進展過程後，效法學習由凡轉聖的至上典範——佛陀，若能真誠地過這種生活，將能夠獲得與世俗快樂不同的成就，那是超越貪欲、執取與憂傷的安詳與寧靜。



專輯

清淨 解脫
沙門果

專輯 【清淨 解脫 沙門果】

一輪 斜月孤明

阿闍世王的回首

朱顏

「我還有機會嗎？我可能不受懲罰嗎？全身長滿了發出陣陣惡臭的膿包，這膿包恐怕是治不好的吧？我可以不下地獄嗎？每次痛起來，那種感覺真像是在地獄裡坐立難安。耆婆醫師，你認為我還有救嗎？我有可能被原諒嗎？」

我也是提婆達多，有時更是阿闍世王

她，是我的好朋友。

鋼琴比賽公布名次後，得第二名的我，狠狠瞪著勇奪冠軍的她，

我一直很難忘記她那受傷害，又不知如何是好的表情。

從小我就好強，害怕競爭失敗，不管參加任何比賽都想贏，一旦名次不盡人意，拼命三郎的習氣就變本加厲。尤其在父親逝世之後，更害怕不受尊重。完全輸不起的心態，在性格上，成了完美主義者。

母親非常傳統，作女兒的我必須爭取，才能被公平對待，常常被忽略而產生的不安全感，因此不自覺常處在戰鬥

狀態，或以假設模擬備戰情境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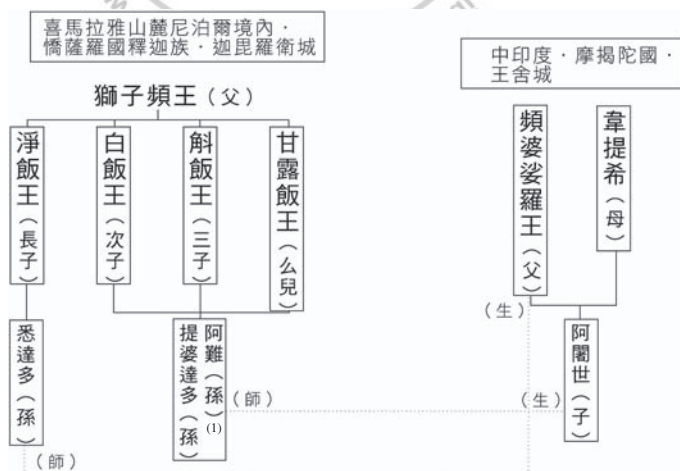
參加作文比賽，帶著名言小抄入場，為了不輸，竟然敢作弊了。

長成之後，更懂得了包裝，成了隱性的不服輸。就這樣，不斷傷害自己，也折磨怨怒別人，更不能原諒自己。

其實，我也是提婆達多，有時更是阿闍世。看著他們的恩怨情仇，也看到了自己的重重無明。

本文依據佛教文獻，以文學的方式衍譯重編，書寫公元五世紀佛陀與提婆達多、阿闍世王與父母間的恩怨故事，並以現代觀念思維，試著深入他們的內心世界。

【人物表列】





阿闍世王與提婆達多

父子關係

距今兩千五百多年前，印度憍薩羅國的悉達多太子，以十九年的時間思索存在的根本問題，歷經磨鍊，最後終於在伽耶山菩提樹下，從金剛座起身，決定依各人不同的根性氣質，對有緣眾生分享他的領悟，追求人生自在的解脫之道。佛陀依照先前的承諾到了王舍城，把自己的心得告訴了老朋友頻婆娑羅王，王法喜充滿，皈依佛陀。

阿闍世王子是頻婆娑羅王的心肝寶貝，他一向我行我素，對爸爸的法喜充滿並不認同，他比較喜歡佛陀弟子提婆達多的超能力表現。他認為神通的表現纔能將權力發揮到極致，所以父子兩人很少有溝通的機會。甚至於到後來，王子阿闍世假借武力比試逼父王退位，而將頻婆娑羅王軟禁在暗室裡，並威脅母親不得反抗，造成了宮廷的悲劇；也由於內部不安，其他各國虎視眈眈，準備攻佔。

師徒關係

提婆達多跟著佛陀修習佛法十二年，最後還是決定離開僧團。他訂定新

法，逼退佛陀，破壞僧團和諧並攜眾出走，籌組新僧團。以神通力誘阿闍世，做出許多不合情理的事，並且幾度以暴力傷害佛陀。例如：唆使神射手射殺佛陀；推巨石傷佛陀腳趾；計誘醉象襲佛；甚至於以身試法，將毒藥塗指以謀害佛陀；並殺害同門蓮花色女尼。

阿闍世對於佛陀採取消極的不理睬主義提出了疑問，佛陀回答說：「我曾經試著溫和的勸告，也曾經強力的指正，勸他不要這麼貪心，要求他放下權力欲望。但是，對於充滿著怨恨與嫉妒的提婆達多，這些努力都是無效的，最後我只能避著他。此時，他的心靈充滿著怨恨與欲望，即使聽從他，他也不能滿足，更何況我對僧團是有責任的。已經失去正念亦不能行正道的提婆達多，他所提出的五法：穿著衲衣；每日一食；不食葷腥；不受招待；安住草庵。與新戒律：出家人只要內心起貪瞋癡三毒的念頭，即是犯戒；不剃髮剪爪；以淫盜戒為輕戒，卻以傷害草木為重戒。我認為都是不合適的，這會造成大眾的迷失，所以我只能懺悔，選擇避著他，盡了那麼多的努力卻無法影響他。」

被兒子阿闍世王囚禁在黑暗地牢裡

的頻婆娑羅王，終於見到妻子韋希提，他發出微弱的聲音說：「懺悔啊！這都是我的錯，兒子的心靈支離破碎，他纔會做出這樣忤逆的事……」韋希提夫人忍不住哭泣起來，「夫君，是我不該，貪心急燥的我，生了他又遺棄了他，造成他的不安全感；寵溺他卻不教育他，所以愛減少了，恨卻蔓延了。」而被砍掉腳筋，只能在地上爬行的頻婆娑羅王，緊緊握住妻子的手，遙望著靈鷲山方向，「作為佛弟子，我已經從佛陀那裡請得慈悲智慧之法，為解冤釋結，只有懺悔原諒，並靜待時間的洗滌淨化。請告訴阿闍世，請他原諒我，我懺悔自己不是一個好父親，我並不怪他，我的內心很平靜。」

阿闍世王內心世界

頻婆娑羅王往生之後，阿闍世全身生了爛瘡，惡臭流膿，他每日悶悶不樂，他相信自己是受到了報應，沒有醫生可以治療他的不安與痛苦。他每天提心

吊膽，擔心自己會墮入地獄受苦，並向上天祈請救助的良醫：「如果有人能夠治療我，我一定拜他為師。」

當時最有名的醫生耆婆建議他向佛陀求助，阿闍世起先很懷疑，躊躇著不知道是否應該開口。有一天夜裡，他夢見了父親頻婆娑羅王。在夢裡，阿闍世王把他的心事說了出來：

「你問我恨不恨你？是，我恨的！你知道我為什麼叫『阿闍世』，因為尚未出生就與父母結怨（未生怨），算命的還預言我與父母處不來，彼此犯沖，將來會殺父弑母。當我生下來時，媽媽竟然故意把我摔在山崖，所幸我只是摔斷了手指，誰知道她是不小心的，還是故意的？這是我為什麼叫做『斷指（折指）太子』的原因。」

聽說，當年過去生的我，還在山中修行的時候，父母親急著希望擁有繼承人，他們用了小人的手法，讓我提早投胎轉世。是真是假，我並不在意。不過，算命說的也沒有錯，我看到他們就有



（版畫／夏末生）

一股莫名其妙的厭惡，我讓他們愈傷心，自己心裡就會愈來愈得意。雖然能夠得到父母的肯定是多麼美好的事，但我不記得他們到底肯定過我什麼事。朋友們至少不會對我不滿意，我說什麼他們都不反對，我也可以從那裡得到關心。父母都說我總是交錯朋友，他們愈是看不起我，我就愈想壞給他們看，故意做給他們瞧瞧。

所以當我看到提婆達多老師這麼有神通力，我實在非常地崇拜他。其實我們倆很相像的，我們都很想贏，也很想證明自己很優秀，也都很愛面子。當然也都鬱卒，很想報復。

我對管理國家有很多計劃，我覺得父王太保守了，所以我不想再等了，我決定採取激烈的手段。剛開始覺得自己並沒有錯，反正父王您又不在意我，而且我只是想把您關起來而已，可是我心裡還是不安的，所以我常常失眠，沒有想到生命是這麼脆弱，父親您竟然被我害死了。或許真的是報應吧！現在我身心

失調，心裡真的害怕，我怕死，怕孩子還小，怕很多事情會發生……，只是我犯了那麼多錯，忤逆之罪，殺父弑母，認邪為師，殺阿羅漢，出佛身血，破和合僧。」

阿闍世，在夢裡完全將心事告訴了父親。夢裡的頻婆娑羅王，除了往昔慈愛的臉孔，在光裡他以慈愛的聲音建議阿闍世一定要皈依佛陀，方能得救，懺悔流著淚的阿闍世，他彷彿得到了父親完全的原諒。

阿闍世王的懺悔

夢醒之後，阿闍世帶著疑問請教耆婆醫師：「我還有機會嗎？我可能不受懲罰嗎？全身長滿了發出陣陣惡臭的膿包，這膿包恐怕是治不好的吧？我可以

不下地獄嗎？每次痛起來，那種感覺真像是在地獄裡坐立難安。耆婆醫師，你認為我還有救嗎？我有可能被原諒嗎？」

耆婆告訴阿闍世，你可以試一試，不要害怕，或許德行圓滿、有大



(版畫／夏末生)

智慧的佛陀，祂可以給你良方。阿闍世，或許你不相信，佛陀是無上醫王，他對所有的人都是一視同仁，就像自己的親生兒子羅睺羅一樣，全無分別，不念舊惡。

後來，阿闍世王由耆婆醫師帶領下，洗足入堂。阿闍世王跪在佛前求佛原諒自己缺乏智慧與任性妄為。佛陀慈悲攝受，告訴了他：是你自己釋放了自己，是因為真心的懺悔而有了轉機，讓悲劇圓滿。佛陀十分歡喜，全身大放光明，原諒的光就如同月亮一般，這是佛陀的祝福「月愛三昧」，阿闍世覺得全身清涼，刻在身心靈的惡瘡，頓時消失不見，覺得清安無比。

佛陀說：「世界上有兩種活得沒有負擔的人：一種是行善不讓自己後悔的人；另一種是錯了而知道真切懺悔的人。如果真實瞭解懺悔的方法，身體力行，罪業就可以消滅。」

阿闍世王感恩地說：「慈悲的佛陀啊！我願意成為佛教僧團的大護法，請告訴我，如何做一個好國王？」佛陀回答

說：「一個好國王應該常開會議，聽聽人民的想法；上敬下和，尊重大眾的意見；注重人文禮教，領導者本身孝順敬師；對於宗教要有包容心；對於其他地區的人也要有慈悲心。」

恢復健康的阿闍世王，皈依佛陀之後，依教奉行。這期間確實也曾因為權力心的緣故而興起戰事，但每每想起佛陀的教誨，就會以人民的福祉為優先考量，而修正權力慾望的舊習。更難能可貴的，在佛陀涅槃之後，長老迦葉和尚為保存正法的第一次結集經典大會，完全由阿闍世王護持。在安居的三個月期間，於王舍城外，供齋五百羅漢，圓滿了護持佛法的承諾。

提婆達多的下場

提婆達多臥病期間，阿難與目犍連

前去探視。阿難看到了自己親愛的手足，即將毒發身亡，阿難於心不忍啊！提婆達多撐著一口氣說：「阿難，你能體會老是不比上他的感覺是什麼嗎？我常覺得自己是多餘的。不



(版畫／夏末生)

管是在家族裡，或是在修行的領域上，憑什麼我總是輸家，我老是覺得我得不到我想要的，我真的很不服氣。我長得不差，武功不凡，我倆家世也相當，也有自己對事物的獨到見解。為什麼大家同是王子，他卻佔盡便宜？一樣是上師，憑什麼他就受到較多的尊重？我提出

『五法』、『新戒律』、『全素新觀念』，這到底有什麼不好？阿難，你做他的侍者，難道就不委屈嗎？」

阿難回答：「我只是覺得自己很幸福，有這樣的機會，跟這麼優秀的老師學習，所以我心裡並沒有任何懷疑。何況為了『比較』與『計較』，你的確做了許多失去理智的傻事，為了達到目的，你完全不管別人的感受。比方，你有創新的想法，我也覺得很好，你可以採用僧團的合議制，由大眾投票表決，不要私下運作，用一些挑撥離間的方法破壞和諧。更何況你做了很多傷害人身的慘忍事，然而佛陀卻不曾責怪你，一直忍讓。」



提婆達多還是很不服氣：「誰叫他汗辱我是『吃人家口水』的人，還把我比喻成『惡狗』，不但避著我，根本是瞧不起我。」

阿難扶著奄奄一息的提婆達多，慎重回應：「我覺得你的出發點和作法都值得討論。首先，要問是不是為了大眾利益而定的法。假設是的

話，你在招收門生的方法上，實在不夠厚道。真的不能欺騙，特別是用『神通』的方式，使不知情的大眾，誤以為解脫自在的真實法門就是修習神通，那實在太危險了。因為妒忌與不認分的負面思想，佔據了你的心靈，引發更不善良的動機和行為，造成了更大的傷害。提婆達多哥哥，你為了達成心願，卻忽略其他人的感受。因此，傷害了這麼多人，特別是你自己啊！」

「是啊！提婆達多我，原本要毒死悉達多，結果反而毒害了自己。可是我要怎麼想、怎麼做，纔能得到名聲與尊敬呢？又要如何纔能平和、平靜的生存呢？」

阿難接著回答：「我記得佛陀是這樣教我的：先不要想得到，先承認自己可能太以自己為中心，而過度急躁了；然後再懺悔性格上的妒忌、貪心與愛計較的部份。如果能在念頭裡謙虛，眼睛不要只看別人的好，這就是自淨其意。」

「這就對了！」目犍連接著說：「當你覺得自尊又受到傷害的時候，習性可能重蹈舊誤。這時一定要提醒自己，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就可以不造新殃了。但是這非常困難，你須要愛護的扶持與善意的提醒，一次又一次循序漸進的修正，纔不會又迷失了。等到有一天，心地皎潔如明月，起心動念清淨如水，一定能解脫自在。對於尚未解脫的人來說，提婆達多，你就是諸行圓滿的佛。我記得有一回，我問佛陀，為什麼有善就有惡？為什麼佛陀不用神通力將所有人變為好人？佛陀告訴我，這就是世間的真相，因為惡的存在，纔能彰顯善的珍貴。所以，這整個過程非常珍貴。謝謝提婆達多以自身

的生命給我們上了寶貴的一課。

對於你真實傷害過的人，他們的身心靈確實傷害甚深已無可挽回，你只能真切懺悔，祈求解怨釋結，相互原諒。但對世間人而言，因為我們的演出，給他們學習和反省的模擬，這是萬事萬物存在的意義，這也是做人最尊貴的關鍵。我們可以選擇，可以扭轉自己的宿命，而不受舊業習性的左右。」

被阿闍世放逐且不被僧團認同，命在旦夕的提婆達多，到底在什麼時候終於思索到：自己的所作所為，是那般的自私與自以為是！提婆達多完全沒有想到，在同門師兄弟探望自己之後，佛陀會親自前來探視病重的自己。因為怨恨而內心燃著妒忌之火的提婆達多，在無

常來時，得到了佛陀的祝福與授記。佛陀說：「我倆多生緣深。你一向努力誦習諸法，因此，請你延續著現在的懺悔心，歷六十劫，經地獄，復輾轉生三十三天，最後著三法衣，出家學道，成辟支佛，號『南無』。」



(版畫／夏末生)



提問

看完故事後，讓我們試著以現代觀點，就因果面向剖析及負面存在的意義，對佛教本文的佛理提問幾個問題：

(一) 多生糾纏的因緣，阿闍世與父母，佛陀與提婆達多，其和解的關鍵在哪裡？

(二) 五逆如何救贖？佛說，惡的存在是突顯善的，邪惡之人若知懺悔有救，如何消泯其罪？除佛陀外，提婆達多和他曾傷害過的人，他們之間又該如何善了？

(三) 同是改革者的提婆達多，他們兩位為什麼沒有交集？如果阿闍世王成為佛陀的學生，對於父母親今生暴力與棄養的不安全感，過去生被勉強致死的識田記憶，佛陀會如何給予意見？

(四) 佛陀將提婆達多喻為惡狗，採不理會主義，是不是有討論的空間？

(五) 關於妒嫉，是不是無法可施？

(六) 懺悔為什麼這麼重要？

從他們的本生，看今生重組、和解的可能性

本生

本生（闍陀伽），是佛世尊在成正覺前，於過去世時，以種種不同身分，行菩薩道的行為和德業，及弟子們的前生事。(2)

依《成實論》：「本生指因現在事說過去事。」

佛陀、阿闍世 與提婆達多的本生

在很久以前，有一位大富者須檀，他有兩個兒子，長子須摩提（是佛陀的前生），次子修毗耶（提婆達多的前生），在大富者過世之後，由兩子繼承遺產。長子須摩提心想：「如果我分一半給弟弟，那我就不能獨佔全部了嗎！」因此，某日，他誘騙弟弟與他一同出遊至靈鷲山山頂。當他們登上山頂時，須摩提就把弟弟推下山崖摔得粉身碎骨。可是須摩提還是不死心，接著用亂石拋擊屍體，



深怕留下活口。一個哥哥竟以如此毒辣的方式來謀害親兄弟，目的只是為了分得更多的遺產。在當時，須摩提就是佛陀，修毗耶就是提婆達多，他們的父親就是阿闍世王，這一世就是佛說提婆達多幫助他成就道業的因緣所在。(3)

佛陀與提婆達多的本生

提婆達多與佛陀關係親密，他們是堂兄弟，也是師生，雖然世世相隨，卻也回回糾葛。究竟是怎樣的宿習而輪迴不已，作者試著從本生二例了解原因。

前世諍女

在很久以前，有一位富人，他財富無數，他有一個非常聰慧的女兒。他想要將女兒許配給最聰明又有智慧且精通諸經論者。於是他供養了五百人，並花了三個月的時間從中觀察。然而他的女兒卻憂心不已，因為這五百人之中，其中最是一位年高衰朽又面貌醜陋的人。正當此時，有一位聰明博通又善良的美少年自遠方而來，於是，富人因而變卦，欲將閨女許配予美少年。可是，這位博學醜陋的年長者卻非常不甘心，他願以無數家財與美少年換得嬌妻，怎知美少年不肯。因而，他發下毒誓：「生生世世與美少年作怨，或當危害，

或加毀辱。」而當時的美少年即是佛陀，年老醜陋者即是提婆達多，而他們倆人所諍之女即是瞿夷（耶蘇陀羅），這是他們前世所結怨懟的因緣所在。(4)（《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十九及《生經》卷一）

共命鳥

往昔，雪山有一隻共命鳥。共命鳥有兩個頭，左頭曰「法」，右頭曰「非法」。其中一頭常吃美果以滋養全身，然而另一頭卻心生嫉妒，並取一顆毒果進食，遂使共命鳥斃命。臨死之前，右頭鳥「非法」對著左頭鳥「法」說：「當來所生之處，生生世世常常與你為怨，常相危害。」左頭鳥趕忙發願：「願我生生世世，常共汝為善友。」當時，吃甘果以滋養身體的左頭就是釋尊，另一右頭吃毒果而斃命的就是提婆達多。(5)（《雜寶藏經》卷三、〈共命鳥緣〉）

提婆與阿闍世

阿闍世王昔為阿摩果樹樹神，因貪愛樹果，不捨以果供養仙人；後卻因害怕盜賊砍伐，反將樹果送給竊賊，以求存活。阿闍世王過去世昏昧無知，今世依然不知跟隨佛陀學習，卻受教於提婆達多，兩人一起做了缺乏智慧、害人害己的事情。(4)（《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十九）



今生

由因緣三生觀點看，藉「本生」已知過去，對現在的連接又如何？

提婆達多為什麼在多生輪轉裡，陷入貪權、惱怒、嫉妒佛陀，以不正當的手段，因著貪瞋癡而有的無名行，因為習性加業影織成的纏縛之網，終不得解脫？

就其習性而言，人言他偏狹、多嫉、殘暴、貪養、爭勝、好名、遷怒、欺騙不實。佛陀說他「人惡心深，其根亦利。」

就其相貌而言，《釋迦氏譜》卷一引《十二遊經》：言「提婆達多，四月七日食時生，身長一丈五尺四寸。」其外貌雖不如佛陀之三十二相，八十種

好，但也具足三十相。

就根利而言，《鼻奈耶》卷二說他：「十二年誦經學道，稟受教授，無有休懈。於其間聞佛所說經，盡皆諷誦；親近巖穴，無事樹下空處塚間……」。《出曜經》卷十四亦讚歎他：「聰明廣學。十二年中，坐禪入定，心不移易，十二頭陀初不缺減，……所誦佛經，六萬象載不勝。」

就與耶輸陀羅、悉達多的緣分而言，《釋迦氏譜》卷一：「淨飯王為悉達多太子娶妃，悉達多與提婆達多競技，悉達多勝出，取耶穌陀羅為妻。」又，《出曜經》卷二十五：「阿闍世王驅離提婆達多後，他進皇宮欲染指耶穌陀羅，事敗被斥，逐出宮廷。」⁽⁶⁾

	頻婆娑羅王夫妻	阿闍世	提婆達多
人格特質	急躁、不安、迷信	報復、怨恨	三毒熾
過失	親子關係不佳	犯五逆	
對治之道	懺悔、無我		
受報	夫死妻慟	全身長癱	毒發
發願	原諒寬容	成為大護法	誠心歸依三寶
結局	安詳捨報，往生善趣。	護持第一次經典結集	得佛授記成佛



結論

看完這個文本，對於這不斷重演的劇碼，我們確實被提醒了，假設所有的發生，都算因緣前定，那佛法只是宿命論而已。事實上，這不斷的再現裡，佛法給予我們最可貴的意義，就是提供了創造新戲的契機，一個可能扭轉既定結局的機會。我們藉由佛法的提醒，訓練自己，在修行的過程裡要做到：1.真心懺悔，不念舊惡。2.時時發好願。3.親近善知識。4.追隨名師。5.道心堅固。

就因為紅塵多擾，難得人身的我們，試著在每一次相逢重聚時，要求自己：今生不犯過去相同的錯誤。常保智慧，不受業習的支配，以突破的觀念、思維與作法，改變結局，切斷輪迴生死之流，演出圓滿。這是阿闍世王與提婆達多在佛陀帶領下的演出，給我們最好的禮物。📖

【註釋】

- (1)《起世經》卷十，阿難和提婆達多為甘露飯王之子；《大智度論》卷三，兩人為斛飯王之子；《釋迦譜》卷一，兩人為白飯王之子。
- (2)《佛教譬喻文學研究》，丁敏著，台北 東初出版社，頁70。
- (3)《法華經》卷四，提婆達多品淺釋第十二，宣化上人講述，法界出版社。

- (4)《普門學報》第十期，〈提婆達多之研究〉，頁244。
- (5)《提婆達多》，藍吉富著，東大出版社，頁119。
- (6)《普門學報》第十期，〈提婆達多之研究〉，釋永祥，頁227-243。

【參考資料】

- (1)《阿闍世王的故事》，《香光莊嚴》雜誌。
- (2)《阿闍世王》，漫畫系列八，中國印經協會，民91年3月二版。
- (3)《提婆達多》，藍吉富著，東大出版社，民88年9月。
- (4)《佛教（三）教史》、《佛教（五）教史》，佛光出版，民87年8月二版。
- (5)《佛教譬喻文學研究》，丁敏著，台北 東初出版社，民85年3月。
- (6)《普門學報》第十期，〈提婆達多之研究〉，釋永祥著。

【更正啟事】

《香光莊嚴》87期內容更正：

◎頁7，左欄第3段第3行：

原「據說結集……佛陀的教法。」

更正為「根據覺音《長部注》，第一次結集後，四種尼柯耶分別由阿難（《長部》）、舍利弗（《中部》）、大迦葉（《相應部》）、阿那律（《增支部》）等傳承的弟子們繼續傳誦、弘通。」

◎頁11，左欄第3行及頁17表格右上欄

原「漢譯《雜阿含334經》」

更正為「漢譯《雜阿含344經》」



專輯 【清淨 解脫 沙門果】

認識 《沙門果經》

《沙門果經》的現報利益
開印法師

本文依《沙門果經》的主要內容，以
六師外道的知見、沙門現報及順序學習、
及阿闍世王的無根之信等三部分，說明《沙門果經》。



《沙門果經》的版本

《沙門果經》是佛陀晚年⁽¹⁾，在耆婆 (Jivako) 芒果林的某月十五日圓夜裡⁽²⁾，為摩竭陀國阿闍世 (Ajātasattu 未生怨) 王解答種種沙門果的代表作。主要內容還提到六師外道、沙門的現報利益 (ditṭha dhamma sandiṭṭhika) 以及沙門的順序學習 (anupubbasikkhā)。

《沙門果經》有不同傳本，除了南傳巴利長部的《沙門果經》外，北傳還有三部漢譯本，分別為後秦佛陀耶舍等譯長阿含《沙門果經》(《大正藏》卷1，頁107)，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大正藏》卷2，頁762)裡的異譯本，及東晉竺曇無蘭譯《佛說寂志果經》(《大正藏》卷1，頁270)⁽³⁾。此外，在漢譯的藏經裡，還有不少與《沙門果經》有關的記載片段⁽⁴⁾。

來自不同部派的傳本，彼此間的傳聞也不免繁簡、詳略等不一。有的說法只見於其中一經，在其他異譯本裡是找不到的。就像《摩訶僧祇律》卷十八曾引述一段相信是《沙門果經》的故事⁽⁵⁾，但有關制戒因緣的人物、情境等就與《四分》、《五分》、《十誦》及《根有律》等截然不同。後來義淨三藏的《根有律》譯筆清晰，內容有一些《沙

門果經》的文字，可惜的是敘說不完整，在介紹到六師的第四位就嘎然而止，原因不明，好像是文字有些脫落。其他漢譯本，如長阿含《沙門果經》的沙門果內容更加扼要，只見「乃至」二字就略過了其他的沙門果，而無法得知此經完整的沙門果的數量，及其修習的次第。

我們不能奢求時至今日，從口傳到文字紀錄的佛教聖典都保全不變。過去的漢譯資料有它一定的價值，尤其在版本比較上，有助於如對部派分流等的認知。當然有些缺點也是難免。像東晉曇無蘭翻譯的《佛說寂志果經》，譯文雖然生澀點，但沙門果的部分卻意外地被完整逐譯了下來，從戒學、四禪、觀智、神通到漏盡智所有內容和順序都可以了然得見，這是其他異譯本所沒有。另外的《阿毗達磨集異門足論》，雖然沒有說到神通(也就是缺少了)，它直接由第四靜慮就談到修證漏盡。雖然此論並不是專談沙門果，但從出家到漏盡的一段，無疑與《沙門果經》內容可以互照參閱，這也是一種獲取資料的方法。

目前所知，諸傳本中以南傳長部第二的《沙門果經》最為完整，它總共交



待了十九種的沙門果。雖然我們也無法確定最古老的沙門果之數量，但可以肯定巴利《沙門果經》所說的並非「孤本」，因為除《寂志果經》外，《成實論》也同樣有談到這一些。

近年菩提比丘編譯·德雄比丘中譯的《沙門果經及其註疏》，即更完整地彙集了覺音註釋、疏鈔、新疏所成，應是現今研讀《沙門果經》的最佳中文參

考書。本文所將要探討的，主要參考的就是這一本譯著。至於其他方面，例如不同的異譯本、論典及註釋書等也收錄了一些。本文即依《沙門果經》的主要內容，分作三部分說明：即六師外道的種種知見、沙門現報及順序學習、阿闍世王的無根之信。

六師外道的種種知見

《沙門果經》是阿闍世王向佛陀請教「沙門果」的一篇實錄。雖然今天有好幾種的不同譯本，但彼此都一致地認為阿闍世王將同樣的問題，「曾詣沙門、婆羅門所，問如是義。」⁽⁶⁾當時在恒河流域一帶的許多宗教師，具有代表性的即是外道六師。六師之中各有一套自己的思想及修行方法，他們是懂得玄思立說和高談大論的哲學家，也有宗教家的領導氣質，不時對隨從講解他的宇宙觀、人生觀，縱使今天看來，他們有的主張和行為近乎荒謬。

六師的生平事蹟、背景資料並不完整，甚至混淆，如長阿含《沙門果經》說「無施，無與，無祭祀法；亦無善惡，無善惡報；無有今世，亦無後世；

無父、無母；無天、無化、無眾生；世無沙門、婆羅門平等行者；亦無今世、後世；自身作證，布現他人。諸言有者，皆是虛妄。」⁽⁷⁾是末伽梨瞿舍梨的說法，在長部《沙門果經》卻成了阿耆多翅舍欽婆羅的主張！可見佛教對諸六師的記載早就不甚清楚。不過，如果捨去這些資料不用，想尋獲更為完整的替代品，則顯無對策。

如今只能依循一些現存有限又不完整的文字，去捕捉、揣摩六師思想的概要。以下即依南傳的長部經典的內容來說明。

布蘭迦葉 (Pūraṇa Kassapa)



布蘭迦葉是宿命論者。他認為不須要道德就可獲得了解脫，因此也被認為是無作論者。由於他認為行業不能帶來什麼果報，故而否定造作善惡的因緣。

末伽梨瞿舍梨 (Makkali Gosālā)

末伽梨瞿舍梨是邪命外道 (ājīvaka)，思想中提出了個人觀點的宇宙論。由於他的言論，也讓人覺得像一名宿命論者，因其認為整個宇宙都受到固定的命運所控制住。人類不能因智慧、精進等來縮短輪迴，或改變命運。命運掌控了一切，眾生想得解脫也必須經歷一段固定的生死輪迴。

阿耆多翅舍欽婆羅 (Ajita kesakambala)

阿耆多翅舍欽婆羅是一名唯物主義者、斷滅論者。以為人的身體死亡之後，隨之一切都消滅無餘。死後沒有心識、投生來世等，也沒有業的果報。

波拘陀迦旃延 (pākudha kaccāyana)

波拘陀迦旃延是靈魂不滅的常見論者。他認為人死了後，有一個永遠不滅的靈魂，因而極端地推論到殺生無罪的地步。他說沒有所謂的「殺生」，因為靈魂本來就不滅，不會受到傷害，也不會被毀壞，因此認為有所謂的「殺生」

是不能成立的。

尼乾陀若提子 (Nigaṇṭha Nātaputta)

尼乾陀若提子是苦行論者，他是耆那教的創始人。巴利傳本說他受四重戒，禁絕涉及一切水。其他傳本，將他放在最後一位來說明，如長阿含《沙門果經》說他自稱「我是一切智人，一切見人盡知無餘。」⁽⁸⁾《佛說寂志果經》說他以虛妄見答：「一切現人有所見者，所得罪福皆是前世之事。因緣愛欲而生，因緣有老病，於是學道有因緣想。因生子孫，然後得道。」⁽⁹⁾

薩若毗耶梨弗 (sañjaya belatthaputta)

薩若毗耶梨弗是一位多疑論者，在反覆不定、模稜兩可中尋找是答案又非答案的人。不會對於當時立場或主要課題有任何的堅定立場，像鰻魚一樣，捉摸不住。因此《寂志果經》就說他「言語無次（是語焉不詳？還是語無倫次？）」。 ⁽¹⁰⁾

綜論六師思想

綜觀六師的主張，不是執取常見，就是墮入了斷見。布蘭迦葉認為「即使故意造作惡業的人，都沒有造下惡業，更不用說無心做惡的人了。」相信一個恒常不變的「我」，因而認為殺害眾生



沒惡業，縱使造了施福等善業也沒用，這一切的一切都與「我」無關，也影響不了「我」。佛陀就說這是大邪見，是黑黑報（惡法惡報）！相對擁有正見的成就者，應該是有施、有報、有福、有父母等的白白報（善法善報）才對！

還有像末伽梨瞿舍梨師的「眾生的煩惱沒有因或緣，也不須要任何因、任何緣，眾生就得清淨。」佛陀因此呵責說，這是愚癡相，「不辨不善，非因而作是說：無因無緣，眾生有垢；無因無緣眾生清淨。所以者何？有因有緣，眾生有垢；有因有緣，眾生清淨。」⁽¹¹⁾

不過，對象卻換成了富蘭那（即布蘭迦葉 Pūraṇa kassapa）。

註釋書將布蘭迦葉定義為否定業者，否定果報者是阿耆多，而否定業與果報兩者是末伽梨。其實三師都是無因論（ahetukavāda）、無作論（akiriyavāda）及虛無論（natthikavāda）者。如果有人天天聽聞、思索這些危險的言論而受影響，可能還會隨其倡說：「沒有造作惡業」、「沒有因」、「沒有緣」、「死後一切化為烏有」⁽¹²⁾；久之，便養成了根深柢固的邪見！

沙門現報及順序學習

沙門現報

沙門（sāmaṇña）

當阿闍世王在敘述諸外道師的觀點時，佛陀在一旁只是默默聽聞，沒表示意見，也沒破斥。之後，佛陀才依次說明沙門順序學習（正見、正行）的現報利益（正果）。沙門指聖道，果是聖果，如《相應部》說：

「什麼是沙門？沙門就是八聖道分，即：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什麼是沙

門果？沙門果就是：預流果、一來果、不還果、阿羅漢果。」⁽¹³⁾

其與雜阿含的797經中提到的沙門果就是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果的內容相當。所謂沙門果，一向指須陀洹乃至阿羅漢。不過，在《沙門果經》的沙門果範圍，還包含了一些凡夫沙門。對此，《大毘婆沙論》卷六十六（《大正藏》卷27，頁341）是這樣處理：

「問：出家既非真沙門性，如何說有沙門果耶？」

「答：出家雖非真沙門性，而世假立沙門性名。故諸世間見出家者，便謂：我見如是沙門！是故出家近士用果，亦得假立沙門果名。此現見名，表非實義。」

士用果 (puruṣakāra-phala)，指的就是此人 (士夫) 經由出家的行為作用所得之果，也是現世的利益，雖未證得漏盡。《瑜伽師地論》亦稱已成就第一義的為「勝義沙門」(14)。

為了讓國王明白，佛陀也舉例說明一些其他外道沙門的共通利益，好比奴隸、免稅及世間的四禪及神通等。觀智是不共外道的殊勝教法，漏盡智則是真正的沙門果。

沙門果，是在證了四出世間道之後隨起所得的四種聖果。依據巴利傳本，佛陀在《沙門果經》總共講了十四種的沙門果，如此完整的數目在其他傳本並沒有看到。若按照上述將沙門分成世俗和勝義，十四種沙門果的最後「漏盡智」才是勝義，其餘 (從1-13) 應該還是假立世俗的。到達了最巔峰的阿羅漢 (漏盡智)，就再也沒有比它更殊勝與崇高的沙門果了。

現報 (sanditṭhiko)

在《沙門果經》，阿闍世王請教佛

陀：沙門是否同樣可以像世人一樣靠謀生技能而得現報呢？這問題，佛陀在其他經典裡也同樣講過，如增支部裡的「法是現報的，法是現報的。」或「涅槃是現報的，涅槃是現報的。」(15)現世或當下就能體會的佛法，不像許多外道要等死了之後才得利益。佛法中的戒、定、慧、神通等個個都是現報，涅槃當然也不例外，一定是現報的。諸此不待時節、只待因緣的無上教法，才是佛法的殊勝之處！《成實論》論主即循此義，如卷一 (《大正藏》卷32，頁244) 即說：

「又現報者，如說現在。《沙門果經》中說：現得恭敬、名聞、禪定、神通等利。復次，佛法皆有義理，故能致得恭敬現報、後報及涅槃報。諸外道法無義理故，尚無現報及後世報，何況涅槃？故曰現報。」

「現報」(sanditṭhika) 有現世、當下就可體證、獲得的意思。「現報」是羅什的古譯，玄奘的新譯都翻作「現見」。還有其他的，如增壹阿含的翻譯就作「於現世造福，得受現報不乎？」長阿含是「今諸沙門現在所修，現得果報不？」或異譯《寂志果經》的「頗有立於是佛法律，得道證不乎？」(16)等，



現報似乎與得、現得有關，就是當生、當下的既得利益。近人葉均譯為「自見」，而菩提比丘編譯《沙門果經及其註疏》的中譯者譯為「當下可見」。

以下列舉現報一詞幾種異譯給大家參考：

羅什舊譯「現報」

◎《成實論》卷一（《大正藏》卷32，頁244）：「現報者，佛法能得現世界報，如經中說：晨朝受化，令夕得道；夕為說法，令朝得利。又現報者，如現在《沙門果經》中說：現得恭敬、名聞、禪定、神通等利。」

玄奘新譯「現見」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大正藏》卷27，頁341）：「為有現見沙門果不？」

◎《阿毗達磨法蘊足論》（《大正藏》卷26，頁462、頁492）：「於現法中，即入苦集滅道現觀，故名現見。」

◎《瑜伽師地論》（《大正藏》卷30，頁766）：「現見者，於現法中可證得故。」

其他「自見」、「當下可見」

◎葉均譯《清淨道論》（Vsim.215）：「依證得（四道、四果及涅槃）九種出世間法的人，他們不是依照別人的信而行，而是各各依其觀察智自見的，故為自見。」

◎菩提比丘英文編譯·德雄比丘中譯《沙門果經及其註疏》（中譯本，頁4）：「尊者，可否指出同樣當下可見的沙門成果？」

還有，sanditṭhika也是法隨念的六種功德之一(17)。

順序學習 (anupbasikkhā)

《沙門果經》所說的沙門果都是現世現報的，這也是沙門須要按部就班順序學習的內容。唯有在戒、定、慧的學習當下就已經帶來了好處，這就是為什麼說現世現報 (ditṭha dhamma sanditṭhika) 的利益 (ānisamsa)。

十四種的沙門果，是十四種沙門在未證得之前順序學習的目標。第一、第二種沙門果是與當時外道的共享利益。若是有人覺得「在家迫迫多諸塵穢，猶如牢獄；出家寬曠離諸諍雜，猶若虛空。」(18)出家之後，可以不必再服侍國王及免交稅金，還獲得了國王的禮敬、供養的現報利益。這二項利益時至今日仍然有效。雖然不一定有國王頂禮、供養，但由於個人的行持端嚴，持戒清淨，能捨俗務，又欣出離（煩惱），還是能得到世人的恭敬、讚譽。

此後，還有十二種更殊勝的沙門果。不過，這些沙門果就不是那麼容易

獲得，不是一出了家就能得到的利益。它必須從小分戒等，到知足、守護根門、正念正知、棄除五蓋的基礎紮根起，才有可能證得色界四禪、觀智、諸神通智及漏盡智。從歸信三寶到出家，正見與戒同等重要。佛陀在增支部《種子經》說：

「諸比丘！我實不見另有一法，能使未生的諸善法生起 (uppajjanti)，或使已生的諸善法增長 (bhiyyobhāvāya)、擴大 (vepullāya)。諸比丘！這就是正見。

諸比丘！成就邪見的有情，身壞死後，生於不幸處、惡趣、險難處、地獄。

諸比丘！成就正見的有情，身壞死後，生於善趣、天界。」⁽¹⁹⁾

這一段經文可以對照《雜阿含 788 經》(《大正藏》卷 2，頁 204)。邪見，註釋書說是《梵網經》的六十二種邪見。正見有五種，即：自業正見、禪那正見、觀正見、道正見及果正見。《分別論》說的自業智 (kammassakata-ñāna)⁽²⁰⁾，就是以智、以慧、以抉擇、以正見確實了知有業報、有父母等十種的「有」(atthi 存在)。從增支部註的五種正見與佛陀在《沙門果經》講解的順序學習，可以看見二經遙相呼應的痕跡，如下列：

沙門果經	增支部註
出家持戒	自業正見
四禪	禪那正見
觀智	觀正見
諸神通智	長阿含說是「三明」，此則更為細膩與精準，有助於觀智、漏盡智
漏盡智	道正見、果正見

《沙門果經》的十四種沙門果，除了前面兩種，之後十二種更為殊勝，即四種禪那及八種智。不過在開顯八種與明 (vijjā) 有關的沙門果以前，為了確保修學者已經具備了良好的穩固基礎，佛陀不厭其煩地指示獲得八種智的近因 (足處)，那就是禪定。

初禪以前，以戒為基。戒清淨能讓比丘在道德上有安全感及無可指責之樂；因守護根門而有不受污染之樂；因正念正知而給修行者帶來保護內心安寧；因知足就能像小鳥一樣自由自在；因去除了五蓋就會生起愉快、喜悅、輕安、快樂及獲得提昇為初禪，進入了一種更殊勝的沙門果。

每一禪那有自己的現報利益，每一種禪那在掌握及超越之後又能帶給修行人更上一層的禪那利益，如此更殊勝與崇高的沙門果就在順序學習中逐一完



成。禪定固然是重要基石，然而不能沉醉於禪定，更不可以此為足。

根據《沙門果經》的記載，佛陀指示「當他的心如此專注、光明、無垢、無瑕、柔軟、適業、穩固與達到不動搖時。」再引導其心，使心傾向於八種智。心柔軟之後，適於作業，開發智慧，猶如經過爐火的黃金相似，柔軟之後才能任由金匠的調改、打造。佛陀說：「諸比丘！我實未見有其他一法，像心這樣的修習多作而成柔軟適作業的。」當心安立於第四禪的清淨、不動

搖時，才傾注於開發八智。八智的內容，第一種是觀智，最後漏盡智，於其中間的六種是意生身智、神變智、天耳智、他心智、宿命智及天眼智。

這是一條禪那、觀智、神通、漏盡圓滿的解脫道⁽²¹⁾，與不修安止的乾觀者有所區別⁽²²⁾。為了保證沙門果的完整無缺，佛陀晚年仍然重視這一次第教學（對弟子而言是順序學習），一個層次又一個層次，非常有系統地展示了圓滿的沙門果。

阿闍世王的「無根之信」

無根之信

《沙門果經》說，如果阿闍世王之前沒有殺害父王，現在聽了佛陀說法，就於座位上證得法眼。法眼（dhammacakkhu），覺音的註釋說是「須陀洹道」（sotapattimagga）⁽²³⁾，增壹阿含說「應得初沙門果證」⁽²⁴⁾意義相當。須陀洹道之後，就是初果。

聽完了佛陀的開示，阿闍世王獲得了什麼利益呢？從《摩訶僧祇律》說「阿闍世王有殺父罪故，心常驚怖」⁽²⁵⁾

的這一番話，可以得知他自從殺父以來，心常驚怖，無論是白天或晚上都不能睡覺。現在佛陀面前真誠發露、懺悔，對三寶產生了強大的信心與恭敬心⁽²⁶⁾。北傳長阿含說「已拔重咎」，增壹阿含說是得了「無根之信」，這與《寂志果經》的「已得生忍」、「已住於法而不動轉」及《阿闍世王經》說：「聞已則歡喜信忍」相當。不過，《阿闍世王經》換成了文殊師利在說法⁽²⁷⁾。

增壹阿含的「無根之信」，漢譯《阿毗曇婆沙論》卷五十四（《大正藏》卷



28, 頁387) 有過註解, 如說:

「佛經說: 阿闍世王成就無根信。

問曰: 一切有為法皆有根, 何故說阿闍世王信無根耶?

答曰: 此信, 以無見道根故。如說不壞智相應信, 以見道為根, 彼無見道根, 故言無根, 而有與見道相似信為根。」

南傳註釋也說: 他對佛陀、佛法及僧伽產生了信心, 疏鈔則又進一步分析這種信心屬於是「智不相應」心⁽²⁸⁾。無根之信, 是沒有了智相應(慧)為根的心。信, 是十九種遍一切善心的心所, 任何一種善心都一定有信, 但未必有慧, 具有慧根的是三因心。因此, 少了慧根的二因心, 不論這種心發生在異熟或速行裡的作用都一樣, 即無法轉起上二界(色、無色界)的禪那心、道心及果心。

暫入地獄

此外, 還有瞿曇法智譯的《佛為首迦長者說業報差別經》卷一(《大正藏》卷1, 頁893), 一段有關「暫入地獄」的傳說:

「復有業能令眾生墮於地獄, 暫入即出。若有眾生造地獄業, 作已怖畏,

起增上信, 生慚愧心, 厭惡棄捨, 慙重懺悔, 更不重造。如阿闍世王殺父等罪, 暫入地獄, 即得解脫。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若人造重罪, 作已深自責; 懺悔更不造, 能拔根本業。』」

「暫入即出」(拍球地獄?), 並不見於《沙門果經》的原來經文。《佛說阿羅漢具德經》說「已斷根本而生信解, 摩伽陀國韋提希子阿闍世王是。」⁽²⁹⁾有論師認為, 阿闍世王雖造了逆罪而墮入邪定(邪性決定, 即決定必墮惡趣的意思), 由於生信三寶故, 非斷善根⁽³⁰⁾。南傳註釋及疏鈔也有說到阿闍世王死後墮入地獄, 雖然只是上、下一回, 不過這一回是向下沉三萬年, 然後再向上浮三萬年, 總共是六萬年。還特別聲明: 據說這是世尊說的話, 雖然沒有在經文裡⁽³¹⁾。直至久遠的未來, 阿闍世王也能證得名為獲勝者(Vijita)的辟支菩提而般涅槃⁽³²⁾。

求那跋摩所譯的《菩薩戒經》, 提到「五逆罪者則可移轉, 如阿闍世王。彼不信者罪不可轉, 五逆罪者極至一世, 不信者罪無量世受。」⁽³³⁾這已是大乘佛法的觀點, 縱使造了五逆重罪, 還是可轉, 關鍵就在對三寶的敬信之心。

結語

《沙門果經》的十四種沙門果，既是果，是現報利益，也是佛子沙門應勤修學的目標。從阿闍世王不滿外道，轉向於聞佛說法、生起恭敬及得信心，正表明了國王的反黑向白、棄邪歸正之決意，也可能是一種對正見的暗示性強調。

沙門果建立在正見和清淨戒的基礎之上。從出家持戒、離欲、棄蓋，然後逐一成就四種禪那、觀智、諸神通智及漏盡智，在在說明了沙門的「順序學習」(anupubbāsikkhā)。沙門果的成就，是一種現報利益，不待時節，或來世。

最後，阿闍世王在聞佛說法之後，雖不在座上得法眼（須陀洹道智，或初果），但也成就了「無根之信」，這又何嘗不是另類的現報呢。🏠

【註釋】

- (1) 菩提比丘編譯·德雄比丘中譯《沙門果經及其註疏》(2002, p.xiii) 推斷：此經應該是在佛陀一生的最後五年裡開示的。
- (2) 增壹阿含(《大正藏》卷2, 頁762)及《佛說寂志果經》(《大正藏》卷1, 頁271)都說是七月十五日，且剛過新歲臘(受歲)，明星出現的夜半。《根有律》(《大正藏》卷24, 頁205)指五月十五日。其他只說十五日，沒說明是哪一月份的十五日。

- (3) 智昇《開元釋教錄》(《大正藏》卷55, 頁611)及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大正藏》卷55, 頁944)咸認為此經是長阿含《沙門果經》的「同本異譯」，經對讀，發現此二譯本的內容有差，待考。
- (4) 1·東晉佛陀跋陀羅等譯《摩訶僧祇律》(《大正藏》卷22, 頁369)。2·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昆奈耶破僧事》(《大正藏》卷24, 頁205)。3·玄奘譯《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大正藏》卷26·頁406)。4·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毗婆沙論》(《大正藏》卷27, 頁341)。5·姚秦鳩摩羅什譯《成實論》(《大正藏》卷32, 頁244)。6·後漢支婁迦讖說《佛說阿闍世王經》(《大正藏》卷15, 頁404)等。
- (5) 阿闍世王聽聞佛陀講說《沙門果經》，是確有此事。但傳說國王聞法經久而隨行夫人們因「著寶璣路重故，各各解置座前。」竟忘了取返王宮，這些王夫人後來竟成了「捉寶戒」的因緣人物，顯然就與其他所有律本不一致。
- (6) 《沙門果經》(《大正藏》卷1, 頁108)。《增壹阿含經》(《大正藏》卷2, 頁763)：「我昔曾以此義而問他人」。
- (7) 長阿含《沙門果經》卷17(《大正藏》卷1, 頁108)。
- (8) 長阿含《沙門果經》(《大正藏》卷1, 頁109)
- (9) 《佛說寂念果經》(《大正藏》卷1, 頁272)
- (10) 《佛說寂念果經》(《大正藏》卷1, 頁271)。
- (11) 《雜阿含81經》(《大正藏》卷2, 頁20)。
- (12) 菩提比丘編譯·德雄比丘中譯《沙門果經及其註疏》，頁73。
- (13) 相應部(漢譯17, 頁153)。
- (14) 《瑜伽師地論》(《大正藏》卷30, 頁865)。
- (15) 增支部(3.246)：sandīṭhiko dhammo sandīṭhiko



- dhammo. sandiṭṭhikaṃ nibbānaṃ sandiṭṭhikaṃ nibbānaṃ.
- (16) 增壹阿含(《大正藏》卷2,頁763);長阿含《沙門果經》(《大正藏》卷1,頁108);《寂志果經》(《大正藏》卷1,頁271)。
- (17) 有關法隨念的功德,請參考《清淨道論》(頁213);《阿毗達磨法蘊足論》(《大正藏》卷26,頁462)等。
- (18)《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大正藏》卷正26,頁406)。
- (19) 增支部第1集·17經(漢譯19,頁39)。
- (20)《雜阿含1039經》(《大正藏》卷2,頁271)。
《分別論》(頁328)有十種「有」:有施,有供,有祀,有善作、惡作業之果與異熟,有今世,有他世,有母親,有父親,有化生有情。
- (21) 溫宗堃《涅槃直徑》頁105(寂靜禪林,2005)。
- (22) 菩提比丘曾指出:「就我所見,《尼柯耶》並沒有明確地承認乾觀阿羅漢,也沒有指出不得禪那而證阿羅漢的方式。……視乾觀阿羅漢為註釋書的新發明,而不見於經典中(但這並非意味著沒有(乾觀阿羅漢)這回事。)>及「乾觀者」一詞不見於巴利三藏聖典。溫宗堃《涅槃直徑》頁50註128及頁101(寂靜禪林,2005)。
- (23) 覺音註釋(1.121):「法眼,是在(疏鈔:四諦)法之眼,或法所成之眼。在其他地方特別標明是(前)三道。不過,這裡僅指須陀洹道。」(Dhammacakkhanti dhammesu vā cakkhum, dhammayam vā cakkhum, aññesu ṭhānesu tiṇṇaṃ maggānametaṃ adhi vacanaṃ. Idha pana sotāpattimaggasēva.)菩提比丘編譯·德雄比丘中譯《沙門果經及其註疏》(2002,頁175)。
- (24)《長阿含經》(《大正藏》卷1,頁109):「若阿闍世王不殺父者,即當於此坐上得法眼淨。而阿闍世王今自悔過,罪咎損減,已拔重咎。」;《增壹

- 阿含經》(《大正藏》卷2,頁764):「今此阿闍世王,不取父王害者,今加應得初沙門果證,在四雙八輩之中,亦復得賢聖八品道,除去八愛,超越八難。雖爾,今猶獲得大幸,得無根之信!」;《寂志果經》(《大正藏》卷1,頁276):「王阿闍世已得生忍。雖害法王,了除瑕穢,無有諸漏。已住於法,而不動轉。於是坐上,遠離塵垢,諸法眼生。」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大正藏》卷24,頁147):「爾時世尊,既其為彼未生怨王廣說法要,令無根信,得生起已。」
- (25)《摩訶僧祇律》(《大正藏》卷22,頁370)。
- (26) 覺音註釋(1.212):「然後聽經之後,國王是否獲得一些利益呢?獲得了極大利益。因為自從他弑父的一刻開始,無論在白天夜晚都不能夠睡覺。但自從親近大師(佛陀)並聆聽了甜美多汁(愜意有益)的教法之後就可入眠。他對三寶產生了極大的尊敬。沒有人如同國王一樣所擁有的凡夫信心。」(Idam pana suttaṃ sutvā raññā koci anisamsa laddhoti? Mahā-ānisamsa laddho. Ayañhi pitu māritakā lato patthāya neva rattim na divā niddaāṃ labhati, satthāraṃ pana upasāṅkamitvā imāya madhurāya ojavantiyā dhammadesanāya sutakā lato patthāya niddam labhi. Tiṇṇaṃ ratānaṃ mahāsakkāram akāsi. Pothujjanikāya saddhāya samannāgato nāma iminā raññā sadiso nāho si.)菩提比丘編譯·德雄比丘中譯《沙門果經及其註疏》(2002,頁176)。
- (27)《阿闍世王經》(《大正藏》卷15,頁404)。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1988,頁977)。
- (28) 覺音註釋(1.206):「從意義上,它因佛陀(佛法及僧伽)等獲得了信(疏:智不相應的信歸依)心,而以信為根的正見(疏:智相應的智歸依)在十福業裡則被稱為『見正直業』。」(Taṃ atthato buddhādīsu vatthūsu saddhāpaṭilābho saddhāmūlikā ca sammāditṭhi dasasu puññakiriya vatthūsu

- diṭṭhijukamanti vuccati.) 菩提比丘編譯·德雄比丘中譯《沙門果經及其註疏》(2002, 頁167)。
- (29) 《佛說阿羅漢具德經》(《大正藏》卷2, 頁833)。
- (30) 普光《俱舍論記》(《大正藏》卷41, 頁266): 「第二句謂未生怨等。未生怨, 即是阿闍世王, 造逆故墮邪定, 信三寶故非斷善。」; 法寶《俱舍論疏》(《大正藏》卷41, 頁672): 「未生怨, 即是阿闍世王, 造逆故是邪定(依大乘非邪定), 信三寶故不斷善根。」
- (31) 覺音註釋(1.212): 「如是, 向下沉三萬年直達鍋底, 再向上浮三萬年來到上面時, 他就會被釋放。據說這是世尊所說的話, 雖然它並沒有記載在經文之中。」(evameva lohakumbhiyaṃ nibbattitvā tiṃsavassasahassāni adho patanto heṭṭhimatalam patvā tiṃsavassasahassāni uddham gacchanto punapi uparimatalam pāpuṇitvā mucchissatīti. lidampi kira bhagavatā vuttameva, pāṇiyam pana na ārūhaṃ.) 菩提比丘編譯·德雄比丘中譯《沙門果經及其註疏》(2002, 頁175)。
- (32) 覺音註釋(1.212): 「然而, 未來他將成為辟支佛, 名獲勝者, 而般涅槃。」(Anāgataṃ pana vijitāvī nāma paccekabuddho hutvā parinibbāyissatīti.)。德雄比丘中譯, 菩提比丘編譯《沙門果經及其註疏》(2002, 頁176)。大乘佛法的《阿闍世王經》(《大正藏》卷15, 頁403)有說, 在文殊的誘導下而脫罪且得阿羅漢果。不過又有說, 從文殊師利聞法而歡喜信忍, 在彌勒佛時, 當名為阿伽佉鉢菩薩, 然後再過八阿僧祇劫後成佛(頁404)。《大智度論》(《大正藏》卷25, 頁506)也說「受無上道記」。對此, 印順導師曾有一些評述, 可參考《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1988, 頁977)。
- (33) 《菩薩戒經》(《大正藏》卷30, 頁985)。
- (34) 以上所提的覺音註釋書引自緬甸第六結集光碟(CSCD)的頁碼, 例如覺音註釋(1.212), 即表示緬文版註釋書的第一冊, 頁212。

【本經小常識】 釋見豪

◎什麼是《沙門果經》中的修道階次？

佛法的修學有其次第性, 阿含經典更揭示了戒定慧三學次第增進的修道次第。〈沙門果經〉記載的修道次第也不出戒定慧三學, 其依序為: 戒學的(1)如來出世與現證(2)信樂而出家(3)具足戒行; 定學所包含的(4)守護六根(5)具足正知正念(6)知足(7)樂遠離(8)棄捨五蓋(9)初禪(10)二禪(11)三禪(12)四禪; 以及屬於慧學的(13)觀智(14)意生身智(15)神變智(16)天耳智(17)他心智(18)宿命智(19)天眼智(20)漏盡智。此次第在戒的基礎上, 培養正念正知, 守護六根, 棄除五蓋, 得到四禪, 生起智慧神通, 而證得阿羅漢。因此, 〈沙門果經〉中佛陀所開示的是, 從如來出世說法, 而後生信出家, 到最終證得漏盡智, 一個完整、循序漸進趣向解脫的修道過程。

佛陀於《中阿含經·阿濕貝經》(《大正藏》卷1, 頁752)開示: 「我不說一切諸比丘得究竟智, 亦復不說一切諸比丘初得究竟智。然漸漸習學趣跡, 受教受訶, 然後諸比丘得究竟智。」因此, 以戒定慧為總綱所開展出的漸次修道, 即是《沙門果經》的教導: 如何趨向究竟解脫的核心。



◎ 《沙門果經》的內容架構表

序分	阿闍世王詢問群臣的意見		
	群臣與耆婆的建言		
正宗分	阿闍世王拜訪佛陀	為佛陀僧團的寂靜所攝	
		禮敬佛陀	
		請示：什麼是當下可見的沙門果？	
	佛陀的開示	詢問六師外道的見解	布蘭迦葉
			末伽梨瞿舍梨
			阿耆多翅舍欽婆羅
			波拘陀迦旃延
			尼乾子若提子
			薩若毘耶梨弗
		沙門果	第一種當下可見的沙門果
			第二種當下可見的沙門果
			更殊勝崇高的沙門果
			如來出世與現證
		信樂而出家	
		具足戒行	小分戒
			中分戒
			大分戒
		守護六根	
		具足正知正念	
		知足	
	樂遠離		
	棄捨五蓋		
	禪那	初禪	
		二禪	
		三禪	
		四禪	
	觀智		
	意生身智		
	六神通智	神變智	
		天耳智	
		他心智	
		宿命智	
		天眼智	
		漏盡智	
	阿闍世王的歸依、懺悔		
流通分	結語		

專輯

清淨 解脫
沙門果

專輯 【清淨 解脫 沙門果】

業報因果 說什麼？

《沙門果經》業的六問
釋見晉

什麼是業？人死後去哪裡？自殺可得解脫嗎？
從《沙門果經》中六師外道與佛法的業報討論中，
探尋建立生命價值的正確業力觀。



什麼是業、果？造業是否真有果報呢？《沙門果經》怎麼說？

業

「業」是佛法的重要論題，十二因緣及業果輪迴，都建立在業說上。什麼行為會構成「業」呢？佛教認為「業」的核心是「思」（即思心所）——內心的動機、意願、意念、意志。「思」會驅使心造作，促使心採取行動。論典中形容「思」猶如磁石，以磁力推動著心，引發身、口、意的行為，於是造作了「身業」、「口業」或「意業」。

有人以為表現於外的身、口業比較重，心裡使壞胡思亂想沒有關係。其實意念很重要。如姊妹倆帶了鮮花素果到寺院禮佛，妹妹祈求家人升官發財中樂透，心裡卻是早上和先生吵架的怒氣未平；姊姊見佛相好心生歡喜，以慈心祝福自己、親友及一切眾生，雖然兩人外表的行為一致，但果報哪會相同。又如雖布施同樣的物品行善助人，然而隨著每個人動機、想法、態度、作法的不同，果報就有差異。

《沙門果經》中六師外道之一的尼乾子誤認為：身、口造作何種行為，就必須受何種報，與動機善惡無關。而苦樂、罪福等皆由前世所造，業是令自我

不能解脫的原因，所以必須以極端的苦行來折磨自己，才能消滅往業，並防止新業。這一類修行人相信業報，但卻誤認外在的行為是「業」的核心，於是從事苦行，錯以為愈是嚴格地控制自己的行為，就愈能解除業的束縛。

佛教以動機來決定業力的構成，不拘泥於外表的行為，這對當時印度的業力觀是個嶄新的革命。然而，重視動機並非指身語的實際行為無足輕重。如阿闍世王在聆聽佛陀開示《沙門果經》時，已具備了證得須陀洹果的一切因緣，但他曾因篡奪王位而弑父，即使親在佛前懺悔並歸依，仍因此未能當生得法眼淨（證初果）。相對的，殺人魔鴛崛利摩羅出家前信奉殺人可得涅槃的邪見，以砍人手指作指鬘的邪法修行，在他正要殺害親生母親時，幸蒙佛陀趕往度化，才沒有犯下重業，在懺悔改過後，出家精進修行，證得阿羅漢果。同樣是動念蓄意殺害父或母，採取了行動以及被害者命斷與否，深深影響了當事人。只要在今世造下五種無間業的任何一種，這項惡行就會障礙修證的成果。

所以，「業」特別指「有意念」的行為，並可概分為思業：內心的意志活



動；思已業：思業中已付諸外在行動者。如「身」是實現內心意願的工具，「語」是內心意願的表達，業的核心是心中的「思」。

「業」又可分為不善業、善業及無記。當內心與貪、瞋、癡等煩惱相應，發動有損於自他的行為，就形成不善業，具有感得惡趣苦報的潛力（令生業），或有支持其他惡業（支助業）、阻礙善業的效力（阻礙業）。反之，若與無貪、無瞋、無癡等善念相應，發動有益於自他的行為，就形成善業，具有感得人、天等善趣樂報的潛力，或有支持其他善業、阻礙惡業的效力；還有，修持色界定或無色界定的「不動業」，雖只有禪定中心念的活動，當然也是善業。

若動機無法判定為善或不善，則稱為「無記」。一般人無記的行為只會加深習性反應，但不招感苦樂果報，只在心中存有善惡的動機時才構成善惡業。佛陀及阿羅漢等聖人，他們清淨的身口意都來自無貪、無瞋、無癡的無漏之善，已超越世間有漏的善惡，所以並不會有任何導致未來果報的業，他們的行為也是無記的（即「唯作」）。

「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業在未受報前，如不是修證解脫，是絕不會失壞。

然而，並非一造業就會立刻感果。從造業到感果，或長或短需要一段時間。善惡業中，決定會受異熟果，及受果的時間已決定的，稱為「定業」。

果之定與不定：造業的動機強烈，或行為持續而鄭重，或對象為有恩有德之人，為重業，屬定業，必受異熟果。受果與否尚未決定的為不定業。

隨受報時間的遲速：（一）定業：又分為這一生造業，當生感果——「順現業」（又名「現生受業」）；下一生感果——「順生業」（次生受業）；次次生或多生後才受報——「順後業」（無盡業）。

（二）不定業：不確定何時才受報者。其中有些會因為緣的不具足，而成為「無效業」。如阿羅漢，因當生一定入涅槃，所以任何只能在來世及其後才成熟的業就成了「無效業」。

果

「果」（梵、巴phala）本義為草木的果實，佛法中用來指稱由因所產生的結果。就相應之報而言，善因可以產生樂的果報，惡因則會產生苦的果報；就現在、未來的相對關係而言，「識、名色、六入、觸、受」為現在五果，「生、老死」為未來二果；佛之果名為

佛果。《沙門果經》的「果」、因果的「果」，原文都是 phala。

「果」之中包含一類「異熟果」。「異熟」（梵語 vipaka），是果、結果、果報、異熟、異熟果、成熟之意。原指食物的煮熟、消化，或果實生長成熟。以之譬喻善惡行為的果報成熟，特別指由業因所招感一期生命的果報，例如善業會感得人、天等善趣的樂報。

經典中，「沙門果」（梵 wramanaphala，巴 samabbaphala）一詞通常表示證悟四種聖果位。而《沙門果經》裡，「沙門果」代表出家修行者由淺至深所能獲得的各種具體利益及修行的成果，包括世俗的尊敬供養、持戒清淨、四種禪定殊勝的喜樂、八種屬於「明」的更高層次的智慧——神變等智以及超越世間一切煩惱束縛的最高智證，以之勸導我們相信業與果，勸勉修行上進。

原始佛教時期，許多人不相信婆羅門教所宣揚的祭祀觀念，亦不相信業報。認為現世於人間的努力跟將來的幸福或解脫並沒有必然的關聯，於是產生了許多俗世享樂主義的思想。（參見：霍韜晦《佛學》上冊〈沙門果經解題〉（香港中文大學，1982）像六師外道中的布蘭迦葉是「無作用論」者，他否定業，認為善惡行為不具有相應的果報，不但殺人無罪，布

施也沒有功德，因而排除道德的功效，所以被稱為「道德否定論者」。

本經的背景正是起於對因果、道德、修行法、解脫境界的懷疑。對於善惡的行為——業是否帶來果報這一問題，六師外道有些懷疑善惡，有些懷疑果報，而主張常見、斷見、道德否定論、道德虛無論、無因論、宿命論、詭辯論等等。就好似現代的基督宗教、伊斯蘭教，也與佛教的業果思想有所不同。藉由對照六師的教說，更可以呈顯出佛教教義的不共之處。佛陀在經中沒有反駁六師的觀點，而是正面提出佛教對「修道與果報」的主張。

佛教主張有業有報，因果報應絲毫不爽。雖然現在難免會受以前身口意行為的影響，但現在的業更是深切地影響未來。因此人應該透過努力，運用自由意志積極地從現在的自己開始改善，而不是消極地接受宿命。修學佛法重視的不在追憶或追悔過去，而要把握當下；不只重外在的行為，更要注意內心的意業；不是一味苦行，而講求中道行；不承認有常一主宰的靈魂——「我」，而認為雖有今世後世，然而「雖有作業，而無作者」；而且認為修行的確有涅槃解脫的果報，所以有凡有聖，修行生活確能帶來當下可見的沙門果。📖



人死後，業可消嗎？生命會永遠消失嗎？死後又去哪？

業會隨死亡消失嗎？

業，並不會因我們死亡而消失，因為我們還有來生。佛陀說，一切還沒有解脫生死輪迴的有情眾生，即使一期生命結束，仍會墮於六道中的某一類再生。死後肉體腐敗，化為塵土，雖然人死不能復生，但生命並非永遠的消失，而有來生的「結生相續」。（有情眾生依據自己所作的善惡行為的牽引力（業力），前往六道之一，開始下一期新生命。死亡至受生的過程，前一生命與後一生命連接，在佛教中稱為「結生」或「結生相續」。請參見《瑜伽師地論》（《大正藏》卷30，頁283）生命在死後絕非完全斷滅無存，所以佛陀破除了斷見（又作「斷滅論」）。

佛世有異教思想家認為人死後完全滅盡，沒有心念之流。所以人的業報死後就沒了，根本沒有來世、沒有業的果報。如阿耨多翅舍欽婆羅就否定善惡業力及輪迴的存在，認為只有地水火風等物質元素是實在的，而主張不論智愚，命終後皆悉壞敗的「斷滅論」。佛教完全不贊同這種說法。

人死為鬼， 還是永處於天堂或地獄？

有情眾生是生而又死，死而又生，生生不已的。一旦生命結束，很快的又轉為另一新的生命。然而，並非人恆為人、犬者恆為犬，也不會永遠處於天堂或永久墮在地獄，更不必然成為陰魂不散的鬼，而是在六道裡起起落落，不斷的輪迴。甚至並非「死後肉體趨於毀滅，但靈魂不滅，輪迴轉生」，亦無「梵我合一、天人合一的無限永恆的自我」。

世間並沒有一個恆常不變、獨立實存的「我」（靈魂）常住不滅。（「無我」是佛教的核心教理，也是區別佛教與印度其他解脫思想的準繩。生命並非恆常不變，不能自己獨存，無法完全自主，而只是眾多因緣聚合的存在。輪迴中的「識」，並非靈魂，也不是一個不變的實體，而在不斷地變化與生滅。所以雖然有業有果，有前生後世，但其中並沒有常一主宰的「我」。人是由五蘊和合而成，離開五蘊，就沒有精神和肉體的存在，也就談不上人的生命了。佛教否定靈魂的存在，「這一世的我」與「上一世的我」間只是由業力聯結，不斷生滅變化的五蘊生命之流。）

所以，佛陀破除了「常見」。佛陀基於緣起的真理而否定生命具有永遠存續（常）、自主獨立存在（一），或支配一切（主宰）等性質，但肯定我們可以藉由自身的努力，轉化自己的命運。☸



什麼是六道輪迴？真有六道輪迴嗎？

六道，又名「六趣」，是眾生因造作善惡業而趣往的六種生存狀態，並於其處所間生死流轉，受苦受樂，有如車輪上下輾轉一般，稱為「六道輪迴」。

◎**天道**：（一）欲界天：如四大天王、帝釋天乃至他化自在天等六欲天，即一般所謂的神祇。多在嬉戲享受歡樂，只在戰爭或臨死時才有痛苦。（二）色界天：禪定很深的天人，有清淨色身，處於初禪、二禪、三禪或四禪的定境中，暫時遠離欲界的煩惱及淫欲、食欲等欲求，享受禪悅之樂。（三）無色界天的天人沒有色身形相，唯有處於更高禪定狀態的心識。

◎**人間道**：即人類，苦樂參半，善於分辨事物的前因後果，因而易於知「苦」斷「集」。有人以為六道中天上最好，但太樂太苦均不易受持佛法，所以「佛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修行成佛，轉凡成聖，多在人道中！

◎**阿修羅道**：是介於天、人之間、具神通和威力、喜好諍鬥的眾生。也名「非天」，因他們雖有生天的善業力，但缺少天人的道德品格，慢心及妒忌心特別深重，好勇鬥狠常起瞋恨，於是不能生於天界。阿修羅並不感到幸福快樂，

而常在作戰中面對傷殘及戰敗的恐懼。

◎**地獄道**：如生前殺人放火、傷生無數的萬惡之徒，死後感召相應的果報。因而在地獄中遭受極寒或灼熱，不斷以兵刃相砍殺，或赤足驚惶奔逃於刀山劍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餓鬼道**：孤貧潦倒的鬼饑渴、疲累不堪。或因咽喉細如針孔而無法飲食，或以膿血糞穢為食，有的食時腹如火燒，還有被同類欺壓的苦楚。

◎**畜生道**：各種飛禽走獸、魚蝦昆蟲等，及生活在地底、深海、天上、其他星系那些我們不知道的生物。雖然少部分寵物有很好的福報，但畜牲居處臭穢，一輩子在互相噉殺及生存困難的恐慌中度過。還會被人類宰殺為食，或被鞭打、勞役、繫閉不得自由。

有人懷疑六道輪迴只是宗教的勸善之說，也有人認為這僅是描述善惡心境的快速變化，沒有真實的六道存在。事實上，六道皆由眾生的業所形成，就如我們存在這個地球上一般的真實！

而佛法的六道輪迴、業力說，不在追求前世今生，或只在過去打轉的宿命論，強調透過現在正確的努力，行十善、調伏煩惱以達向光明的人生觀。☐



什麼原因造成投生不同的六趣？投生哪一道最好？

是什麼原因讓眾生投生不同的趣類呢？布施、持戒、行上品十善，或修四種禪定乃至四種無色界定，即可生於天界。造作極重的十惡則是地獄道的業因，如阿闍世王犯下殺死父親的無間罪，死後必定無間隔地墮入地獄受苦。中等程度的十惡是餓鬼道的業因，如過份的慳吝，見人受難卻不肯稍加援手、偷盜公物挪作私用等。造作較輕的十惡是畜牲道的業因。而瞋、慢、疑則是阿修羅的業因。

每個人都做了許多善業及惡業，到底會隨著哪些業而投生呢？臨終的業成熟有其優先次序，以下依其順序解說：

隨重（重業）

是一種很強的業，決定了下一生前往六道的趣向，其他業很難轉變得了它強大的作用。在惡業方面，特別指五無間業；在善則是指禪定的成就。重業不只是決定來生，也會影響此生，如五無間業會障礙此生修證聖果。

隨習（慣行業）

一個人習慣做的行為，形成一種慣性的作用——慣行業，在沒有重業的情況下，臨命終時便隨著習性而投生相應

的趣道。

隨憶念（臨終業）

「隨憶念」是隨臨終時所作的業——臨終業。如果生前並沒有造作善或惡的重業，也沒有特別強的善惡習性，此時憶念曾做過的善行，或做出一個善行，並且肯定歡喜這樣的行為，就可能引發善業成熟而往生善道；如果憶念惡行，就會引發惡業成熟而墮落惡道。那先比丘曾為彌蘭陀王比喻說：就像小石頭放在水面，一定沉沒水中；但若置大石乃至百枚於船中，船藉著水的浮力，因而石頭也不會下沉了。如是臨終至誠念佛，確可令生天的善業成熟。

投生天道最好嗎？

六趣中投生天道最好嗎？也許您曾在心靈深處期望於天堂永生不滅，享受快樂，與所愛長相廝守嗎？這是一種對存有渴愛的「常見」，期望「我」「永恆」「快樂」。但實相是：無論善業多大，亦不能召來無限的樂果；惡道雖長苦，報盡也終能出離，哪裡有有永恆的天堂或地獄。

雖然六道中天道最殊勝，然而天神一樣會死，若未繼續造作善業，一旦福



報耗盡，下一生可能就會在惡道。縱使修得很深的禪定，投生四禪天或四無色界天，但他們的地位、定境並非至高無上、永久不墜，更非已解脫生死及具備圓滿德性的聖人，他們仍有執「取」而繼續在六道中輪迴。所以正信的佛教徒並不皈依他們，也不以求生天道享受欲樂或禪悅為目標。

《沙門果經》將初禪至四禪列為沙門果，是將四種禪定作為戒、定、慧修學體系裡修習定學的指標。佛法與異教修持禪定的方法或有雷同，但佛弟子以出離輪迴或菩提心為動機而修定，若偏離正見則不堪稱為修持佛法。所以說，佛法的定，不是異教的定，也絕不以投生天界為最終目標，而是證得般若慧、慈濟眾生的方便。

為什麼此世可以投生做人？

成為人，絕非取決於運氣的偶然，不由自己隨心所欲的主宰，更非冥冥中有神明創造我們、決定我們的去處。而是由於過往的業——十善業道等善行，種下投生人間的因，當業因成熟，遇上適當的緣，如父母等外部條件，「識」與父母精卵和合，形成「名色」，才構成這期人道生命。同樣的，死後將投生哪一道，取決於我們過往、現在及臨命終所造作的業。

自殺可得解脫嗎？

面對人生的困厄，感情、經濟、事業、學業、挫折感、焦慮、壓力……，有些人自暴自棄，酗酒、服用毒品，甚至於錯以為自殺可以解決問題，想藉以逃離痛苦。或許一時迷失了方向；也許想一死百了——斷見；或以為「三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乃至「親子一起走，在陰間好有照應」，負面的思想情緒在身心惡性循環。

「早死早超生」的觀念絕對錯誤。自殺或相約自殺都是殺生的行為，不僅今生收到傷害，對後世也不好。尤其，當強烈的煩惱纏身，自殺不僅得不到來世之樂，得不到解脫，反而更增痛苦和難題。這些苦在來生一樣會再呈現，單單把自己殺了並不能帶來幫助。而攜子自殺，妄想讓孩子早日解脫此生的痛苦，自我安慰「下一輩子會更好」，反而殘害了孩子難得的人生與希望！

業力是逃不了的，煩惱必須由對治力才會斷除，絕不會因自殺而消失。

想選擇自殺的人並不是不愛自己或親人，而是方法錯了。在非常困難的時刻，我們要用信仰來支持、指引自己，用愛心、慈悲心對待自己，轉化負面的情緒。

「人身難得」，請不要放棄。🏠



禍福有命、禍福無門，還是禍福由人呢？

誰決定我們的業？

「業」指「有意念」的行為，它從有情眾生的意志（思心所）發出，有時從身體呈現（身業），有時由語言表達（口業），有時只留在心裡（意業）。

好人有好報？惡人有惡報？努力一定成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嗎？到底禍福有命（宿命論）、禍福無門（無因論），還是禍福由人（努力論）呢？

人與其他物種間的差異，乃至人與人之間形體、智力、性格、品德……生理、心理的千差萬別，除了父母基因遺傳及生長環境等原因，還受到兩股力量的影響——過去累積的業力之流，以及現在所造作的新業。

有情眾生因「業」與「煩惱」流轉生死，而非由神所創造及主宰，或冥冥中神的賞賜與懲罰（尊祐論），亦非由咒術乃至外界任何力量所決定，更非無因無緣的偶然發生（無因論），也不是消極的宿命，而是新舊業力使然。

業的運作

業的運作盤根錯節，業牽引出果。

不是原本的樣子直接成為果，亦非以報答或懲罰的方式出現，而是二者之間存在著多因多果的關聯。眾多因、緣、果，彼此之間交互而相續的作用著。

萬般帶不去，唯有業隨身。在生死相續中，業可能暫時不受「報」，但受報以前，業力不失。人死後往生何處，並非掌控於閻王手中的生死簿，而是隨重業、習氣或憶念等三種力量決定。

業與報之間因果不爽，在因果律之下，我們所造的善惡業，如果沒有其他的因緣加入，業是永遠存在。但只要加入適當的因緣，業的影響性就有轉圜的空間。

就像置大石於船上，因而石頭不會下沉。如是念佛承藉佛力或讀誦經典，確實可以轉變業緣而使果報改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說讀誦經典能消罪業：「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大正藏》卷8，頁750）

又如藥到病除，燈破暗冥，日照雪融，透過修行對治惡法，也可以轉變業緣。「升鹽投大海，其味無有異；若投



小器水，鹹苦不可飲。」(見《十住毘婆沙論》卷六。本論又云：「有大福德者，雖有罪惡事，不令墮地獄，現身而輕受。譬如鴛鴦魔多殺於人眾，又欲害母、佛，得阿羅漢道，今世輕受。又如阿闍世害得道父王，以佛及文殊師利因緣故，重罪輕受。」《大正藏》卷26，頁49) 雖然舊業無數，但最重要的是現在多作善業，令惡消善長，使惡業比例轉弱，自會感到未來的樂報。

而抽薪止沸之道，是透過修行以止息煩惱，令業不能成熟感果。

如何掌握您的業？

有些人相信業果輪迴的說法，卻執迷於探尋過去，於是算命占卜，催眠解夢，耗費許多金錢與心力，只想藉由前世釐清今生遭遇的前因後果。也有人求神拜祖，開運改風水，燒香抱佛腳，以為花錢或做些表面功夫，就能消業改運。由於錯用了方法，錯用心，不從捨惡向善，以改善未來命運的正途下手，反而糾葛於無謂的恩怨情仇，紊亂了現實生活的步調。

人既不是自己業力的主人，也絕非它的奴隸。於外在的人事、環境，以及個人認知、習慣、喜好、生理特質等力量的影響下，自由意志似乎成為附屬。但我們仍可能戰勝這股勢力，自由生起

善或不善之念。

昨天的行善之人，也許會成為今天的邪惡者；今日的罪犯，或許是明日的聖人。惡貫滿盈的人，也可以透過自身的努力，改造成最良善的人。因為堅定不移的信念，與從之而起的持續正向作為，可以徹底改變一個人的性格。

佛陀教導的業論，著重行為的精進，絕非在隨順因緣中，迷失的「認命」，成為隨風飄下的落葉。

佛陀教導的業論，以「現在」為重心。「現在」之內，藏著「過去」與「未來」，它承負過去業帶來的果，又造作新業，而可期待未來的果。「現在」正是轉折的場所。

在每個當下，基於自由意志所造作的身、口、意新業，深切地影響個人未來的升沉，它絕對有別於唯物論、宿命論、尊祐論或無因論。

生命底層對「無我」真相的認識不清——無明，是造業的主因。在六識觸對六境的當下，此刻身、口、意的新業，是自覺的開始。輪迴雖在前世今生，度脫輪迴的關鍵卻在每個剎那。掌握心剎那變動的本質，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您，就掌握了業，掌握了輪迴。☐



佛法想解決什麼問題？《沙門果經》中提出什麼方法？

佛法教導止息苦的方法

佛陀的教法引導人們止息生命的「苦」——煩惱的苦及生死輪迴的苦。

集諦——苦的原因是什麼呢？「無明為父，貪愛為母。」（《大正藏》卷38，頁224）

愛與無明等煩惱是造成輪迴苦的根本原因。有了無明等「煩惱輪轉」，就有行等「業輪轉」，就會繼續造作，構成「果報輪轉」繼續再生，而再啟動煩惱輪轉。三種輪轉循環不已，使我們在三界六道中輪迴。

苦，可能終止嗎？是的。淨除煩惱，也就止息了煩惱及輪迴的苦迫。煩惱對於善惡業有發業（引發造業）、潤生（滋潤輪迴再生）的作用，一旦斷除煩惱，不但不再造業，原有的業也因缺乏煩惱助成，自然失去感報的機會，不能再招感生死了。

道諦——如何中止輪迴？《沙門果經》揭示了初期佛教的解脫道次第，指出十四種漸次增上的沙門果。這種漸修道又可歸納成三學的修持次第：增上戒學、增上心學和增上慧學。透過三學的修持，我們將得以淨除煩惱，解脫輪迴

之苦，得證滅諦。

《沙門果經》中停止輪迴的方法

首先，修學須以信、戒為基，作為引入定慧的方便。戒（梵śīla，音譯尸羅）是善的習性。它是人類自覺應該做的，不論有沒有佛出世，不論有沒有受戒，都有「尸羅」（如《大智度論》卷十三說：「尸羅（秦言性善），好行善道，不自放逸，是名尸羅。或受戒行善，或不受戒行善，皆名尸羅。」卷四六又說：「十善道為舊戒。十善，有佛無佛常有。」）。《沙門果經》中的四清淨——身行清淨，語行清淨，意行清淨，命行清淨，（「命清淨」是中道的生活態度，如法的經濟生活，反對欲行與苦行。）正是戒（尸羅）學的根本。四清淨即是十善加上「正命」，與八正道的正業、正語、正命相通。

戒

我們最粗顯的煩惱會由身、口行為顯現，這類煩惱可以用戒來斷除，每受持一種戒律就能對治相應的煩惱。《沙門果經》「小分戒」中，列舉了三類沒有制立學處（結戒）以前，比丘們奉行的「戒」：

◎遠離殺、盜、淫、妄、酒，這就

是在家優婆塞、優婆夷的「五戒」。

◎五戒加上遠離非時食、香華鬘嚴身、歌舞觀聽、高廣大床，就是「八關齋戒」。

◎再遠離受持金銀，就是沙彌「十戒」。

後來，佛制立「受具足戒」、「學處」、「波羅提木叉」，於是初期的八正道「戒」行，漸漸演化為現在的戒法。

定


其次，活躍在我們想法、情緒中的煩惱，可以用禪定來止伏。《沙門果經》教導我們藉由「守護諸根」，避免六入觸境所生的煩惱。再配合飲食知量、警寤、正念與正知，作為修定的調心前方便，讓心專注在修行的所緣。於是煩惱漸伏，遠離五蓋，獲得殊勝的喜樂，進入初禪，再進而修持二、三、四禪。「定」的訓練，讓心專注於修行的所緣境，於是煩惱便沒有現行的機會。我們也可以選擇特定的所緣，來對治特定的煩惱，如以慈悲觀對治瞋恨，以不淨觀對治貪欲等等。

慧

最後，深深潛藏在心中，伺機而動的煩惱隨眠，則須透過觀智，才能澈底斷除。我們必須在「六處」培養正念、

正知與觀智，截斷從「六處」接「觸」外境，產生「受」所生起的「愛」，及執「取」的連結，截斷生死之流。

「戒定慧」三學的實踐原理，即是「八正道」。以八正道的正語、正業、正命為戒學之基，才能產生正精進、正念和正定。基於正定也才能產生出世間正見的觀智，現觀四諦，斷除部分的無明，進入初果。如《雜阿含經》卷三一所云，這時已斷的苦報多如大湖水，所餘的苦少如滴水：「正見具足世尊弟子，見真諦果，正無間等（即「現觀」）。彼於爾時已斷、已知，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更不復生。所斷諸苦（指「報」）甚多無量，如大湖水；所餘之苦，如毛端滴水。」（《大正藏》卷2，頁224）其後，聖弟子繼續修持，於現世或未來世完全淨除無明。

佛陀在《沙門果經》裡，讚頌依正見修行的成果，為我們宣說了修行各階段所能帶來的當下可見的真實利益。佛法教導我們戒行清淨，不可造惡業，但對過去無量無邊的善不善業，是從來不用擔心的。我們所應用心，是依循著《沙門果經》所揭示的修行次第，勤修戒、定、慧三學，熄滅貪、瞋、癡，解脫生死之苦，圓滿沙門之果啊！

專輯

清淨 解脫
沙門果

懺悔 可以滅罪嗎？

《沙門果經》懺悔八問

釋悟因

阿闍世王弑父，對佛陀懺悔後，果報還要受嗎？可以滅他的罪嗎？
地藏懺、梁皇懺是哪一種的懺悔法？如何讓懺悔真的幫助自己？
八個問題，從阿闍世王的懺悔開始，探討佛教中懺悔的真義。



阿闍世王犯了五逆罪，他對佛陀懺悔後，果報還要受嗎？

阿闍世王犯了殺父的五無間罪，向佛陀懺悔，還要受下地獄的罪報嗎？要。犯無間業要墮落是決定的。阿闍世王的殺父之業，在現生的障礙是不能證果——這是障礙的真正意義，名副其實的「業障」！將來還要承受無間地獄的果報。但是由於懺悔的因緣，無間業的苦受力量就削弱，使他重報輕受。阿闍世王所下的地獄叫做拍球地獄，在地獄道經歷的時間很短。「拍球」形容受苦短暫很快就脫離，猶如拍球落地立刻就

彈起來。

一個人儘管有再重的罪，如果願意懺悔，還是可以繼續修行。學佛、聞法、發露懺悔，是有利益的。《雜阿含經》說：「假使有世間，正見增上者，雖復百千生，終不墮惡趣。」如同將鐵丸投在水中，鐵丸會立刻沉沒，但若將鐵丸放置在器皿中，隨著器皿的浮力，鐵丸就不會沈沒。具足了正見，行為間有小錯，由於正見的引導，是絕不再造重惡業的。☉

阿闍世王所造的不善業，可依懺悔而滅罪嗎？

阿闍世王所造的種種不善業，或者我們所造的種種不善業，可以依懺悔而除滅嗎？可以從幾個觀點來談：

果報不失

懺悔業障，並不能直接滅除業報，只是使罪業減輕或遞延。縱使證入初果向或初果以上的聖人，他原來的果報還是不失，只是他能夠看透、證得實相，能坦然面對因緣果報。像神通第一的目犍連，過去世的業報現前，還是被打得

粉身碎骨，只是他能坦然接受，沒有因此再增惡業、煩惱。不再新增惑、業、苦，這是懺悔的主要目的。

懺悔可以滅罪

懺法有三種：(1)作法懺悔：對所犯之罪釐清表白。須具體的依開遮持犯釐訂犯相，才能針對所犯「作法」。(2)取相懺悔：於佛前用功以取瑞相，瑞相可能是見光、見華、見佛相等則罪滅。(3)無生懺悔：深達罪源，諸法寂靜，



實相無相，尚無有福，何況有罪。這是般若境界，不是凡情所可臆測。懺悔的意義深長，下文將再詳述懺悔的方法。

懺悔是轉化罪業的助緣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大正藏卷27, 頁593)「說一切有部」的「譬喻師」言：「一切業皆可轉故，乃至無間業亦可令轉。」這理論說的是業可以轉，懺悔就是轉變業力的助緣。

懺悔與業的關係如上所說，從果報不失來說，業果宛然；由於懺悔的助緣，而重罪轉輕受或遞延受報。由重到輕，由立即到遞延，這是罪業的轉化。由於懺悔而改變因緣、改變命運，對滅除罪業和轉業都有正面的助力。

佛法講「性空」是指萬法都依緣而起，但「性空」常被誤解為萬法不存在。佛法講「緣起性空」，別忘了《大智度論》云：「信戒無基，名妄取空。」善業和罪業都是存在的。說「性空」旨在說明諸法不是一成不變的，是可以改變的。只是正向的改變是建構在持戒、修定、修慧的基礎上。若不是如實知見，只一味妄取空見，就如同認為牆壁是空，你的頭也是空，硬是撞過去，到時是頭破血流，粉身碎骨，悔恨不及。修行之所以可能，是由於萬法的緣起性

空，建構在善法上，在持戒的基礎上，讓我們更加增上，這是智慧的作用。

有一次，那先比丘跟彌蘭陀王對話，國王問：「經典說，一個人在世間做惡多端，臨命終時唸佛一句乃至十句，就可以往生佛國？我不信。」那先比丘回答：「就像一塊大石頭，如果直接放在海上會立即沉下去。但是將石頭放在船上，石頭不會立刻往下掉。」這就是懺悔的功德。所以若犯了戒，做了不如法如律的事，要有善知識協助，可向其表白懺悔。他做你修道的助緣，真正完成的還是你自己。

在佛門修學，法門、佛陀或僧團師友、善知識都是修道的助緣。有同參一起共住、共修、共學，這是福報。這個福報是別人給我的，是佛門的福德，所以要報佛恩，報三寶恩，報眾生恩，報施主恩。佛法重視報恩，尤其是出家眾，既然出家，是方外之人，要常念袈裟、鉢盂、法器。袈裟鉢盂是佛教沙門行化世間的象徵，是禮佛求懺悔的法器。祖德常說：「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為什麼沙門不敬王者？沙門從方外的角度看生命，是很尊貴的。不是你高我低，你我是非的爭辯。發心出家、修行、懺悔都是善根。應自尊自重！



什麼是懺悔？

懺悔是悔謝罪過而請求寬恕

懺，是梵語 ksama 的音譯，「懺摩」的簡稱，意譯為容忍、寬恕，是指有了過失，請求對方容忍、寬恕。

悔，從梵語 patti-pratide na 翻譯而來，patti(阿鉢底)直譯為「罪」，pratide ana(提舍那)直譯為「說」，即「說罪」，陳說罪狀的意思。是認錯且明白說出自己所犯的過失，向對方承認過失。

每個宗教都有懺悔法門，平常我們也常說對不起，我做錯了，請原諒我，或請給我機會，也就是請求寬恕。其實，懺悔二字在漢文中本來就有，在佛教的修行中當然也有，在天主教、基督教中也有懺悔。這就是宗教。對自己所信任的人說罪，解除內在的罪惡感。人不是一生下來就是聖賢，一定有做錯事。讓人性的陰暗面能夠有所傾吐，這

是人性中的溫柔敦厚，是非常好，而且也是須要的。縱使人類文明發展到科學時代，宗教這一部份仍是被須要的。人們找宗教師發露說罪，這表示宗教師是被信任的，也要為對方保密。

對於出家眾來說，在持戒、修道的過程，懺悔是絕對少不了的。在還沒有進入聖流達到不退轉之前，還是會有過錯。所以持戒要界定清楚，不是不會犯錯，而是在違犯了不符合修道的規定，或是在戒律上有了不如法、不好的身口意的行為，就是要懺悔。

因此懺悔的本義在隨犯隨懺，離惡行善，去除聖道修行的障礙，更重要是降伏、斷除煩惱。從僧團的角度而言，也有維護僧伽清淨、和樂，使正法久住的意義。☞

懺悔和追悔、後悔有什麼不一樣？

「悔」又有另一個梵字 kauk tyā，是心所法，不定法之一。漢譯作追悔、後悔，又叫「惡作」。追悔與懺悔是事後的省察，都有「悔」意。但懺悔的悔

真正的意義如前述是說罪。追悔的悔是反悔、懊喪，例如做了好事沒有獲得正向的回饋就心生疑悔、心拿不定，或做了壞事悔不當初。因此追悔是不定法，



是善是惡還沒有決定，而且內心會夾雜一些不安寧、不自在、多慮、不確定感。追悔會形成修道的障礙。

在尚未進入聖境之前，我們常常是進進退退，這可以從自己個人的修道過程去檢核。證入初果向或初果以後，才

能進入決定性的不退轉。那時縱使遇到再大的困苦或挑戰也不再猶豫，這就是決定性。他的智慧開了，他的持戒、修定與智慧相應，時時覺照現前，擇慧現前，是不退轉位。📖

懺悔如何演變？

出家的戒律，是隨犯隨制，當然懺悔也是依戒律而行，須依所犯戒的輕重、性罪、遮罪的不同而有不同層次的懺悔。因此僧伽中以「作法懺悔」為主。但是後來大乘佛教發展出一套懺悔法門，或通稱「禮懺」，例如普賢十大願中的懺悔業障，懺悔的方式有所不同。它的演變，從懺悔現行的惡業到懺悔無始以來的業障；從僧伽的作法懺擴展到在佛前求懺悔。

內容

大乘佛教特重懺悔無始以來，至於今生所作的惡業，甚至懺悔「三障」——煩惱障、業障、報障。

時機

如日三時、夜三時——每天六次，在十方佛前懺悔。

目的

重信的大乘教典，以「懺悔業障」為修行的方便。

方法

◎於佛前懺悔。

◎大乘最常念誦的懺悔文是：

「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又如《決定毘尼經》稱念佛名的懺法。

◎通於在家出家。

懺悔此生所做的惡業——就此生所做過的，所知道的，可能自己還算清晰的。但是如果懺悔無始以來的業障，你知道過去生做了什麼業嗎？一般都不復記憶。因此大乘的懺悔法門所懺的，是現生個人修道的障礙，或稱為業障、業報，或貪瞋痴的煩惱障等。📖

什麼是制教懺？

道宣律師將律藏所詮之戒學法門稱為制教。於佛所制的戒律有所違犯時的懺悔法，通稱為作法懺。有三種類別：

眾法懺：對四人以上的僧伽懺悔。犯尼薩耆波逸提以上的過失適用眾法懺。

對首懺：面對一位同戒的僧人懺悔。適用於犯波逸提以下的戒罪。

怎麼做呢？舉例來說：如果今天有居士供養鉢，我覺得我的鉢破了，很想再換一個，本來拿一個就夠了，可是我就是拿二個、三個，這樣就是多拿了。此時，別人就要檢舉：你拿一個不就夠了嗎？為什麼要拿那麼多？而且你那個鉢儘管有一點裂縫，裝湯也還不會漏，其他人也很須要，是不是要先給別人？說了之後，多拿鉢的那個人就要在大眾中將鉢捨出來，這在出家戒中屬於尼薩耆波逸提的部分。衣鉢用具等多取多貪多囤積就要捨出來。捨出來的就變成公物，他還是可以取用，或者仍由他保管，但這東西並不等於是他的，這叫做無私心。這種經過一個程序的表白即是作法懺，捨了物品之後再以對首懺法對一人說悔。

犯戒後對某人或眾人懺悔時，這個接受表白的人，必須沒有犯這條戒。這不表示這個人從沒有犯這一條戒，可能

曾經犯過，但此時此刻他已經懺悔清淨。而如果是懺悔羸重罪如僧殘、偷蘭遮等，僧伽的人數必須要更多才行。持戒修道的整個過程在學習坦然，有過失就懺悔，懺悔便能清淨，清淨即心安。在僧團中是坦蕩清淨的。

心念懺：獨自心想口念之法，主要用於懺悔微小過失，如懺輕微的突吉羅罪。又本為對首法、眾法，因界內無人可接受我的懺悔，故以心念秉法懺罪。

戒有重、輕之別，又有性戒、遮戒及根本戒、譏嫌戒之分。性戒，是不待佛制，誰犯了就有罪，如殺戒是性戒。遮戒是遮止、禁止，佛特別禁止不許作的，如飲酒等戒，它既非殺、非盜，但卻是禁戒，以遮止違犯其他戒的可能。就輕重戒來說，同一殺戒，殺人是重罪，殺畜牲是輕罪。如果出家眾犯殺戒而斷他人的命，得波羅夷罪，要離開僧伽的身份；殺畜牲是犯波逸提罪。罪無論輕重，犯了殺戒都要懺悔，懺悔清淨還是可以修行，但是業的果報不能完全泯滅。因此如果好殺畜生，雖然罪輕，也懺悔了，殺生的果報還是要承受的。

綜觀以上依佛制戒律所作的懺悔，有相對應的懺悔的事項(事)、對象(人)、方式(法)。



地藏懺、水懺等是屬於哪一種的懺悔法？

地藏懺、梁皇懺等是中國的祖師發展出來的懺法。即僧俗七眾、大小乘、三世、十業等有關善惡行為的懺悔法。

有人問我對梁皇懺的看法，我認為梁皇懺是中國的祖師為了普及佛法而作的懺悔法。梁皇懺的文詞優美，鏗鏘有力，而且與我們的生活非常貼近，是祖師從經典中挑出接近大眾生活所能體會的部分，將之整理出來。像墮胎、犯戒、三災、八難等令人神傷的事件；或對父母親、下屬有些不好的事情，就從那當中寫出來，並帶著大家一起來懺悔，這是更生活化、中國化，它的文詞是更接近漢系的。在禮拜的當下依文作觀，會產生反省、自我覺察，身心與懺文對話。水懺、地藏懺，也是以中國的文詞表達，而不是從佛經直接翻譯。佛教在中國能夠推廣普及，祖師大德貼近民間引導群眾，可謂用心良苦。

隋朝智者大師將懺法歸類如下：
(1)作法懺悔：依戒律行懺悔，羯磨作法成就，即名為滅罪。但不能除所造之業（性罪）。(2)觀相懺悔（俗稱取相懺悔）：觀想佛之相好等。要依定心的成就，「見相」才能消除罪業。如《釋禪波羅蜜》言：「行人依諸經中懺悔方

法，專心用意，於靜心中，見種種諸相。……」《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說觀想念佛，念佛的剎土和念佛菩薩的身相：「此想成者，滅除五百億劫生死之罪。」念佛可以懺罪，也是「取相懺」。(3)無生懺悔：一念實相，悟罪之無生；慧觀成就，懺除根本無明煩惱，得不退轉、不墮三惡道，即是決定。若能決定，他的業就會看得很清楚，看清楚即無所謂業障消不消。這又叫如實知見。此即「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滅時罪亦亡，心亡罪滅兩俱空，是則名為真懺悔。」

唐朝道宣律師將懺法歸類為二：事懺、理懺。(1)事懺：事行不出身口意三業的懺悔。若依大乘則稱名、發露、勸請、隨喜、發願、迴向等，具列行儀，依法懺悔，要須相現，准教驗心。若依律宗必須識於罪名種相，隨有牒懺。(2)理懺：修習戒心慧，能觀諸法猶如虛空。了知自心本性空寂，則一切罪福之相亦皆空寂。如是觀察，深達實相之理，見業滅冰銷，稱為「理懺」，是從心解結。若依道宣律師對懺法的歸類，地藏懺、水懺、梁皇懺可歸為大乘的事懺。📍



從懺悔談如何徹底解脫生死流轉？

懺悔是為不障修行

佛弟子在修學過程中，對於惡業，除了謹慎不犯外，犯了就要懺悔。犯戒者發露懺悔，出罪清淨，就不致障礙修行。如阿闍世王犯了弑父的五逆罪，聽佛陀說法後發露懺悔，生起與見道相似的淨信——無根信，在修道上肯定不退轉。

斷除煩惱以解脫生死

煩惱對於善惡業有發業、潤生的作用，斷了煩惱就不會再造新業；過去舊有的無邊業力，缺乏煩惱的滋潤，自然失去感報的機會。

因此佛法教我們懺悔，教我們怎樣斷除煩惱，而毋須擔心過去無量無邊的善不善業。

入聖者流，不退轉的條件

如《雜阿含經》卷26云：「若比丘於此五根，如實觀察已，於三結斷知。何等為三？謂身見、戒取、疑，是名須陀洹。不墮惡趣，決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大正藏卷2，頁182）

須陀洹又名為「入流」，入聖人之流。斷三結的煩惱，經典形容「如截多羅樹頭，更不復生。」已斷除的煩惱不會再生，而他所斷的眾苦也是無量無邊，如大湖的水；所剩餘的苦，如毛端滴水，即將到達苦的邊際。這裡說「即將到達」是表示，儘管苦海無邊，須陀洹已找到邊際，他的苦已有涯際，他確知所斷已斷——是決定了的。

正見的重要

邪見是不正見，引領不正確的想法、做法，還自以為是，比惡業更可怕，更容易讓人陷入三惡道。正見是貫通佛法的認知。持戒是需要以正見持戒，以定、慧持戒。持戒仍不廢修定修慧，三者是一體而非割截不相干的。要掌握修道根本——去除煩惱，不再造惡業的持戒，最忌持戒而形成戒禁取。在印度，印度教的信徒信仰恆河聖水的力量，說一大早到恆河泡水可以除罪、升天。佛陀回應：「如果泡恆河水能除罪升天，那河裡泡水的魚、蝦老早就昇天去了。」所以，除罪、升天、解結是什麼？要透過思想、行為，知道方法，然後老實地去實踐，這就是正見。☸

專輯

清淨 解脫
沙門果

專輯 【清淨 解脫 沙門果】

智者 以譬得解

《沙門果經》十七譬喻
編輯組 整理 插畫 張廷維

《沙門果經》除了清楚的次第外，更以豐富的譬喻描述修道境界，本篇採用菩提比丘英文編譯、德雄比丘中文主譯的版本，節選《沙門果經》中相關譬喻的經文段落，並搭配剪影式的插畫，重現譬喻美學的另一種經典體驗。

棄除五蓋

具足了此聖潔的戒蘊、聖潔的諸根律儀、聖潔的正念與正知及聖潔的知足之後，他前往寂靜的住處——森林、樹下、山丘、幽谷、山洞、墳場、叢林、空地、草堆。托鉢回來，用過餐後，他盤腿而坐，保持身體正直，建立正念在自己面前。

捨棄對世間的貪欲之後，他以無貪的心來安住，使心從貪欲中淨化出來。捨棄惡意與瞋恨之後，他以慈愛、關懷一切眾生幸福的心來安住，使心從惡意與瞋恨中淨化出來。捨棄昏沉與睡眠之後，他覺知光明、保持正念與正知地安住，使心從昏沉與睡眠中淨化出來。捨棄掉舉與追悔之後，他以舒坦、平和的心來安住，使心從掉舉與追悔中淨化出來。捨棄懷疑之後，他像已超越懷疑、對善法毫無疑惑之人那般地安住，使心從懷疑中淨化出來。

貪的棄捨

大王，假使有一個人向別人借款來運用於自己的事業，並且事業成功，因此不但能清還舊債，而且剩餘的錢足以養活妻子。他會思惟此事，因而感到歡喜，心情愉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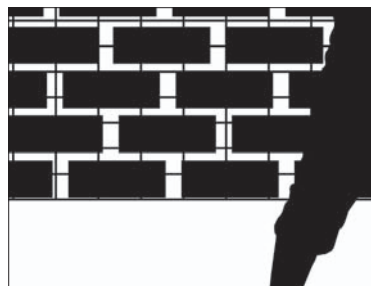
惡意與瞋的棄捨

再者，大王，假使有一個人生病、苦惱、重患，因而不能享用食物，體力衰退。過了一段時間，他從該病痊癒，能夠享用食物，並且恢復體力。他會思惟此事，因而感到歡喜，心情愉快。



昏沈與睡眠的棄捨

再者，大王，假使有一個人被囚禁在監獄。過了一段時間他被釋放出獄，平安無險，並且財產沒有損失。他會思惟此事，因而感到歡喜，心情愉快。



掉舉與追悔的棄捨

再者，大王，假使有一個人身為奴隸，沒有自主權，隸屬於別人，不能隨意到想去之處。過了一段時間，他被解除奴隸的身分，能夠自主，不再隸屬於別人，而是一個自由的人，能夠隨意到想去之處。他會思惟此事，因而感到歡喜，心情愉快。



懷疑的棄捨

再者，大王，假使有一個攜帶財物的人，走在一條食物稀少、遍滿危險的荒野道路上。過了一段時間他越過荒野，平安到達一個安全無險的村莊。他會思惟此事，因而感到歡喜，心情愉快。



同樣地，大王，當比丘見到自己內心的五蓋還未棄除時，他將之視為負債、患病、被監禁、身為奴隸、荒野的道路。

然而，當他見到內心的五蓋已被棄除，他視之為還清債務、健康無病、獲釋出獄、免為奴隸、安全之地。

當他見到內心的五蓋已被棄除時，內心就會生起愉快。當他內心愉快時，喜悅就會生起。當他內心充滿喜悅時，身體就會變得輕安。身體輕安之後，他就會感到快樂。由於快樂，他的心就會變得專注。☐

初禪·二禪

初禪

他遠離感官欲樂，遠離不善法，進入並安住於有尋有伺、充滿由遠離而生起之喜樂的初禪。他以由遠離而生的喜樂灌注、滲透、浸泡、充滿他的全身，因此他的身體沒有任何部分不被此喜樂所充滿。

大王，假設有一個善巧的侍浴者或他的學徒，將肥皂粉倒入金屬盆中，灑上水而將它揉捏成粉球，使得此肥皂粉球內外都被水分所滲透、包含、充滿，但還不至於有水滴下來的程度。同樣地，大王，他以由遠離而生的喜樂灌注、滲透、浸泡、充滿比丘的全身，因此他的身體沒有任何部分不被此喜樂所充滿。大王，這是比前面那些更殊勝與崇高的可見之沙門果。

第二禪

再者，大王，止息尋與伺之後，比丘進入並安住於伴隨著自信與定心、無尋無伺、充滿由定而生起之喜樂的第二禪。由定而生的喜樂灌注、滲透、浸泡、充滿他的全身，因此他的身體沒有任何部分不被此喜樂所充滿。

大王，假設有一個湖水由底部湧上來的深湖。既沒有從東、西、南、北各方向而來的水流入此湖，也沒有時而降下的雨水注滿此湖，但是從湖底湧上來的一道冷水灌注、滲透、浸泡、充滿了這整個湖，因此這整個湖沒有任何部分不被冷水所充滿。同樣地，大王，由定而生的喜樂灌注、滲透、浸泡、充滿比丘的全身，因此他的身體沒有任何部分不被此喜樂所充滿。大王，這也是比前面那些更殊勝與崇高的可見之沙門果。☸



三禪·四禪

第三禪

再者，大王，喜消退之後，比丘安住於平靜、正念與正知，並且他的身體感受到快樂。於是他進入並安住於聖者們所宣示：「他以平靜與正念快樂地安住。」的第三禪。此無喜之樂灌注、滲透、浸泡、充滿他的全身，因此他的身體沒有任何部分不被此樂所充滿。



大王，假設在一個蓮花池中，有生於水中、長於水中、從未長出水外、就在水中繁茂的青色、白色、或紅色蓮花，冷水灌注、滲透、浸泡、充滿它們，從頂部到根部，因此那些蓮花沒有任何部分不被冷水所充滿。同樣地，大王，無喜之樂灌注、滲透、浸泡、充滿比丘的全身，因此他的身體沒有任何部分不被此樂所充滿。大王，這也是比前面那些更殊勝與崇高的可見之沙門果。

第四禪

再者，大王，由於捨棄了樂與苦，以及先前喜與憂的消逝，比丘進入並安住於無苦無樂、具有因捨心而完全淨化之正念的第四禪。他以清淨、光明的心遍佈全身地坐著，因此他的身體沒有任何部分不被清淨、光明的心所遍佈。

大王，假設有人以白布從頭到腳覆蓋自己地坐著，使得他的身體沒有任何部分不被白布所遍佈。同樣地，大王，比丘以清淨、光明的心遍佈全身地坐著，因此他的身體沒有任何部分不被清淨、光明的心所遍佈。大王，這也是比前面那些更殊勝與崇高的可見之沙門果。☸





觀智·意生身智

觀智

當他的心如此專注……，他引導其心，使心傾向於智見。他了解到：「這是我的身體，擁有色身，由四大所組成，源自父親與母親，依靠飯與粥來增進它、它是無常的、會受到觸痛與壓迫的、會解體與分散的。而這是我的心，依靠色身的支持，並且與色身有密切關係。」大王，假設有一顆具有最純淨光澤的美麗綠寶石、它具有八個截面、精雕細琢、透明、清澈、完美無瑕、具足一切優越的品質，而且有一條青、黃、紅、白或棕色的線穿過其中，視力敏銳的人將它拿在手中，會如此思惟它：「這是一顆具有最純淨光澤的美麗綠寶石、它有八個截面、精雕細琢、透明、清澈、完美無瑕、具足一切優越的品質，而且有一條青、黃、紅、白或棕色的線穿過其中。」同樣地，大王，當比丘的心如此專注……大王，這也是比前面那些更殊勝與崇高的可見之沙門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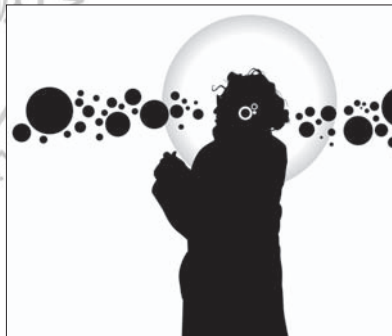
意生身智

當他的心如此專注……他引導其心，使心傾向於造成意生身。由本來這個身體，他能變出另一個具足色法、由心意所生、一切器官俱全、諸根完整無缺的身體。大王，假設有人將蘆葦從它的莢中抽出來，他會想著：「這是蘆葦，這是莢。蘆葦是蘆葦，莢是莢，它們是不同的東西；但是蘆葦是從莢中抽出來的。」或者假設有人將劍從劍鞘中抽出來，他會想著：「這是劍，這是劍鞘。劍是劍，劍鞘是劍鞘，它們是不同的東西；但是劍是從劍鞘中抽出來的。」或者有人將蛇從牠的蛻皮中拉出來，他會想著：「這是蛇，這是蛻皮。蛇是蛇，蛻皮是蛻皮，它們是不同的東西；但是蛇是從蛻皮中拉出來的。」同樣的，大王……當比丘的心如此專注大王，這也是比前面那些更殊勝與崇高的可見之沙門果。📖

神變智·天耳智

神變智

當他的心如此專注……，他引導其心，使心傾向於神變智。他能夠顯現各種神變智：他能從一身變成多身，從多身變成一身；自在地出現與隱沒；毫無障礙地穿過城牆、壁壘、山丘，猶如穿過空間一般；鑽入與鑽出土地，猶如出入於水一般；在水面上行走而不會沉沒，猶如在地上行走一般；盤腿坐著遨遊於空中，猶如飛鳥一般；以手觸摸日月，如此神通廣大；他能使身體通行無阻地去到梵天界。大王，假設有一位善巧的陶藝家或他的學徒，要將已調製好的黏土塑造他想塑造的器皿；或者善巧的象牙雕刻師或他的學徒，要將已處理好的象牙雕刻成他想雕刻的作品；或者善巧的金匠或他的學徒，要將已處理好的金子製作成他想製作的作品；同樣地，大王，當比丘的心如此專注……，他引導其心，使心傾向於神變智，他能夠顯現各種神變智。大王，這也是比前面那些更殊勝與崇高的可見之沙門果。



天耳智

當他的心如此專注……，他引導其心，使心傾向於天耳智。以清淨、超越人耳的天耳，他能夠聽見兩種聲音：天界的聲音與人界的聲音，遠處的聲音與近處的聲音。大王，假設有人在大路上旅行，他聽見定音鼓、小鼓、喇叭、鑊鈸與大鼓的聲音，心裡會想：「這是定音鼓的聲音，這是小鼓的聲音，這是喇叭、鑊鈸與大鼓的聲音。」同樣地，大王，當他的心如此專注……，他引導其心，使心傾向於天耳智。以清淨、超越人耳的天耳，他能夠聽見兩種聲音：天界的聲音與人界的聲音，遠處的聲音與近處的聲音。大王，這也是比前面那些更殊勝與崇高的可見之沙門果。🏠

他心智

他心智

當他的心如此專注、清淨、光明、無垢、無瑕、柔軟、適業、穩固與達到不動搖時，他引導其心，使心傾向於他心智。當他以自己的心來涵蓋別人的心時，他能夠了解其他眾生與其他人的心。對於有貪欲的心，他了解它為有貪欲的心；對於無貪欲的心，他了解它為無貪欲的心。對於有瞋恨的心，他了解它為有瞋恨的心；對於無瞋恨的心，他了解它為無瞋恨的心。對於有愚痴的心，他了解它為有愚痴的心；對於無愚痴的心，他了解它為無愚痴的心。對於狹隘的心，他了解它為狹隘的心；對於散亂的心，他了解它為散亂的心。對於高尚的心，他了解它為高尚的心；對於不高尚的心，他了解它為不高尚的心。對於可超越的心，他了解它為可超越的心；對於不可超越的心，他了解它為不可超越的心。對於專注的心，他了解它為專注的心；對於不專注的心，他了解它為不專注的心。對於解脫的心，他了解它為解脫的心；對於未解脫的心，他了解它為未解脫的心。

大王，假設有喜愛裝飾的少男或少女，對著一面清淨明亮的鏡子或一碗清澈的水，細看自己臉部的映像。如果臉上有痣，自己會知道：「臉上有痣。」如果臉上沒有痣，自己會知道：「臉上沒有痣。」同樣地，大王，當比丘的心如此專注、清淨、光明、無垢、無瑕、柔軟、適業、穩固與達到不動搖時，他引導其心，使心傾向於他心智。當他以自己的心來涵蓋別人的心時，他能夠了解其他眾生與其他人的心。大王，這也是比前面那些更殊勝與崇高的可見之沙門果。☐



宿命智 · 天眼智 · 漏盡智

宿命智

當他的心如此專注……，他引導其心，使心傾向於宿命智。他能夠回憶自己的許多過去生，即：一生；兩生；……十萬生；許多成劫、許多壞劫、許多成劫與壞劫。（他憶念）：「那時，我有如此的名字，屬於如此的家族，有如此的長相；吃如此的食物，經歷如此的苦樂，有如此長的壽命。那一生死亡之後，我又投生於某處，在那一生，我有如此的名字，……。那一生死亡之後，我又投生於此處。」他能如此憶念許多過去生的生活型態與細節。大王，假設有人從自己的村莊去到別的村莊，再從那個村莊去到另一個村莊，然後從該村莊回到自己的村莊，他心裡會想：「我從自己的村莊去到那個村莊，那時我如此站著，如此坐著，如此說話，如此沉默。我從那個村莊又去到另一個村莊，……」他引導其心，使心傾向於宿命智。他能憶念許多過去生的生活型態與細節。大王，這也是比前面那些更殊勝與崇高的可見之沙門果。



天眼智

當他的心如此專注……，他引導其心，使心傾向於觀眾生死生的智慧。以清淨的、超越人眼的天眼，他見到眾生死亡與再度投生——低賤與高貴、美麗與醜陋、幸運與不幸——他了解眾生如何依照自己的業而承受果報，他見到：「這些眾生具有身、口、意的惡業——他們誹毀聖者，秉持邪見，依邪見而造作——他們身壞命終、死亡之後投生於惡道、苦趣、下界、地獄。而另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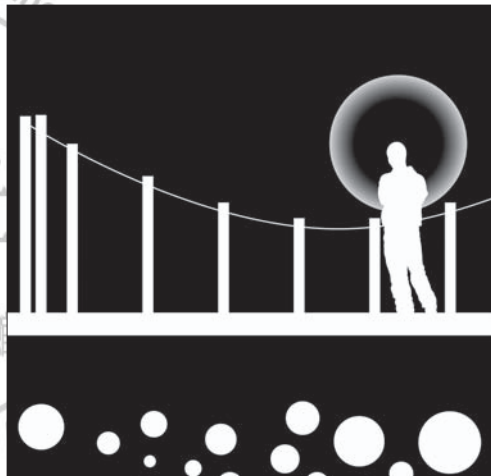


這些眾生具有身、口、意的善業——他們不誹毀聖者，秉持正見，依正見而造作——他們身壞命終、死亡之後投生於善趣、天界。」大王，假設在一個中央廣場有一棟具有樓上陽台的建築物，視力敏銳的人站在陽台上可以看到人們進入屋子、離開屋子、在街上行走、坐在中央廣場上。他心裡會想：「那些人正走進屋子，那些人正走出屋子，那些人正在街上行走，那些人正坐在中央廣場上。」同樣地，大王，當比丘的心如此專注、……，他引導其心，使心傾向於觀眾生死生的智慧。他以清淨的、超越人眼的天眼見到眾生死亡與再度投生，他了解眾生如何依照自己的業而承受果報。大王，這也是比前面那些更殊勝與崇高的可見之沙門果。

漏盡智

當他的心如此專注……，他引導其心，使心傾向於漏盡智。他如實地了知：「這是苦。」他如實地了知：「這是苦的原因。」他如實地了知：「這是苦的息滅。」他如實地了知：「這是導致苦息滅之道。」他如實地了知：「這些是諸漏。」他如實地了知：「這是諸漏的原因。」他如實地了知：「這是諸漏的息滅。」他如實地了知：「這是導致諸漏息滅之道。」如此知見，他的心從欲漏、有漏、無明漏當中解脫出來。心解脫之後，如此的智慧就會生起：「心已經解脫。」他了知：「生已滅盡，梵行已立，應作皆辦，不受後有。」

大王，假設在山谷中有一座湖，湖水清澈、澄淨、無垢。視力敏銳的人站在湖邊可以看見蠔貝、沙、卵石、游動與靜止的魚群。他心裡會想：「這座湖的水清澈、澄淨、無垢，水中有蠔貝、沙、卵石、游動與靜止的魚群。」同樣地，大王，當比丘的心如此專注……，他引導其心，使心傾向於漏盡智。他如實地了解：「這是苦。」……他了知：「生已滅盡，梵行已立，應作皆辦，不受後有。」大王，這也是比前面那些更殊勝與崇高的可見之沙門果。大王，再也沒有比這種更殊勝與崇高的其他沙門果了。」



戒學綱領從「人人受戒、人人破戒」的迷思談起

釋悟因

在本文開始之前，前題是要先了解佛門的戒律是從修道的基礎說的，身業、口業、意業的善惡行為與世俗的法律間有一段距離。一般說「法律是制裁已然，道德是防範於未然」，而佛教在法律與世間道德中更要考慮修道的清淨。例如對於生命的珍視，不得故殺生，「上至父母師長，下至微細昆蟲，乃至蝸飛蠕動不得故殺」，因此這裡談戒律應有別於世間的道德，當然，也不離於法律和世間的道德。(作者註)

「人人受戒，人人破戒？」(此語出自楊惠南，〈從「十事非法誦」論戒律的方便性〉，台北：東大圖書公司，《從傳統到現代——佛教倫理與現代社會》，頁27，1990.10。)這句話乍聽相當的聳人聽聞，一般人乃至佛門弟子初聞都會受到很大的震撼。其實細思起來，這句話可能是疑問句：這是怎麼回事？本文不從護法衛教的立場，而從戒律的層面來探究，探討持戒的層面以及如何持戒，一方面提供學子學戒的參考，一方面解開「人人受戒、人人破戒」的迷思。

「戒」，在梵語稱為尸羅，śīla，原意有行為、習慣、性格、道德的意思。佛陀藉用「śīla」這個字作深一層的詮釋，使之包含有防非止惡的意思，因此尸羅即「戒」、「禁戒」、「戒律」。這是從消極方面來看。積極方面有促發善行使增上的作用。戒也是修道的根本，待人處世、立身的根本，在佛教的定位，戒清淨能生定、發慧，使三學增上。戒行的淨化、圓滿是行者整個修學踐行的根本修為，是進入佛道的「足」。佛教是從有情意的信、戒導向生命淨化的宗教。

śīla就狹義而言是指規範行為的戒條，有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四個階段，依次進階。就出家戒來說，漢傳佛教的四分律，比丘戒是二百五十條，比丘尼戒是三百四十八條。條目的全體就稱為

pratimokṣa，音譯波羅提木叉。波羅提木叉其本意是從煩惱中得解脫，故有別解脫、別別解脫之意。

受出家戒就要持戒。有止持和作持。śīla，從個別地自發地遵守戒條而說，強調止持；vinaya，此云律，強調作持，有他律的意味。律，以僧團的立場作羯磨，維護僧團的清淨及規律。因此當在說「破戒」時，那一條戒不持守就輕易的被指向破戒。「破」字的確有聳人聽聞的感覺。在律藏裡面，戒有性戒、遮戒、重戒、輕戒、根本戒、譏嫌戒……。「破戒」所指涉的是那一部分？程度如何？以波羅提木叉而言，戒有五篇七聚的組織。五篇，是戒法的歸類，包括波羅夷、僧殘、波逸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等五種戒法。七聚，是犯戒的罪名，由重至輕的次第判類，包括波羅夷、僧殘、偷蘭遮、波逸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惡說。只有專研戒律、知曉開遮持犯、罪相輕重，才能判定犯相，因此，「破戒」是很專門的術語，而且有明確的指涉，不可輕易冠上。

就內容而言，佛陀引導弟子必須遵守的戒律有聲聞戒、菩薩戒。聲聞戒從止持來說，有四法不可失壞，增上戒、見、威儀、命等。在僧伽的規範裡面，增上戒、見、威儀不失壞，並具多聞、具慧的五分比丘（尼），才能蓄弟子、成為依止師、授人具足戒（漢譯南傳巴利律，第三冊，頁84。Vin 1，p64，PTS。）以七眾弟子來說，最根本的戒是五戒，也是做人的本務；「見」，是指知見，不正知見要防護；「威儀」，是指行、住、坐、臥等四威儀，或更嚴格地指根律儀，眼、耳、身、鼻、舌、身、意等六根的收攝。「正命」，生活經濟來源符合正道、正法。以下從止持、不失壞的一面來談這四法。

破戒

「破戒」śīla-vipanna。〈漢譯南傳巴利律譯作「戒壞」。第五冊，頁149。根有律

雜事譯作「毀戒」。) vipāna, 原意有「無」、「毀」、「邪」、「失」、「犯」、「壞」、「毀犯」、「毀棄」、「捨離」、「厭離」、「腐敗」、「不具足」之意。此外破戒還有另外的用語, śīla-bhaṅga 或 śīla-bhramśa。bhaṅga 是崩潰、滅亡之意, bhramśa 是破滅、喪失之意。因此中文的「破戒」一詞在原典的使用有程度上的差異。

以出家戒來說, 破什麼律儀稱為破戒? 《五分律》云: 「何等是破戒? 答言犯波羅夷、僧伽婆尸沙。」(《大正藏》卷22, 頁133) 比丘、比丘尼的根本戒是初篇波羅夷及第二篇僧伽婆尸沙。犯這二篇如果是正犯, 就像人們違犯世間最重的法律, 要接受戒律中的「死刑、終身監禁, 或放逐」等處分。在佛門, 這只是比喻, 意謂著喪失當一位比丘(尼)的資格。若是沙彌(尼)犯了, 就不能再做沙彌(尼)。失去沙彌、沙彌尼、比丘、比丘尼的身分, 並不表示他們不能學佛, 只說他們不能再做僧眾的一員。犯波羅夷罪要逐出僧團, 犯第二篇僧殘罪可以懺悔, 要接受「放逐、流刑」, 這也是比喻; 流刑指服些苦役, 放逐是指不能夠跟大眾同住。

僧眾波羅提木叉的範疇。若從佛教徒——七眾來說, 僧俗是有別的。在家居士的根本戒是三皈、五戒, 居士破五戒可以再重受。

破見(邪見)

第二是破見。ditṭhi-vipanna。(漢譯南傳巴利律譯作「見壞」。頁同前註3。) 破什麼見稱為破見? 《五分律》云: 「何等是破見? 答言: 無今世、後世, 無罪福報應, 無父無母, 無阿羅漢。」(《大正藏》卷22, 頁133) 即是以邪見破壞正見, 說相似教、相似語、相似法。例如說無今世後世、無罪福無因果報應、無父無母、無阿羅漢、聖人等, 這就是破見。

佛法講三世，有善惡罪福，也有業力果報。這些都是有的！

有人會說無父無母。如果這人殺父殺母，或是對父母怨懟，便說：我無父無母。難道從石頭蹦出來的？縱使現代的人工受孕、代理孕母，也還是有母親。縱使出生時母親就去世，還是有養父養母或扶養的人。小的時候，自己不會喝牛奶、不會自己包尿布，是受了多少恩惠才長大成人。儘管佛法說這個身體是業障，是由過去業所造而來投胎，但是我們所受到的無不是他人的恩義布施。說修行要觀四大五蘊和合、無常、苦、無我，說身體是膿血充塞，作不淨觀，這是從修觀修慧的立場來說，但是這個色身由父母所生、社會培育，得到人身就應該要報恩、要珍惜，不可輕易毀棄、作賤。佛教是報恩的宗教，要善用這個身體、善用人生。這個身、心是修行的法器，最忌撥無因果、說相似教、相似語、相似法，紊亂知見。

《金剛經》說：「實無有法，名阿羅漢。」是般若無相的證位，但凡情卻有人認為世間沒有阿羅漢、沒有聖人。其實，是自己還沒證得罷了，世間是有阿羅漢、有聖人的。的確有人相信且依照佛陀的教導，完成了修業進入聖人之流，他們永遠是我們修學的楷範，是人間的希望。不能因為自己還沒證得阿羅漢果、佛果，就說沒有這樣的聖人。我常提醒自己，今日得以出家、學佛，接受許多法師、居士、信眾、社會的護持，並不是我們對佛教、社會已貢獻多少，而是得到了高僧、聖人的庇蔭。由於佛陀的德行感召，人們信仰佛教，崇仰修道的人，後來的人因此而沾光，並獲得護持。所以，世間有凡有聖，有善有惡，有業力有業報，有三世。這世間的「正見」要建立，才可能有「正法」——正確的生活態度，合理合法的知見。

曾有居士問我：「供佛要供四果還是五果？」這問題曾讓我進

入沈思。我生長的家庭背景是一般的民間信仰，逢年過節要祭拜觀音、媽祖、土地公、祖先。一般百姓的信仰也相信四維八德五倫，這是我一向信仰的。但是我不禁要問：「佛陀當年放棄太子身分去修苦行，在菩提樹下開悟證道，他要告訴世人什麼呢？除了上述這些，應該有他共不共世間的事吧？我讀佛陀傳，知道他為了人生有生老病死而出家、修行、成道。」有位居士回得更妙：「『人生自古誰無死』，不必佛陀說，我也知道人生有生老病死。」問題是對生老病死的知見，在凡夫與聖人之間，其差距何止以道里計！我們可能要小心地檢測，我們對生老病死的知是不是正知正見。

生老病死的確是人們必須探究的課題，即使孝子賢孫、萬貫家財都無法解決，社會制度也難以處理。以社會制度來說，台灣現在每個人都有健保，面對生老病死還是覺得好苦好苦！尤其醫藥生技發達，人們的壽命加長，社會老化，到了只剩一口氣，戴著氧氣罩，卻活得很無奈。即使一個青壯年或健康的人，坐擁好制度、好工作、好眷屬、好同修，八難改為八非難，他還是苦哈哈、不快樂，為什麼？坐不住，根本癥結在無明、愛欲，看不清楚實相。誰障礙了你？外在的環境世界可以營造建立，共住共修，相互護持，減少紛爭，但煩惱心仍不時要習慣性地冒出來。它從哪裡來？看不清楚實相，有福不會享用，誰奈你何？

佛陀的教法在揭示人人可以修行的方法，不僅改善外在，根本在于人的知見，因此，八正道的始終在正知見的修練與完成。由正知見的建立，面對不同的看法、做法，內在協調成為可用的資源，分分享受世間。佛典記載，佛陀為在家居士開示說法都先說布施、持戒、忍辱、念佛、念法、念僧等端正法。待聽聞者心性調柔敦厚、善性增上，再說四諦十二因緣法。其步驟是在善的心性上，開示

「正法要」：無常故我，苦故無我，涅槃寂靜等三法印，使其福德智慧繼續增長。

「破見」是破正知見，說相似法、相似教、相似語。相似是魚目混珠，以假亂真。邪惡容易被發覺，相似不易被辨別。因此，要正見增上，肯定世間有善惡、有聖人凡夫，有業、業力業報，有三世因果，有了正信，修學歷程才能正向的開展。

破威儀

破威儀，*ācāra -vipanna*。（漢譯南傳巴利律譯作「行壞」，頁同前註3。根有律或譯作破威儀，或譯作破正行。見根有律雜事、安居事。）《五分律》云：「何等是破威儀？答言：犯波逸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惡說。」（《大正藏》卷22，頁133。）「破威儀」的反面是威儀具足，*ācāra-sampanna*。*sampanna*是*vipanna*的對稱，具足。

比丘尼眾而言，包括後四篇：尼薩耆波逸提（30條）、波逸提（178條）、波羅提提舍尼（8條）、眾學法（100條）等，約300條左右的輕戒未持守清淨叫做破威儀。就廣義而言，威儀，前面已略提意指行、住、坐、臥等四威儀，或更嚴格地指「根律儀」，眼、耳、身、鼻、舌、身、意等六根的收攝。這部分範圍很廣。

比丘尼戒有一個例子：使用僧團的臥具、坐墊要自己收拾，若自己不方便就須要請別人幫忙收拾好，否則就犯波逸提。（《大正藏》卷22，頁643。）由此可知，威儀戒有時是一種個人的生活習慣，這些習慣發生在人與人之間、人與團體之間。在互動之間，個己的責任分際如果沒有弄清楚，就會讓別人生煩惱。還有一個例子，把一件衣服淨施了其他五眾，結果想穿的時候就再拿來穿，也沒有知會對方。（《大正藏》卷22，頁735。）這是人我分際沒有分清楚。這都是破威儀。

在《地藏經》有一句話說：「南閻浮提眾生，舉止動念無不是業無不是罪。」言行舉止之間，很容易就犯過失或侵犯他人，還真不容易持守。因此，在人我分際間要收攝威儀、嚴整威儀，才不致破威儀。

一說到破威儀，我想到多病的人要持守清淨，更須要同修的協助、護持，才不干犯「破」字。修行人應知所進退。威儀戒也包含遮戒和譏嫌戒。遮戒有遮止，防患未然的作用；譏嫌戒在預防、止息社會的譏議、嫌責。譏嫌戒涉及社會文化的層面，要持守不犯還得有智慧才能恰到好處。唯以修道為念，發菩提心，收攝六根，兼顧世人的善根，不令造口業。

破正命

「破正命」vipanna-ājīva。(漢譯巴利律譯作「命壞」，頁同前註3。根有律雜事或譯作毀正命，或譯作非正命。大正第24冊，頁245，頁351。)《五分律》云：「何等是破正命？若言諂曲心以求。」(《大正藏》卷22，頁133)托鉢乞食化緣是沙門經濟資具的正當來源。不以正命而以邪曲心求活就是破正命。生活資具，包括衣、食、住、行的交通工具。正命是八正道之一。相對來說，不正確的來源——破正命是什麼？若出家人跟著老百姓搶著作生意，會讓人覺得討厭。宗教師不是農工商賈。那麼占卜、占相、咒術呢？有些宗教時興為人們做這些服務，佛教的宗教師則不被允許。

在《大智度論》提到四種不是出家人本務的營生：一、下口食，二、仰口食，三、方口食、四、維口食。從事這四方面的營生就是破正命。

下口食

下口食是指口往下，像種植砍樹、撈捕魚獵、養殖畜牧，調合湯藥，採集各種藥草。這是下口食。

仰口食

仰口食指口往上仰，例如仰觀星宿、推步日月盈虛，研究風雨、雷電等，從天象判斷吉凶禍福以獲得經濟生活。中國的《尚書》或甲骨文，都是占卜之辭，看著日月星宿的變化，告訴人們將有戰事或瑞相或災難等事。出家人由於修禪定，身心澄靜，也會觀察或預知這些外在環境的變化，為了老百姓的安危，有時也會提供出來。在經典中有提到神通第一的目犍連會預言這些，不過有時他預測不準，為什麼？他在預測時，其他的僧眾有時會不以為然。佛陀會說：「目犍連預言的那個時候是正確的。」就像現代從天象學、科學儀器預測颱風，說颱風要來，上班上學都放假了，結果颱風轉向，各界會抱怨連連。

神通有它的有限，而修行人修了半天只是為了占卜，太可惜了。尤其如果只是為了一口飯吃，更不符合出家的本業。幾年前有個傳聞，某個宗教預言，在某時的美國某處，上帝坐飛碟下人間。很多人於是變賣家產移民美國。結果呢？什麼也沒有。看到上帝又怎麼樣？還是要工作，孩子要上學。心性要收攝修行。一切都回歸常軌。

方口食

方口食，指嘴巴是方的，例如諂媚權門，阿諛富豪，通使四方，巧言曲求以營生。對豪門趨炎附勢，不是接引對方學佛，不是

本務！最忌販毒、販賣人口、畜牲，有多過失。

維口食

維口食就是施放各種巫術咒術。有人使用巫術，口中念咒，用稻草人、紙人殺人。

正命關係維生的方法，僧侶應鍛鍊自己回到佛法的本業。佛法是智慧的、慈悲的、不殺的、平等的。回到佛法的根本，回到佛教宗教師的正命，協助眾生解脫生老病死，教導身心柔軟淨化，如實看到自己的煩惱。

佛世時，有一次佛陀要到某個村落，大家彼此相互走告，居士們協力準備齋食供養。這時村裡有一對出了家的父子，聽到消息看居士們正在準備供養，他們也想供養，但是他們沒有東西。於是，爸爸就對孩子說：「我去作工賺點錢，我們去買幾朵蓮花供佛。」結果他們就去打工買了幾朵蓮花供佛。佛陀說：「你怎麼有這幾朵蓮花？」他們說：「我去打工。」佛陀便呵斥：「你好好的時間不去用功、度眾，竟然去打工買幾朵蓮花供我？真是本末倒置！」

學戒與懺悔清淨

波羅提木叉的持守，從vipanna，不圓滿、不具足來看，是缺損的意涵。缺損失壞就要懺悔。「學戒」，是從不具足到具足的歷程，這可以從每一條戒法都附上勉勵修學向上的sikkā-padaṃ為字尾可以看出。（在南傳巴利律原典，比丘、比丘尼戒的所有戒條都附有sikkā-padaṃ的字尾。例如以「淫戒」來說，巴利語是methunadhamma-sikkā-padaṃ。）其中sikkā是學習、修鍊，padaṃ是足下之意。可能有犯，犯了律儀只要懺悔、遠離就能還復清淨。有謂「有罪當懺悔，懺悔則清淨。」當然，在出家眾有所謂不

能觸犯的「戒」，就是「根本戒」(或稱重戒)，如果戒崩潰 śīla-bhaṅga，或戒破滅 śīla-bhraṃśa，一旦罪相確立，就不通懺悔，不能再做僧眾之一員。

出家每一條戒的制定，都有發生的因緣、背景。律典詳載著比丘們如何報告佛陀發生的事件，以及佛陀如何制定每一條戒律，並且在持守過程，間或有窒礙難行的地方，也有一修、二修，甚至達到七修、八修之多，它是非常地嚴謹，這就叫做僧團的人間性。制戒如此嚴謹，判罪也有判罪的依據，因此說到「破戒」、「犯戒」要謹慎，不可信口開河，隨便說說。我在另一篇文裡面就談到「殺」的輕重分判。(見〈懺悔的八個問題〉，《香光莊嚴》雜誌第88期，95年12月，頁49。)
「殺」之一字，關係佛法修學聖道與世間道德法律間的辨別，不能一概而論。

戒、見、威儀、正命的四法，是聲聞戒波羅提木叉的內容綱領，從修道的立場，出家眾受戒、持戒、學戒要充分地了解戒律的制定緣起及過程，才能正確掌握戒律的原則、精神而能持守莊嚴，進一步達到戒定慧三學增上淨化。三學是一體的，戒清淨是自利利他，增上三學的基礎功夫。📖

【參考資料】

1. 《四分律》，《大正藏》卷22。
2. 《五分律》，全稱《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大正藏》卷22。
3. 《根有律》，全稱《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大正藏》卷23-24。
4. 《漢譯南傳巴利律》，高雄：元亨寺譯。
5. Vinnaya I, Pali text Sostiay 1997；Vinnaya V Pali text Sostiay 1993.
6. 唐·道宣，《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

春去春又回

邊陲掬光（中）

歐噴邁勒

讀著一本過期很久的「讀者文摘」，裡面有一段話，與我近來的心境相合：「巧合使神秘莫測的宇宙在我們的面前綻開了一條縫隙，叫我們不得不豎耳細聽宇宙來的笑聲。」

藍巴倫之光

90/01/27.星期六.天晴.農正月初四

一大早就鑼鼓喧天、鞭炮聲震耳，原來是華人的舞龍舞獅，在異地看到熟悉的過年方式，真有點感動。

班首還進來問：「要不要獅子？」良怨跟他說：「我們不做生意，所以不需要。」原來表演團還兼差灑淨業務！

晚上看電視劇「水滸傳」，演到招安，其中宋江與高俅的水戰一戲，鏡頭裡血流漂杵的景象十分駭人，這與我下午去市場看到的魚肉攤場面之腥羶，同樣令人欲嘔。

90/01/28.星期日.天晴.農正月初五



◎境外的舞獅團，令遊子的思鄉之情更為濃烈。
（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九點多出發，約12點到Jian的農場用午齋，剛好有比丘帶團來吃飯，因此欣賞了特別安排的甲良舞蹈和竹竿舞。這裡其實是朗波田的一個分院，因此當成信徒

參訪的中途站。

兩點多開始上山，山路極為難行，有水路、彎路，如果會暈車，一定會吐得亂七八糟，不過，我還真喜歡這種峰迴路轉的感覺。

晚上借宿民宅，沒浴廁，沒電，因之前有露營的經驗，所以沒甚麼擔心，反而有一種羅曼蒂克的感覺。這一戶年輕的女主人生了七個小孩，其中有一個是啞巴。樓下大廳是賣雜貨的店鋪，再進來是廚房，廚房外是接溪水處可洗滌，兩條黑肥豬可以自由地在戶外晃來晃去。

二樓有四個房間一間佛堂，外廊寬敞，是躺坐兩用的休憩區，房子蓋得滿好的，只是看到這群小孩，就覺得有一脫拉庫的麻煩。

晚上傑恩炒豆芽、油豆腐給素慧和我吃，還有橘子。

有人說：在生活中有時須把眼睛睜大，有時則須半閉，或者緊閉，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在甚麼時候該怎麼做。現在，我要把眼睛睜大，因為幸福透頂。

90/01/29.星期一.天晴.

昨天的藥石還覺得幸福，孰料夜裡小孩哭得兇，根本無法入睡。

清晨四點多我摸黑到叢林廁所，天空中有繁星，但我的頭很痛，無法全心全意欣賞。早餐屋主一家人用手抓飯吃，桌面上滿是飯粒，小狗也在一邊舔食，給人一種淒惻的感覺。

上午村人釘長條桌備看診，他們有的挖洞，有的固樁，有的砍柴，彼此合作無間。下午去下面民宅洗澡，其實所謂的浴室也是半露天，所以我也快快的解決，象徵性地洗一洗。

良怨帶來台灣來的醫療隊，這群人全住這兒，良怨要大家自己決定住哪兒，我覺得這樣做似乎太忽略剛來者的感受。七多開行前會，附近的村民也好奇地圍觀，我除了照相，無事可做，突然感慨起自己在此活動中一無是處，有點氣餒。就在此時，一位鄭姓牙醫師主動前來問我佛法入門之道，心想：難道是佛陀派他來安慰我的？

90/01/30.星期二.天晴.

夜裡嬰兒仍啼哭得厲害，真要令我抓狂，素慧、道興法師和我睡同寮，他們睡得很沉，我卻是翻來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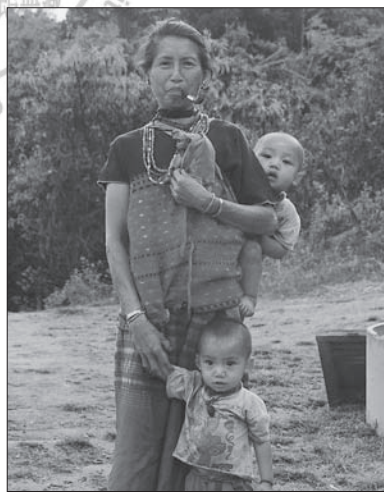
八點多準備就緒，一個手有蜂窩性組織炎的男子掛第一號，他昨天下午就來了，左手的傷口和五根手指腫脹生斑，相當嚴重。接著眼科、內科、疫苗接種（百日咳、白喉、破傷風）等紛紛展開，每位醫師都成為百科醫師；牙醫則另具一格，若蛀牙嚴重，一律拔除。

良恕要我拍照縣政府官員無所事事在吃喝的鏡頭，以便來日罪證確鑿地檢舉，但我的舉動顯然使對方不高興。

每一戶人家幾乎都全家出動，扶老攜幼參加義診壯舉。大多數的孩子都很小，也大都沒穿褲子。拔牙的人不喊痛，但可能是生平第一次掛牙診，所以有些緊張。

下午一批幼稚園孩子來看診，有的拔牙，有的治蛔蟲，大多數的女生有頭蝨，得用殺蟲劑去除，所以，義診區也成為洗髮沙龍。

至於我們最期待村民做的避孕或結紮，卻無人捧場，傑恩曾鼓勵一位男眾來作，但那人回答說：他要生 15 個孩子。



◎左圖：他們在做什麼？小時候您我也可能有過的經驗——給頭蝨噴藥。

◎右圖：揹一個，牽一個，家裡還有三個。甲良婦女的生育率令人咋舌。（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您知道他為什麼笑呵呵嗎？因為他在義診後，生平第一次看電視！（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晚上影片放映，幾乎全部村民都出席了，也許不懂劇情內容，但仍蹲在地上看得如癡如醉，我們則欣賞他們的沉醉。

90/01/31.星期三.天晴

晚間睡不好，且流鼻涕、頭痛、畏寒，我肯定生病了。其實，像阿凱、玲玲、鄭醫師也感不適，溫差大，多無法適應。近午沒有病人，醫護人員開始示範刮痧，結果是醫院的牙醫中暑最嚴重，刮出紫黑來。從義診開始至今，共有236人看診。

下午我們撤走，本來要留一部分人，但醫院方面因發生食物及藥品被竊，怕引起台灣團不懌，故要我們也速速離開。

和義診團的顯智師父及阿凱（短期義工，啟聰學校的老師）同車，顯志師父提及要出國讀書，學費無著落一事，我答應要盡棉薄之力，忘了自己無錢無權，寅吃卯糧，竟還要憂國憂民。

90/02/01.星期四.天晴.

早起到山上謁佛，那是山坡上的一塊平地，整理得非常素樸可

人。四尊莊嚴的金身佛像端坐在樹下，我鋪上坐具，虔誠地跪下來禮佛，然後吟誦楞嚴咒頭。

下山時和信斌及伊真同車，信斌很愛聽我說，伊真則是我問她答，她讀臺大海洋生物所，專攻軟珊瑚，因此我上了一課。

中午到公主餐廳吃飯，那裡的環境自然可人，連廁所都很別緻。據說這位公主仁民愛物，愛用國貨，因此國君有意讓她接位，不過皇后偏愛皇子，可能不會同意。坐湖邊看天鵝游來游去，信斌問起我的學佛因緣，我就邊回憶邊說，彷彿講一個古早的故事。

原住民的生活

90/02/05.星期一.天晴.

讀著一本過期很久的「讀者文摘」，裡面有一段話，與我近來的心境相合：「巧合使神秘莫測的宇宙在我們的面前綻開了一條縫隙，叫我們不得不豎耳細聽宇宙來的笑聲。」

要去拜訪山上的部落，天數不定，所以行李帶著。開始把採訪輸入，電腦的防寫保護和唯讀使修改存檔成了困難，阿凱試驗了幾次都無法得知電腦的原始設計用意。

中午先去傑恩那兒看織布成品，我訂了五個僧眾可用的背袋，一個要70元，約半個月可以成交。到衛生局談義診的事，之後去一個「母」校聽取報告，得知新成立子校尚未得到上級批下來的營養午餐，顯然公文流程相當長。

接著去Mae wa luang學校，阿凱和孩子們聊天，我和孩子們打籃球，良怨及Watit和校方談公事。飼養雞和豬的計劃已定案，但我心裡無論如何不能接受這種殺生和污染環境的事。

七、八點到So Kae Ka，這是一個密集的小村落。我們在副村長家歇腳，剛好明天的婚禮主角--新娘就住這裡。主人招待喝酒，一盞小杯，你一口我一口的傳，難怪素慧覺得不衛生，我暗自慶幸戒律保

護我免於融入此種文化。

夜裡鼓聲咚咚，顯得喜氣洋洋。

上廁所，門的高度到腰際，顯然只能防君子。

90/02/06.星期二.天晴.

看烤豬鏡頭，一根木頭從肛門直穿咽喉，然後整隻下去烤。又見滾沸的熱水整鍋淋在已死的豬身上，再用刀刮去豬毛，一種說不上來的血腥。

看孩子升旗典禮，阿凱教他們團康遊戲，素樸的學校成為小樂園，連一個雙腳不便的孩子似乎都顯得開心。中午女老師炒高麗菜、蕃茄給我吃。

說是下午兩點要迎親，卻遲遲只見男眾齊聚飲酒唱歌，後來一個叫Lomai的女孩找我去撿拾野果子吃。快四點了新郎才在一、兩百人簇擁下前來，年紀十八，看起來還是小孩模樣。到晚上七、八點，新郎才與新娘見面，大家綁手祝福，歌酒不息直到天明。

90/02/07.星期三.天晴.

早餐後即準備出發，先到Mae wei，這兒也有婚禮，因此少不了殺豬、烤豬的場面。再來就到南Mae wei，那裡依著一條又清又有規模的河流，聰明的人用水車來舂米。

我們在醫生家吃午餐，阿凱讓我去炒菜，我因此下廚煮一道過貓、一道木瓜絲。

正午，頂著大太陽，一行人上山。一路上，多是陡坡，且為雜叢低矮，太陽就這樣晒著，汗流浹背，人像要被烤乾一般，連強壯的阿凱都像要斷氣了。只好努力往上爬，趕快爬到有高大樹蔭的地方乘涼，我的體力此時也欠佳，但毅力尚可支撐，經過一個半小時的努力，終於到了。

這Mae bo ki水源還好，但感覺不夠豐潤，住戶屋頂亦只用棕櫚或椰葉覆蓋。



◎飛瀑下，甲良孩子歡樂地戲水。
(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90/02/08.星期四.天晴.

村民騰出一間茅屋讓我住。晚上一躺下來就咳得緊，無法入睡。早餐泡美祿喝，阿凱喝到一半就被找去吃飯，他的人氣真是不得了，小朋友鎮日守著他又唱又玩。

升旗完照例是阿凱賣勁演出，玩樹葉拼字、蹲唱、抬花轎，搞得操場盡是黃沙飛揚。下午Watit帶我去看破裂的水箱，商議要如何處理。然後去山上觀瀑，水勢十分壯觀，孩子們攀高沖涼照相，快活至極。回程晉謁山廟，佈置簡陋，我就地禮拜、唱誦一會兒才下山。

正生火烘衣，三個女孩來看我，我教她們唱歌、打坐念佛。因為效果不錯，興起明日教香功的念頭。

90/02/09.星期五.天晴.

升旗之後教香功及簡單的按摩，了卻一樁心願。

下山花45分鐘，我怕滑溜，出了一身汗，阿凱則真摔了一跤。

去咖啡店討論暑假大專體驗營一事，然後就回來準備請傑恩吃飯的菜單：一道咖哩、涼拌小黃瓜，還有麵疙瘩、什錦米粉，另有水果和可樂。卯盡心思，卻等不到人，反而是Htoocu一家人及其朋友共襄盛舉，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

民國68年，我依止悟師父披剃。一直到現在，我受到悟師父的教導非常多。悟師父處事的幹練我是學不來，在人格的陶冶、見地的開展倒是從悟師父受學頗多。現在略述一二。

我出家的隔年，就進入佛學院就讀。第一屆佛學院的特色，是紮紮實實的學院、常住合一的學習生活。除了上課、輪執，我也兼領書記。法會時要寫文疏，悟師父教我「文疏」，使我初次認識所謂的「神」、「佛」。悟師父說：「文疏是人們對佛菩薩的表述、祈願。」於是悟師父拿出一本文疏範本，開始修訂範本中的文句，把個佶屈聱牙的古文修訂得既文雅又容易明白，然後問我：「下面這一句你會怎麼修改？」在我晃頭晃腦之際，一時恍然大悟，雖然文疏是宗教的聖物，卻只是「人與神」、「人與佛」的溝通工具。一時之間，眾神佛彷彿親切的臨在眼前，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垂聽而已。這是我第一次揭開神佛的神祕面紗。

出家後，梵唄法器也是必學。當時佛學院還沒有開梵唄課，梵唄、法器的學習，大都是自學或從長老師兄提攜。我是在課誦當中摸熟了板眼，包括磬位的敲打、起腔等。於是有一天的晚課就大膽上場當維那了。沒有想到心到手沒有到，一開始，拜三拜三下引磬就糊著一塊兒響。只聽得悟師父一聲低喝：「把引磬拿穩。」一時身心收攝不敢放逸，一堂課誦的維那倒也平順的作到底，這是我當維那的初體驗。那時悟師父天天上殿，以清朗攝人的唱念領眾，法器維那就讓弟子輪著去學習。在那次之後不久，有一天悟師父就跟我說：「你要學習什麼法器，課誦時就站到那個法器的位置。」悟師父這句話不僅激勵我努力學習，開啟我在用中學的道理，也啟示我一個獨立的個體應如何對自己負責。儘管生活在團體之中，個人的意志、願力，有沒有爭取學習的機會，都要回歸到個人身上。

在民國78年到80年間，我與近十位研究生與悟師父一起在千山苑禁足。那時，我同時進修空大，常自個兒下山到空大學習中心參加面授、考試，經過二、三年的苦讀，大約是民國80年吧，我在小組興高采烈地發表意見，悟師父在場聽了，很高興地說：「自觀的見識好像棉絮突破了殼，一下子迸開來了。」我很高興悟師父的肯定，也感受到被關懷的溫馨。像基督徒一輩子要見識的「祂臨在每個人」的神祕體驗，悟師父是一直與弟子同在，卻是默而識之、時一說之。悟師父不是絮絮叨叨、朝夕耳提面命，而是尊重每一個個體的自主性，肯定、珍視每一個人的潛能，期許每一個弟子獨立走出自己的方向。

新新佛傳 《親近釋迦牟尼佛》好書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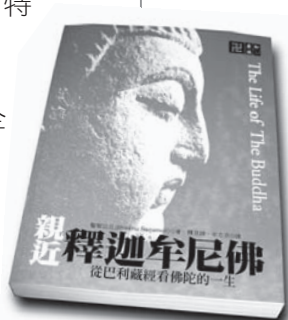
釋見諦

《親近釋迦牟尼佛——從巴利經藏看佛陀的一生》是另一類的佛傳，本文以四點說明此書的特色，介紹一本取材自最悠久典籍的佛陀傳記。

歷來以佛陀為主的傳記類書很多，但本書以下面幾個特色，有別其他版本，而為一有趣必讀的佛傳。

(一) 資料來源出自最具權威的佛陀 本書內容幾乎完全取自佛陀親口所說的法。佛陀一生除了修道弘法之外，並沒有從事著作。而他所指導出來的聖弟子們，卻將其一生所說的教法紀錄下來，成為今日的《巴利藏經》。雖不是親自著書，但佛陀所說的經及制定的戒律，還是得歸於他的名下，他是它們的作者；同樣的，雖然佛陀沒有為自己寫傳，而從這些法與律中所顯示出來的特殊生命，應當就如同他親自所寫。所以，本書所查找的資料，都源自於佛陀本身，十分接近佛陀的自傳，只是經由後代優秀的弟子髻智比丘結集而成。

(二) 故事深度不同於一般 本書收錄許多故事，這些對某些早就聽過或看過的老參而言都不算陌生。但是，當同樣的故事直接自佛陀那兒再聽一次時，就顯得非常不同。以佛陀度化三迦葉兄弟的過程為例，我們都曉得佛陀千二百五十的常隨比丘中，就有一千人是三迦葉所領導的外道徒眾，他們在佛陀顯神通降伏毒龍後，同時也降伏了三迦葉之後，跟著三迦葉一起入僧團。本書裡，娓娓道來當年佛陀化度三迦葉的過程，可以見到一位有德的長者，放下身段耐心地向成見深重的三迦葉兄弟說法。任何一位尚未斷盡煩惱的老師，通常會在未成功之前，宣布放棄他頑劣的學生。然而讀者看佛陀教化三迦葉，不僅



是故事最終的結局令人驚歎，歷程裡佛陀所展現的柔和與堅毅，恐怕才是三迦葉真正被折服的原因。本書收錄的每個故事都有其不同的深度，值得您再次咀嚼。一個人性化的佛，一個活在人間的佛，佛陀為什麼被稱作佛，這些問題都可以透過這些故事，間接地得到答案。

(三) 由特殊資料所牽引出的大世界 大多數人在學習佛法的歷程裡，很少直攻《大藏經》，因為它實在是浩瀚無比，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事。可是透過這本書，讀者可能要改觀了。《大藏經》裡其實含藏了很多很有趣、很有意義，也很容易明白的東西，會發現之前這樣的想法未免有因噎廢食的嫌疑。髻智比丘將本書每個出處詳細明確地標示出來，有興趣者可依標示迅速地找到全文，學術性的作法，卻給不在學術圈裡的讀者，開闢了一條可以進一步踏入佛法堂奧的路。因此，將本書視為巴利三藏的導讀也不為過。

(四) 內容編排如一本劇本 雖然本書囊括相當多的第一手資料，若沒有髻智比丘獨具匠心的編輯風格，恐怕此書的可讀性便要大大打折扣。髻智比丘將枯燥無味的資料，巧妙地串在一條生命線上，讀者從時間流裡可以看到佛陀一期生命的大觀。此外，髻智比丘在每個時段裡，巧妙地將資料以劇本的方式編排，先是阿難尊者與優婆離尊者分別將該時期發生的原委背誦出來；鏡頭一拉，又回到佛陀當下的時空，一個故事便是一齣戲。而且，為了讓觀眾更深度地明白劇情，髻智比丘還虛擬了二、三個角色，擔任貫串解說的工作。不可思議的是，讀者竟然在不自覺中被帶入佛陀的生命世界，欣賞著一個偉人在平凡中活出其不平凡的奧秘。好一個絕妙的方法！

這本書可以當作小說來閱讀；可以當作教材來使用；也可以作為修行人的隨身手冊來參考。相信您一定會喜歡它。📖

（《親近釋迦牟尼佛——從巴利經藏看佛陀的一生》，髻智比丘著；釋見諦、牟志京譯，台北市：橡樹林，2006）

淨化心靈的輔助^{八正道之正語 正業 正命}

菩提長老 著 林娟蒂 朱怡康 譯

正語、正業和正命可一起看待，它們整體組成八正道三部分中的第一個部分——戒，它們並非只作為行為的指導方針，重點是作為淨化心靈的輔助，它們是達成人類福祉的必要工具，在佛法中也有其正當性，其重要性不可被低估。

八正道中的三道支：正語、正業和正命或許可以一起看待，它們整體組成八正道三部分中的第一個部分——戒，雖然在這部分所訂定的規則，防制了非道德性的行為並鼓勵善行，然而，其最終目的主要的卻是精神性而非倫理性的。它們並非只作為行為的指導方針，重點是作為淨化心靈的輔助，道德戒律是達成人類福祉的必要工具，在佛陀的教誨中也有其正當性，其重要性不可被低估。但是，在八正道這特殊的內容裡，道德規範僅是從屬於八正道的主要目標——即最終的解脫。因此為了讓道德訓練成為道上合宜的一部分，它必須在前二道支也就是正見和正思惟的指導下，進一步走向正定和智慧的練習。

雖然道德戒律的訓練列在戒、定、慧三組練習中的最前面，卻不應輕視它，因為它是整條道路的基礎，是其他練習可以成功的重要因素。佛陀經常督促學生要遵循戒條，「在細微的錯誤中看見危機」。有一次，一位比丘親近並請教佛陀，請他簡要說明修行。佛陀告訴他：「首先，使自己保持在善的狀態中，那即是在淨化的道德戒律中，並具正知見，你應練習四正勤。」（《雜部》47：3）

我們翻譯作「道德戒律」的巴利語「sila」，在文本中有許多相互交疊的意義，它們都與正確的行為有關。在一些文本，它意指符合道德

戒律的行為；有些文本則是指戒律本身；還有一些文本是指由遵守戒律所產生的美德。就「sila」作為「戒律」或「原則」的意義而言，它呈顯了道德訓練的形式面向：作為「德行」的意義而言，代表了精神的提升；而作為「正當行為」的意義而言，則是生活中的美德展現。通常，「sila」被正式地定義為禁絕不善的言行。由於這項定義的重點放在外在行為，看起來似乎有些膚淺。然而，另一種解釋卻彌補了這個缺點，也顯示「sila」的意義比它給人的第一印象來得豐富。舉例來說，阿毘達摩將「sila」等同於三離心所——正語、正業、正命，在將兩者畫上等號時，無疑也清楚說明了：藉由道德戒律所耕耘的，乃是心靈。因此，持戒不僅可以禁止不利於社會的行為，帶來「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它也能為個人帶來心靈淨化的利益，指導我們所應該遵循的行為，讓我們避免受到染污。

「morality」這個英文字及其衍生字，意味著某種義務或限制，對於佛教戒的概念來說，這是相當陌生的意涵。「morality」的這種隱含意義，可能是在有神論的背景之下進入西方倫理學的。而佛教的架構是無神論，它以「和諧」——而不以「服從」的概念——作為其倫理學的基礎。事實上，註釋書中以另一個字來解釋「戒」：samadhana，意即「和諧」或「協調」。

遵守戒之後，可以在數種層次上達成和諧：社會上、心理上、業報上以及禪觀上。在社會層次上，戒有助於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將一群從屬於不同團體、各自具有私人利益與目標的烏合之眾，整合在一個協同的社會秩序之下，其中的衝突若非完全被消弭，也至少能減少。在心理層次上，戒帶來心靈和諧，讓人免於因僭越道德的罪惡感及悔恨，造成內在分裂。在業報層次上，遵守戒，可以確保與「業」

的宇宙法則維持和諧，因此，在未來的生死輪迴中，將可以得到善果。在禪觀的層次上，藉由循序漸進地培養平靜與內觀，戒以一種深刻而全面的方式協助我們完成初步的心靈淨化。

簡單來說，道德訓練的面向通常是以否定、禁止的詞彙來表達，但戒的意涵卻比「不做錯的事」來得豐富許多。我們將會看到，在戒律中的每項原則實際上都有兩個面向，而它們對於整體訓練是同樣重要的：一個是棄絕不善法；另一個是致力於善法。前者謂之「止持」(varita)；後者謂之「作持」(carita)。在剛開始修行時，佛陀強調的是「止持」的面向。他之所以如此教導，並非因為棄絕不善法本身便已足夠，而是希望能藉此建立一套適切的修行次第。這些次第是依它們自然的呈顯順序排列的（比時間上的順序排列更具邏輯性），它們出現在有名的《法句經》中：「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除了諸惡莫作之外，其他的兩個步驟——眾善奉行，自淨其意——也都有它們的重要性，但為了確保它們的成功，決志棄絕不善法是必須的。沒有這樣的決心，發展善的品質的嘗試會走上歧途，阻礙成長。

道德戒律的修行主導了言語及身體兩種外在行為的規範，而對於維持生活所需的部分，道德戒律的修行亦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修行涵蓋了三個面向：正語、正業、正命。現在我們要依照它們在道上所列舉的順序，個別地檢視。

正語

佛陀將正語分為四個組成成分：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因為語言的影響力，並不像肢體行為那麼顯而易見，因此它的重要性和潛在力量常被忽略。但是，略微反思，我們會發現語言和它的

旁支——文字，都可能在正負面上具有巨大的影響力。事實上，對生活在非語言溝通階段的生物而言，肢體語言是重要的。

而對於浸濡在口語溝通的人類而言，語言則具有更重要的地位。語言可以破壞生活，製造敵人並發動戰爭；或者可以賦予智慧，消弭分歧並創造和平，自古以來都是如此的。現代因傳播工具、速度、範圍的急速擴增，語言的正負面潛能都加倍地擴大。語言能力，無論是口頭或書面，常被視為人類特有的標記，基於這點，我們可讚歎，口語須求的這項能力，是促使人類優異的手段工具，而非如我們經常看到的情況——人類墮落的徵兆。

不妄語

於此，人們不妄語，避免妄語，說誠實語，及致力於真實、可靠、值得信賴，不做一個會欺誑別人的人。在聚會的場合或人群中、處於親友群、在社會或在法庭，被傳喚做為證人，說出他所知道的事物。如果他什麼都不知道，就會回答「我一無所知」；如果他知道，就會回答「我知道」；如果他不曾目擊，就會回答「我不曾看過」；而如果他曾目擊，他回答「我看過」。因此，他不會刻意說謊，不論是為了己身利益或他人利益，或其他任何利益。（《增支部》10：176；《佛陀的話》，頁50）

這段敘述，佛陀揭示了戒律的消極面向和積極面向。消極面指不說妄語，積極面是指說誠實語，決定是否違犯（妄語戒）的背後因素為「是否有欺騙的意圖」。如果一個人說了他自己本身認為是真實的「妄語」，這並不構成犯戒，因為他並沒有欺騙的意圖。雖然所有的妄語都有欺騙的意圖，但是，妄語會因為不同的動機原由——不論是貪婪、憤恨或是繆見錯覺（delusion），而個別呈顯出不同的形貌。若貪婪是主要

動機，就會導致謊言是以獲得某些私人利益或親近者的利益為導向，如物質上的財富、地位、尊敬或讚美。如果憤恨是主要動機，妄語就會以憤恨的謊言形式呈現，這謊言意圖傷害或損害他人。如以繆見錯覺（delusion）作為主導動機，謊言就比較不會造成有害或致命的後果。這種謊言，如：非理性的謊言、無法自我控制的謊言、有趣的誇大，以及為了玩笑而說謊。

佛陀對妄語的指責基於許多因素。其一，妄語會造成社會分裂，人們可同處在一個社會，就是基於相互的信任，他們相信他人所說的是誠實語；摧毀了這信任的基礎，就會產生懷疑。妄語的廣泛流布，是社會團結走向混亂的前兆訊號。而且，妄語還有其他惡果，就是對深層人性會造成危害。一旦說了謊，並發覺我們的話語可疑，我們會不得不再度說謊，來捍衛自己的信用，把那些事件，交織貫串成一幅天衣無縫的圖像。於是，一再地重複這樣的過程：謊言延伸、繁衍、交織，直到將自己鎖進難以逃脫的謊言之牢，這謊言，因而成為整個自我幻象過程的小型範例。無論如何，那個自欺的創造者，被他自己的謊言所吞沒，最終成為其受害者。

從佛陀對他兒子——剛剃度為僧的年輕羅睺羅——所做的勸告，或許可看出隱藏其中的這般考量。一天，佛陀走近羅睺羅，指著一個殘留少許水的水盆並問他：「羅睺羅，你看到水盆中剩下些許的水嗎？」羅睺羅回答：「是的，尊者。」「所以，羅睺羅，一個故意說謊而不感到羞恥的人，他的修行成就（沙門法）就像這麼少。」然後，佛陀把水倒掉，將水盆倒蓋並問他：「你看到水如何被倒掉嗎？同理，一個故意說謊的人，他的修行成就，就像這樣被丟棄了。」他再次問：「你看到現在水盆是空的嗎？同理，一個說謊而不感到羞恥的人，他的修行

成就，就像這樣空無一物。」然後，佛陀把水盆倒蓋並問：「你看到了嗎？羅睺羅，這水盆是如何倒蓋的？同理，一個說謊的人，如同將他的修行成就覆蓋，無法再進步。」因此，佛陀總結說：「即使是玩笑的話語，也不應說謊。」

據說，在多生長期修行以便獲得覺悟的過程中，一位菩薩可以打破許多戒條，除了說實語的誓言，這是有甚深道理的。同時，揭示了：致力於真實有其超越道德，甚至心靈淨化的重要性，能帶領我們走向智識與存在的領域。誠實的談話，在人與人的溝通中，其重要性如同智慧之於個人覺知的重要。二者同樣是信守真實，只是內在與外在的不同形式。智慧包含了對真理的瞭解，真實不只是口頭上的論述，且是事物的原貌。要瞭解實相，我們整個人必須朝向依據事實、符合事件的原貌，即是在與他人的相互溝通中，我們說誠實語表示對事物原貌的尊重。真實的言語在我們內在與現象的真實性間，建立起對應關係，使智慧升起並洞徹現象的真實性。因此，不只是持守戒律時，致力於真實語，關乎吾人立於真實性上，而非幻象中；站在智慧獲取的真相上，亦是如此，而非欲望織就的幻象中。

不兩舌

人們不兩舌，避免兩舌。不在他地重複在此處聽到的言語，以致於在他處製造意見的分歧；也不會在此處重複在他處所聽聞的話語，以致於在此處製造分歧。因而，他整合分歧並鼓勵團結一致。和諧令他高興，他對和諧感到欣喜和愉悅；同時，自己也會散播和諧性的話語。（《增支部》10：176；《佛陀的話》，頁50）

兩舌的言語，是意圖製造敵意和分歧的話語，以在個人或團體中挑

撥離間；隱藏在這些語言背後的動機，往往是厭惡或憎恨對手的成功或善行，意圖用污穢的言語來摧毀他人。也可能有其他動機隱於其中：傷害他者的殘酷意圖；為贏得他人仰慕的邪惡動機；看到朋友彼此的間隙，所產生的不合情理的喜悅。

兩舌的言語，是道德逾越最嚴重的其中一項。憤恨的根，已使不善業夠深重了。但經過思量後所採取的行動，負面力量甚至更強，因為事前的思量增強其力道。當兩舌的言語是虛妄的，妄語和兩舌雙重的錯誤結合在一起，會製造出極強而有力的不善業。聖典記載了一些例子：毀謗清淨團體會導致立即墮到惡趣的結果。

兩舌的相反，如同佛陀所指出的，是鼓勵友誼、和諧的言語。這樣的言詞源於一顆慈悲和同理的心。那將贏得他人的信賴和喜愛，人們向他吐露事情，而不用擔憂他們所透露的話語會被利用來對付自己。除了帶來在此生中顯而易見的好處外，據說不兩舌的善業果報，是獲得親朋好友不會因他人兩舌的言語而對付我們。

不惡口

他不惡口，避免惡口的行為。他說溫和、柔軟，這般悅耳的言語，動人的言語，進入人的心田。還有謙恭、友善與和藹可親的言語。（《增支部》10：176；《佛陀的話》，頁50-51）

惡口，是生氣地說出的語言，意圖使聽者傷痛。這樣的言語以不同的形式呈現，我們也許可描述其中三項。一、罵人的言語：以嚴酷的話語生氣地責備、辱罵或指責他人。二、侮辱：以指稱他人具有負面特質來傷害人，貶抑他人的尊嚴。三、嘲諷：表面是稱揚，實際卻是以某種語調口吻或迂迴的措辭，使諷刺的內容變得清晰並引起傷痛。

惡口主要的原由是憎惡，而以憤怒的形式呈現。因為在此，煩惱是以衝動的模式運作，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犯的戒較兩舌輕微，業報通常沒有那麼嚴重。可是，惡口仍是一種不善業行，在當下或未來都會為自己與他人帶來不善的果報，所以應該被禁止。最理想的解藥是耐心——學習容忍別人的指責和批評，對他人的缺點具同理心，尊重不同觀點，容忍他人的責罵而不興起報復心。即使在最嚴酷的情況下，佛陀依然要求（比丘）忍耐：「比丘們！即使受到強盜、謀殺者截斷手足，不論是誰，只要屈服於憤怒，就是沒有遵照我的教誨。因此，你應該自我訓練：『心應當保持在不惱亂變異的狀態，不出惡言，充滿慈悲，沒有任何隱藏的敵意。以深廣、無量的慈心思惟穿透對方，沒有憤怒和憎恨。』」（《中部》21；《佛陀的話》，頁51）

不綺語

他不綺語，免於綺語。在適當的時刻，依據事實，說有益的言語，說法或說戒。說出的話語就像寶物，富理性、合宜，具有意義。（《增支部》10：176；《佛陀的話》，頁51）

綺語，是沒有意義的言談，談話沒有目的或深度。這般的談話溝通不具任何價值，只在自己和他人心中激起煩惱。佛陀建議：應抑制綺語，且言談應盡可能侷限在真正重要的事物。對比丘而言，如上文所引述，說話應具選擇性，重點擺在佛法的核心關懷。在家眾會有較多跟朋友、家人寒暄聊天的須要，與相識者禮貌性地交談，還有和工作事務有關的談話。但是，即使如此，他們更需注意，不要讓談話有如放牛吃草般。散亂的心總是喜歡黏著甜美的、有味道東西，可能會乘機耽於染著的習性。

對綺語的傳統註釋，指的是避免參與此種談話本身。但是，也許今日賦予不同的觀點是有意義的，尤其是針對我們這時代的某些發展是迫切的，以避免經常性地暴露在現在科技所創造出的傳播媒體的轟炸之下。這些發展在佛陀時代還有傳統注疏中，是不為所知的。一大批不可思議的媒材，如電視、收音機、報紙、渲染的刊物、影片等，如流水般的無用訊息和令人分心的娛樂，其連鎖反應是使人心變得消極、空虛與貧乏。這些發展被無知地認定為「進步」，使我們的審美能力和心靈感知變得遲鈍，並使我們聽不到更深層的禪修呼喚。一心志求解脫之道的修行者，必須敏銳地審辨：哪些是他們允許自己暴露的環境。為了有更多時間投入於自己的志向，他們會將那些娛樂放逸的來源和無用的資訊，列入綺語的範疇，並努力避免。

正業

正業，指的是不隨著身體自然的表現方式，而做出不善行。此一道支的核心，其實是節欲的心所。由於節制是透過身體行為來展現，所以它被稱為「正業」。佛陀指出了「正業」的三項內容：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以下我們將依序簡短地討論之：

不殺生

不殺生，指的是不取奪眾生的生命，並遠離殺生的行為。一個不殺生的人，會放下棍棒與刀劍，富有良知與同情，並關懷一切有情眾生的福祉。（《增支部》10：176；《佛陀的話》，頁53）

除了單純的「不殺人」之外，「不殺生」還有著更廣的含意：不殺害任何一個有情眾生。有情眾生，指的是有思想或知覺的生命。就實

際意涵而言，他們指的是人類、動物以及昆蟲。至於植物，並不被認為是「有情眾生」，因為雖然它們的確展現出某種程度的感知力，但由於它們沒有完整的意識，故不符合「有情眾生」的定義。

我們所應避免的殺生是：「有意地」去殺害，刻意地去摧毀一個具有意識的生命。這項戒律的出發點在於：所有的眾生都熱愛生命、懼怕死亡，都尋求幸福而厭惡痛苦。犯下這條戒律的決定性因素是殺生的意志。這種意志將進而發動行為，奪去一個眾生的生命。一般而言，自殺也被認為是犯了殺戒；但出於意外而殺了某個眾生，卻不被認為是犯了殺戒，因為在這種情況中，殺生的意圖是不存在的。這條戒律適用於兩種層面的行為：主要層面是真的摧毀了某個眾生的生命；次要層面是故意地傷害或虐待另一個眾生，即使沒有加以殺害。

佛陀對於不傷害的觀點，十分簡單而直接；但之後的註釋書對於此一戒律，則做出了十分詳盡的分析。有一份來自泰國，由泰國博學的長老所寫成的論文，對照整理了許多早期的相關資料，並做了十分全面的處理，我們將在以下簡要說明。（HRH Prince VajiraJanavarorasa, *The Five Precepts and the Five Ennoblers* (Bangkok, 1975), pp. 1-9.）

這篇論文指出：殺生在道德責任上有輕重之別，並會帶來不同的後果。三項影響道德責任輕重的主要因素是：對象、動機以及所投入的努力。在對象方面，殺人和殺動物的嚴重性是不一樣的，殺人的業比殺動物更重，因為跟動物比起來，人有更高的道德感，更大的心靈潛能。而在人類之中，殺人的業的輕重又取決於：所殺之人的素質以及他與加害者的關係。因此，殺害一個具有更高心靈素質的人，或殺害一個對加害者有恩的人（如父母或師長），是造了尤其嚴重的業。

殺生的動機也影響了道德責任的輕重。殺生的行為可能是由貪、瞋

或痴所誘發的。在三者之中，由瞋念所引起的殺業是最嚴重的。而如果這個行為是預謀的，則其嚴重性就更大。此外，在殺生時所投入的精力也會影響道德責任的輕重。惡業的嚴重性與煩惱的強度成正比。

與不殺生（止持）相對應的正面行為（作持），則如佛陀所言，在於培養對於其他眾生的慈心與悲心。佛教徒不只應該避免殺生；還應該時時充滿同情心，關切所有眾生的利益。遵守不傷害以及關切其他眾生的利益，便是以善意和無害的方式，來實踐第二道支——正思惟。

不偷盜

一個受持不偷盜戒的人，對於他人在村落或森林中所擁有的產業，不會起盜心而私取。（《增支部》10：176；《佛陀的話》，頁53）

不與而取，意指對於他人所正當擁有的產物生起盜心，並據為己有。如果取走的是無主物——例如無主的石頭、木材、甚至由土地所淬煉出的寶石，即使是不與而取，也不算是犯了不偷盜戒。而在另一方面，雖然戒律沒有明確聲明，但也隱含了應該給別人的東西，如果扣留而不給，也算是犯了不偷盜戒。

註釋書中，提到了許多「不與而取」的方式，以下我們列舉最常見的幾種：

- （1）偷竊：秘密取走他人的所有物，例如闖空門、扒竊……等等。
- （2）搶劫：公然以暴力或威脅方式，取走他人的所有物。
- （3）掠奪：在對方還來不及抗拒時，突然取走其所有物。
- （4）詐欺（或侵占）：藉由不實地宣稱他人的所有物是自己的，來取得其產業。
- （5）詐騙：運用不實的砝碼秤鉈與度量工具（如尺），欺騙消費者。

偷盜，在道德層次上的輕重，端視三項因素而定：取走之物的價值；受害者的素質；以及偷盜者的主觀意圖。就第一項因素來說，道德上的嚴重性與取走之物的價值成正比；就第二項因素來說，道德嚴重性隨被盜之人道德品質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就第三項因素來說，偷盜行為的動機可能是貪念或瞋念，雖然最常見的動機還是貪念，但當一個人盜走另一個人的東西，不是因為他想要那個東西，而是因為他想傷害那一個人的時候，瞋念還是有可能成為偷盜行為的動機。在這兩種行為中，因瞋念而起的偷盜比只因貪念而起所造的業更重。

與不偷盜（止持）相對應的正面行為（作持）是誠實。誠實，意謂尊重他人的所有物，以及他們對其所有物的自由使用權。另一個相關的德行是知足——對於已經擁有的感到滿足，而不會不擇手段地企圖增加自己的財富。至於與之（指偷盜）相反的最上美德則是「捨」：為了利益他人而放棄自己的財產和所有物。

不邪淫

一個不邪淫的人，不會與以下幾種人發生性關係：仍在父母、兄弟、或其他親屬庇護下的人、已婚婦女、女囚，以及別人的未婚妻。（《增支部》10：176；《佛陀的話》，頁53）

從倫理立場來看，這項戒律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婚姻關係，使其不受外來的干擾，並增進婚姻中的信任與忠誠。而從心靈立場來看，這項戒律有助於抑止龐大的性慾，以便能更進一步走向禁欲，完成僧侶們所恪守的獨身（brahmachariya）。對於在家眾來說，這項戒律則意味著：不與不正當的伴侶發生性關係。對於不邪淫戒，最主要違犯是完全的性結合，其他較不完全而有相關性的行為，則被認為是較為次級的違犯。

這項戒律所牽涉的主要問題是：誰算是「不正當的伴侶」？佛陀的教法是從男性的角度界定「不正當的伴侶」的意義；而後來的註釋書則進一步發展這些論述，讓它們的適用範圍同時擴及男性與女性。

從男性的角度來說，有三種女性是不正當的伴侶：

(1) 已與另一位男性結婚的女性。除了已婚女性之外，這一項的範疇還包括雖然還沒有正式婚姻關係，但已被大家公認是另一位男性的配偶的女性，她可能與他一起居住、受他照顧，或是以某種方式被承認是他的伴侶。這些女性對男性來說，是除了她們自己丈夫外的非法伴侶。這一項的範疇還包括已經訂婚的女性。然而，寡婦和離婚的女性並不被認為是不正當的伴侶，除非有其他的因素出現。

(2) 仍受其他人保護的女性。這裡指的是仍在父母、親戚、或其他合法監護人的保護之下的女孩或婦女。由於這項規定，私奔或是違反保護人的意願而私訂終身，都是不可以的。

(3) 習俗上所不容做為伴侶的女性。這包括了：社會傳統所禁止成為伴侶的女性近親、比丘尼，或其他守獨身戒的女性，以及當地法律所禁止成為伴侶的女性。

從女性角度來看，有兩種男性應被視為不正當的伴侶：

(1) 對於已婚的女性來說，除了丈夫以外的男性，都是此戒所約束的對象。因此，如果她違反了對於丈夫的忠誠誓言，她就犯了戒。但是寡婦或離婚的女性，是可以自由再嫁的。

(2) 對於所有的女性來說，習俗上所不容做為伴侶的男性——例如：近親或守獨身戒的男性，都是不正當的伴侶。

除此之外，所有因為脅迫、暴力或是強制的性結合，都是犯了不邪淫戒。但在這種案例中，犯戒的只是侵犯者，受到強迫而屈就的人並

沒有犯戒。

對在家眾來說，與不邪淫相對應的正面德行是婚姻上的忠誠。夫妻之間應對彼此忠誠、相互奉獻，對於彼此的關係感到滿足，不去尋找其他伴侶而破壞彼此的婚姻關係。然而，這條戒律並不禁止婚姻中的性關係，隨著社會風俗的不同，它也容許做出彈性的調整。因為正如我們所說過的，這項戒律的主要目的，是防止會讓他人受到傷害的性關係。當兩個雖然沒有結婚、但成熟而獨立的人，出於自由而同意發生性關係，也沒有其他人被有意地傷害，那麼此一道支便未被違反。

受戒的比丘、比丘尼，以及發願守八戒或十戒的男性與女性，都有義務保持獨身。他們不只要遠離邪淫，還要遠離所有牽涉到性的事物，至少在他們發願期間必須如此。神聖修行生活的最高目標在淨化思想、語言、文字和行為，而這須要對性的欲望之潮的退卻。

正命

正命，是為了確保一個人以正當的方式維持生活所需。佛陀教導在家眾們：財富的獲取必須符合某種標準。這些標準包括：要以合法而不以非法的方式取得財富；要用和平而非脅迫或暴力的方式來獲得它；要用誠實的方式獲得它，不可詐欺或欺騙；還有獲得它的方式，不可造成他人的傷害與痛苦。佛陀指出了五種會造成他人傷害，因此應該加以避免的職業：販售刀械武器、買賣眾生（包括飼養動物以供宰殺、奴隸交易以及賣人為淫）、從事肉類加工或屠宰、製造毒品及麻醉品（《增支部》5：177）。此外，佛陀還指出了五種不誠實而獲得財富的行為，因此也不符合「正命」的規範：欺騙、背信、預言、詐欺以及高利貸。由此看來，很明顯地，任何違反正語及正業的職業，都不會是正命。而諸

如：販售武器或麻醉品等職業，也不會是正命。因為這些行為的結果，會傷害到其他眾生，所以是錯的。

泰國論典，以三個容易記的標題，討論了正命的積極面向：「事」的正當性、「人」的正當性、「物」的正當性。「事的正當」指的是：員工應該熱誠而有良心地盡好自己的本分，不浪費時間，不多報工時，也不取走公司的財物。「人的正當」指的是：應該給予雇主、員工、同事及顧客應得的尊重與體諒。例如：雇主應該根據員工的能力，而給予任務，給他們應得的薪水，該升遷的時候讓他們升遷，並給予他們假期與獎金。同事之間應該合作而非競爭。商人也應該公平地對待顧客。「物的正當」指的是：在商業交易中，要賣的貨品應該被誠實地呈現，不應作不實廣告，誇大品質及份量，也不應作不實的宣傳。📄

【編者按】

本文譯自菩提長老（Bhikkhu Bodhi）所著《八正道》（The Noble Eightfold Path — Way to the end of suffering）一書第四章。本書由斯里蘭卡佛教出版社出版。

文章中引用的《佛陀的話》一書，是三界智尊者所著。本文作者參考的版本，是1968年第14版，由斯里蘭卡佛教出版社出版。

每年十二月初便收到各路好友傳來歲末的祝福，臨近耶誕節時，電子郵件更是萬箭齊發。看著各種充滿年節喜氣的文字、圖片、音樂，我心裡不免懷疑著：怎會有這麼多人製作那麼多節氣性的作品，在網路間流竄呢？

不過疑惑歸疑惑，收到祝福總是令人開心的事。開心歸開心，然而心中還是疑惑。「耶誕」對大部分人的意義究竟在哪裡？是宗教性的？商業性的？還是民族性的？除了基督教徒紀念教主的降生，商人喜於另一次的商機外，對大部分的國人來說，耶誕除了隨俗的「慶祝」之外，究竟樂從何來？莫非「樂」來自於一頓大餐或是一夜狂歡？若是，只要我願意，何日何時不能為呢？非要等到耶誕？

而對於大部分的跨年慶祝活動，「新年快樂」不絕於耳，我更是疑惑：「一年春盡一年春，野草山花幾度新；天曉不因鐘鼓動，月明非為夜行人。」每年春去又春來，年年年尾接年頭，歲月的流轉極自然不過。一年過去並非因為我們的努力，若未完成特別的建樹，是該慶祝還是反省呢？每年看著跨年活動似乎成為全民運動，態度「嚴肅」如我者，總難跟著附和。「新的一年快樂」應是決定於過去、現在與未來持續的努力。「快樂」是一種追求的結果，想擁有這個結果，過程中的努力是必要的。但顯然，它卻一直被忽略。

依我對「歲末祝福」的看待，與其說是「祝福」，另一層意義是否也在「提醒」？提醒一年將盡的事實，提醒生命把握應及時！過去，逢年過節過生日，多半時候我總不自覺地念著每晚課課誦的「普賢警眾偈」：「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當勤精進，如救頭燃，但念無常，慎勿放逸。」想著生命漸行漸短，想著一事無成，總多一分的戒慎恐懼。也正因戒慎恐懼，更應經常提醒自己：當勤精進，慎勿放逸！生命已過了一大半，我未來的目標呢？生命的「達成率」呢？這輩子，我可不想沒有「進度」！今天是「耶誕」，我的心情顯然與街上的氛圍極為不搭。明天早上，當您打開mail，收到我這封信，看到有人如此「雜念」，會不會猜想：這人心情不好喔？

是因為「上了年紀」的關係嗎？似乎並不是。我知道我已經「老成」很久了，「無情歲月增中減，有味詩書苦後甜。」老成如我，長久以來都不認為唱歌、跳舞、啖大餐是快樂的方式。在每一個重要的日子，我選擇讀一篇美麗的文字，誦一卷喜愛的經文，甚至只是與家人的互相陪伴，作為我賦予那個日子的「意義」！歲末，祝福我們的地球風調雨順，國家國泰民安！祝福每一個人少病少惱，多福多慧，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

兩塊出差錯的磚

阿姜 布拉姆 著 釋見諦 譯

我們都有我們那兩塊出差錯的磚，可是我們身上完美的磚比出錯的多得太多了。一旦我們明白這點，事情便沒有那麼糟，我們不但可以平靜地接受自己，也可以包容我們的缺點。

兩塊出差錯的磚

1983年，我們在購置道場之後就沒錢了，而且還負了債。在那片土地上，沒有建築物，甚至連工具篷也沒有。最初的幾個星期裡，我們並不是睡在床上，而是睡在從舊貨場廉價買到的門板上，並將磚頭墊在四個角落，以讓它離開地面。（當然是沒有床墊的——我們是森林比丘嘛。）

住持用的是最好的門板，那塊平的；我的門板則凹凸不平，中間還有以前安門把留下的一個不小的洞。我開玩笑說：我現在不必下床去上廁所了！不過，冷酷的事實是：寒風會從那個洞竄上來，那些夜晚我睡得很少。

我們是窮和尚，我們需要房子，卻負擔不起雇請一位建築工——材料本身就夠貴了。所以，我必須學會蓋房子：打地基、鋪水泥、砌磚、蓋屋頂，及鋪設水管等一大堆事。我在家時曾經是個理論物理學家及高中老師，並不習慣操作雙手。在經過這幾年以後，我變得對蓋房子還挺在行的，甚至戲稱我那群幫手為BBC（佛教建築公司）。可是剛開始的時候，真的是很艱難。

砌磚看起來很容易：一團混凝土在下面，這邊輕敲一下，那邊輕敲

一下。可是，剛開始時，我輕敲一角要它變平，另一角就蹺了起來，因此我必須再把那個角敲下去，結果整個磚便跑出線外。當我好不容易將它輕推回去對齊時，第一個角又變得太高。老天啊！你們去試看看。

不過身為出家人，我有的是耐心，也有的是時間。我決定每一塊磚都砌得完美無缺，不論要花多少時間。最後，我完成了我的第一堵磚牆。我後退幾步，欣賞一下。那個時候，我才注意到——哦，老天！我忽略了兩塊磚。所有的磚頭都排得非常整齊，就是這兩塊朝著某個角度傾斜著。它們看起來醜陋極了，它們破壞了這整面牆，也毀了這堵牆。

當時，水泥已經硬到無法將磚塊取出。我跑去請示住持，可不可以拆掉牆重新搭建，或以更好的辦法將它炸掉，因為我搞砸了它，覺得很尷尬。住持說，不可以，牆要保留住。

於是，當帶領著第一批訪客參觀我們剛成立的道場時，我總是努力避開，不要經過我的那堵牆，我痛恨任何人看到它。可是，有一天，在我完成它的三、四個月之後，我與一位訪客正在散步，他看到了那面牆。

「那面牆好漂亮。」他不經意地說。

「老兄啊！」我驚訝地回答：「你是不是把眼鏡忘在車上了？你眼睛瞎了，是嗎？你看不到那兩塊破壞了整面牆的磚嗎？」

接下來他所說的話，改變了我對這堵牆的看法，對自己的看法，以及對生命中很多其他事物的看法。他說：「是的，我看得到『那兩塊出差錯的磚』，可是我也看到了九百九十八塊沒出錯的好磚啊。」

我被他的話震懾住了。三個多月來，我第一次看到了這兩塊磚之外

的其他磚頭。在這出錯的磚頭的上方、下方、左邊與右邊都是沒出錯、完美無缺的磚。而且，沒出錯的完美磚塊比起出錯的多很多呢。在這以前，我的眼睛全都放在這兩塊錯誤的磚上面；對其他的東西盲無所見。這就是我之所以無法忍受看到那堵牆，或讓別人看到它的原因，那也是為什麼我想毀掉它的原因。如今，我竟然可以看到那些沒出錯的磚！這堵牆竟然還挺好看的！正如這位訪客所說的：「它是一堵好漂亮的牆。」

二十年之後的現在，這堵牆依然存在，可是我已經忘記「那兩塊出差錯的磚」確切的位置了。我真的無法再看出那些錯誤了。

多少人結束一段感情或離婚，是因為他們在配偶身上只能看到「那兩塊出差錯的磚」；我們之中又有多少人變得頹喪甚至考慮自殺，是因為我們在自己身上只能看到「那兩塊出差錯的磚」。事實是，有很多很多沒出錯的好磚、完美的磚——在錯誤的上方、下方、左邊及右邊——可是，有時我們就是無法看到它們。反而，每回我們在看的時候，眼光專盯在錯誤上，所見只有錯誤，我們認為那兒只有錯誤——於是我們想將它們毀了。很不幸地，有時真的硬把一堵「很漂亮的牆」摧毀了。

我們都有自己「那兩塊出差錯的磚」，可是我們身上完美的磚比出錯的多太多了。一旦明白這點，事情便沒有那麼糟，我們不但可以平靜地接受自己，包容自己的缺點，也能愉快地跟配偶一起生活。這對專辦離婚的律師是個壞消息，對你們卻是個好消息。

這個事件我說過很多次。有一次，一位建築工來找我，並說了一個專業秘訣：「我們建築工總是出錯。」他說道，「可是我們跟客戶說這是個『原創風格』，附近的房子沒有一間跟它一樣。我們還因此多收

了他們幾千元！」

所以，你家中的「獨特風格」可能是從錯誤開始的。同樣的，在自己身上、在配偶身上，或在整體的生命中，你們所認為的錯誤也將可以成為「獨特風格」，豐富你這段時光——一旦你停止專盯著它們看的時候。

廟裡的花園

日本很多佛寺以他們的花園聞名。多年以前，據說有座寺廟的花園，是所有的寺院中最漂亮的，全國各地的遊客都會前往該地，只為欣賞它細膩的擺設，在簡樸中散發著豐富的意味。

有一位老和尚也曾經前去參觀，他到達的時間非常早，天剛破曉。他想要發掘出：這座花園為什麼被認定為最令人賞心悅目？因此，他躲在一個可以觀望整座花園的大樹叢後面。

不久，一位負責花園的年輕和尚從寺裡出來，拿著兩個柳條編織成的籃子。接下來的三個小時，老和尚看著這位年輕和尚小心翼翼地拾起從花園中央那棵茂盛的李樹所落下的每一片葉子與枝幹。當拾起每一片葉子與枝幹時，年輕的和尚會將它放在他柔軟的手掌上，檢視一番，仔細地思考。如果他喜歡的話，便小心翼翼地放在其中的一個籃子裡；如果葉子看來沒有什麼用處，便將它扔在另一個籃子裡——那個裝垃圾的籃子。當收集並思考過每一片葉子及枝幹，並將垃圾倒在寺廟後面的垃圾堆之後，他休息一下，喝個茶，靜下心來，準備進入下一個重要的階段。

接下來，這位年輕的和尚又花了三個小時，用心地、謹慎地、很巧妙地將每一片葉子與枝幹放在花園中適當的地方，如果他不滿意某個

枝幹的位置，就轉動或移動它，直到他自己露出一個滿意的微笑為止。然後再繼續下一片葉子，選擇最恰當的形狀與顏色，擺放在花園中恰當的地點。他對細節的注意是無與倫比的；他對顏色與形狀的調配技藝是精湛超群的；他對自然美的高深領悟是令人景仰的。當完成工作時，這個花園看起來真是完美無瑕。

此時，這位老和尚從樹叢後走出來，臉上露出一個破牙的微笑，他讚歎這位年輕的和尚：「做得真好！確實很好！法師，我一整個早上都在觀察你，你的勤勞值得最高的讚譽，你的花園……嗯……你的花園幾乎達到了完美。」

這位年輕和尚的臉色變得慘白，他的身體僵直得猶如被蠍子螫到似的，他自滿的微笑從臉上消失並陷入一個空盪的大裂縫裡。在日本，你永遠無法捉摸到那些開口笑的老和尚。

「您……您……您的意思是什麼？」他恐懼地結結巴巴地問道：「您……您所謂的幾乎達到完美，是什麼意思？」他馬上趴下頂禮老和尚：「哦，師父！哦，老師！請慈悲慈悲我。您必然是佛陀派遣來的使者，要來告訴我如何將花園佈置得真正的完美。請教導我，哦，智者！請指示我方法！」

「當真要我顯示給你看嗎？」老和尚問道，他那張刻滿歲月的臉上露出狡黠的表情。

「哦，是的。請教我，務必請師父指點。」

於是，這位老和尚邁步走向花園的中央，將他雖老卻依然強壯的手臂環抱那棵枝葉茂盛的李樹，放開猶如聖人一般的笑聲，他狠狠地搖晃著那棵可憐的李樹！葉子、枝幹及樹皮落得到處都是，而那位老和尚依然繼續地搖晃著那棵樹，當再也沒有葉子墜落時，他停了下來。

這位年輕的和尚嚇壞了，整座花園都毀了，一整個上午的工作都白費了，他真想殺了這位老和尚。可是這位老和尚只是環視他的周遭，並欣賞著他的傑作。然後綻開足以融化怒氣的笑容，他溫柔地對年輕的和尚說：「現在你的花園是真正地完美了。」

完成的部分已結束了

泰國的雨季是從七月到十月，在這段期間裡，比丘們停止遊方，放下所有的工作，全心投入研修與禪修，這段時間稱為雨安居 (Vassa)。

幾年以前的泰國南部，一位著名的住持，在他的森林道場蓋了一間新的殿堂。當雨安居來到時，他結束所有的工作並送建築工人回家，在這段時間裡，道場必須安靜下來。

幾天後，一位訪客來到，看到蓋到一半的建築物，便問住持這座殿堂何時完工。毫無遲疑地，這位老和尚說：「這個殿堂完工了。」

「什麼意思，『這個殿堂完工了』？」訪客吃驚地回應道：「它沒有屋頂，也沒有門窗。還有幾塊木頭、水泥散在各處，您打算就由著它這樣是嗎？您是瘋了吧？您怎麼說：『這個殿堂完工了』？」

老住持微笑著並溫柔地回答說：「完成的部分已經結束了。」之後他就離開去禪坐。

想要一個閉關禪修或休假，這是唯一的辦法。否則，我們的工作永遠不會結束。

傻瓜的平靜指南

在一個週五晚上，我曾經在伯斯向一大群聽眾講過前面這個故事。隔週的週日，有位忿怒的家長前來責備我。他說週五那晚，他與他正

處青春期的兒子一起來聽講。隔天星期六晚上，他的兒子想跟朋友出門，父親問：「兒子啊，你的功課作完了嗎？」他的兒子回答說：「正如阿姜 布拉姆昨晚在寺裡教我們的，爹地，完成的部分已結束了！回頭見。」

隔一週，我講了另一個故事。

澳洲大多數人的住家都有個花園，可是僅有少數的人知道如何在他們的花園中找到平靜。對其餘的人來說，花園只是另一個工作場所。所以，我鼓勵那些有花園的人，藉由做一點庭院工作來培養它的美，並且，藉著就只是安靜地坐在花園裡來培養他們的心，去享受大自然的禮物。

第一類園丁想到這是個令人喜悅的好主意，因此他們決定把一些瑣事先處理掉，然後他們就可以在花園裡給自己一些平靜的時間。畢竟，草坪確實需要剪；花兒需要好好澆水；葉子需要耙一耙；樹叢需要修一修；走道需要掃一掃……。當然單單這些「瑣事」的處理，就足以用掉他們所有閒暇的時間，而工作永遠做不完，所以他們連幾分鐘的平靜也得不到。（你們有沒有注意到，在我們的文化裡，那些真正在「平靜中休息」的人，只能在公墓那兒找到！）

第二類園丁認為他們比第一類的人聰明，他們把耙子與水壺放在一旁，並且坐在花園中閱讀一本雜誌——可能有很多大篇幅亮面的大自然照片。但那是在享受雜誌，而不是在你的花園中找到平靜。

第三類園丁把所有庭院的工具，所有的雜誌、報紙、收音機收起來，只是平靜地坐在花園裡——大約兩秒鐘的時間！然後，他們就開始想：「那片草坪須要剪了；那邊的樹叢很快就須要修整了；如果我不給那些花澆水的話，幾天之內他們可能就會死掉；可能那個角落種

棵好的樞子樹很適合；對了，在前面放個那種裝飾得很漂亮的，讓鳥兒喝水洗澡的池子也很好，我可以到花圃店去選一個……。」那是在享受胡思亂想及規劃。同樣的，那兒也沒有平靜。

現在輪到第四類園丁——有智慧的人。他想：「我已經做得夠久了，現在應是享受我工作成果的時候了——去傾聽平靜。因此，雖然草坪需要剪，落葉需要耙等等，不過不是現在。」這樣，我們找到享受花園的智慧，雖然它並不圓滿。

可能有位老和尚躲在某個樹叢後，隨時準備跳出來，並且告訴我們：我們凌亂的花園是真正地完美。確實，如果我們看看自己已經完成的工作，而非專注於那些剩下的工作，我們可能明白：完成的部分已經結束了。可是如果我們專盯著錯誤——那些需要修理的部分，猶如在我道場中磚牆的例子，我們將永遠不認識什麼是平靜。

這位有智慧的園丁，在那完美的不完美的自然中，享受著他們十五分鐘的平靜——不胡思亂想、不規劃，而且不感到罪惡感。我們全部都應該離開並有些平靜；而且別人也應該攆走我們，以不阻擋他們享受平靜！之後，在「處理掉」我們那很重要、救命的十五分鐘的平靜後，我們接著做我們庭院的工作。

當明白如何在我們的花園裡找到這樣的平靜，我們將會知道如何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找到平靜。特別是，我們會知道如何在自己心靈的花園裡找到平靜，雖然有時，我們會認為這個花園很凌亂，有好多的事情要辦。

罪惡感與赦免

幾年以前，有位年輕的澳洲女士到伯斯來見我。比丘經常被人諮

詢，請教個人的問題，可能因為我們很便宜——我們從來不收費。她被罪惡感折磨得很痛苦，在六個月以前，她在一個座落於西澳(Western Australia)北邊偏遠的採礦公司工作，工作是很辛苦，薪水還不錯，可是下班後就沒什麼事情可作。因此，在某個週日的下午，她向她最好的朋友及她的男朋友提議一同開車到樹林裡兜風。她最好的朋友不想去，她朋友的男朋友也不想去，可是她一個人去又不好玩。因此她好言好語地遊說，並反復地勸說直到他們投降並同意一起開車去森林。

結果一場車禍發生了：車子在鬆軟的石子路上翻車，這位女士的女友身亡；男的癱瘓。開車出門是她的主意，而她竟然沒有受傷。

她跟我講述這件事，眼裡透露著悲傷：「如果我不要強迫他們，她就會還在這兒，他就還會有他的雙腿。我不該要他們去的，我感到很難過，我感到非常罪過。」

我心中浮現的第一個念頭是寬慰她：「這事件並非她的錯，她並沒有預謀這起車禍，她不是意圖要去傷害她的朋友。不幸的事經常發生，不要憂慮，不要感到罪過。」可是浮現的第二個念頭卻是：「我敢說，她已經聽過這類的話，可能幾百次都有了，而且顯然這類的話並沒有發生效用。」所以，我停了片刻，更深一層地檢視她的情形，之後告訴她說：她感到非常罪過是對的。

她的臉色由憂傷轉為驚訝，從驚訝轉為緩和。她從沒聽過這種話：她應該感到罪過。我的猜測是對的：她正在為罪惡感感到罪過，她感到罪過，每個人都叫她不要這麼想，結果她感到「雙倍的罪惡」——對那起車禍感到罪過，並對自己有罪惡感感到罪過。我們複雜的心就是這樣地運作。

唯有在處理了第一層的罪惡感，並接受她自己感到罪過是正常的，

我們才可能前進到下一個赦免的階段：應該怎樣去彌補？

佛教有一句有用的格言：「與其抱怨黑暗，不如點燃一支蠟燭。」

我們總是可以做些別的事，而不要老陷在情緒裡。就算這兒所說的別的事，只是平靜地坐下來，不抱怨。

罪惡感與懺悔有著本質的差別，在我們的文化裡，「有罪」是一種宣判，由法庭裡的法官持著槌子結實地敲在一個硬木上。如果沒有人處罰我們，自己也會以這種方式或另一種方式責罰自己。罪惡感便是我們心靈深處的懲罰。

所以，這位年輕的女士須要一個懺悔法，讓她從罪惡中得到赦免。告訴她忘掉這件事，好好繼續活下去是沒有用的。我建議她，到當地醫院的復健中心去做義工，照顧車禍患者。在這種情境下，我想，她會因為辛勞的工作而逐漸蛻去罪惡感；並且，正如在義工的工作中所經常發生的，她從被她所幫助的人那兒得到更多的幫助。

囚犯的罪惡感

在那榮耀卻煩人的住持之職落在我身上之前，我經常拜訪位於伯斯附近的監獄。我謹慎地把我在牢獄中服務的時間紀錄下來，以便萬一那天我被判刑時，可以將功抵過。

我第一次拜訪伯斯的一座大監獄時，我對於前來聽我講演禪修的人數感到非常驚訝，並留下深刻的印象——整個房間擠滿了人，百分之九十五的囚犯都前來學習禪修。可是我的話說得愈長，我那些受困的囚犯就變得愈加不安。我才講了十分鐘之後，一位囚犯，監獄裡的囚犯頭頭之一，舉起手，打斷了我的話，並表達想發問。我鼓勵他不必客氣，直接發問。

「這是真的嗎？」他說道：「透過禪修就可以學會輕功？」

此時，我終於明白：為什麼有這麼多囚犯來聽我說道，他們都打算來學禪修，屆時能以輕功飛到監獄的圍牆之外。我告訴他們這是辦得到的，可是唯有很特別的禪修者，並在訓練了許多年之後。下一回我到那個監獄教學時，只有四位囚犯來參加禪修課。

在監獄裡說法的那些日子，我跟幾位囚犯混得很熟。從中發現一件事：每個囚犯都對他們過去所做的事感到罪過，不論白天或晚上，他們內心深處都有著罪惡感。他們只將心事告訴親近的朋友，在大眾場合，他們臉上還是掛著一副那種目中無人、標準的囚犯表情。在贏得他們的信任，將你當作靈修的指導者之後，他們便打開自己的心，並發露出他們沉痛的罪惡感。我經常會以下一個故事來幫助他們：乙班的孩子。

乙班的孩子

幾年以前，有個教育的實驗，秘密地在英國一所學校施行。同等學齡的兩個班級，在學年結束時舉行一場分班考試，可是考試的結果從來沒有被公布。秘密地，只有校長與心理學專家知道實情：考第一名的孩子被編在與考第四、第五、第八、第九、第十二、第十三名等的孩子同班。同時，考第二、第三名的孩子被編在另一班，與考第六、第七、第十、第十一名等等的孩子同班。換句話說，根據他們考試的結果，考得好的孩子與考得不好的孩子被平均分散地編在兩班。下一學年的任課老師也刻意地挑選，他們具有相同的能力與經驗，甚至連教室也刻意挑選具有相似設備的。每樣東西都儘量讓它相等，除了一件事：一班被稱作「甲班」，另一班為「乙班」。

雖然孩童的資質是相等的，但在每個人的心目中：甲班的孩子是聰明的，而乙班的則不那麼聰明。有些甲班孩子的家長，非常驚訝他們的孩子書讀得這麼好，於是給他們獎賞與讚美；而某些乙班孩子的父母，斥責他們的孩子書讀得不夠認真，於是剝奪他們某些待遇。甚至連教乙班老師的態度也不一樣，對學生的要求就不那麼高。一整年下來，這個假相被維繫著，接著又舉行一次年終考試。

考試的結果令人發寒，但卻不令人意外，甲班的孩子比乙班顯著地優秀。實際上，這個結果儼然他們正是去年考試排在前半段的那些人，他們變成了「甲班」的孩子。那些編在另一組的人，雖然在一年之前是相等的，現在已經變成了「乙班」的孩子。這是他們一整年來被灌輸的，也是他們被對待的情景，而且這就是他們自己所相信的——因此，他們就變成了這個模樣。

在超市的孩子

我告訴我的「老囚犯朋友」，絕對不可以視自己為罪犯，該視自己為一個曾經做了一件罪惡的事的人。如果他們被灌輸自己就是罪犯，被當作罪犯來對待，並相信自己就是罪犯，他們就會變成罪犯。事情就是如此演變出來的。

一位年紀小的男孩在超市結帳的地方，失手把一個盒裝的牛奶摔在地上，盒子裂開，牛奶濺得一地。「你這個愚蠢的孩子！」母親說道。

就在隔壁那一個，另一個男孩失手使一盒蜂蜜也摔下來，盒子裂開，蜂蜜也濺得一地。「你做了一件愚蠢的事。」他的母親說道。

第一位孩子終身被判為愚蠢；另一位只被點出一個過失。第一位可

能會變成愚蠢；另一位則將學會停止做愚蠢的事。

我問我牢獄中的朋友：他們犯罪的當天，還做了些什麼事？在那一年的其他日子，他們做了些什麼？在生命其他的日子裡，他們又作了些什麼？然後，我重述我「那兩塊出差錯的磚」的故事——在這堵牆上還有別的磚，它們代表我沒造惡的生命啊。事實上，沒出錯的磚比出錯的總是多得多。而今，你難道是那堵值得摧毀的壞牆嗎？還是，你實在是一堵好牆，只不過摻雜幾塊出差錯的磚罷了，正如我們其他的人一樣。

在我擔任了住持並停止前往拜訪監獄的幾個月之後，我接到一通監獄工作人員的私人電話，他要我回去，並給了我一句我一直珍愛的讚歎，他告訴我：我的那些監獄中的學生，一旦他們服完刑，就再沒有回到牢獄了。

我們都是罪犯

在前面的故事裡，我談論到我在監獄中遇到的那些人。可是這兒所透出的消息，同樣也適用於任何「囚禁於」罪惡感牢房中的人。我們對那件「罪惡的事」感到很罪過，但是我們在那一天、那一年及這一生裡，還做了些什麼？我們能不能看到這面牆上的其他磚塊？能不能超越那件使自己感到罪過的那件蠢事來看事情呢？如果我們專注於「乙班」的行為太久的話，我們可能就會變成一個「乙班」的人。——那就是為什麼我們不斷地重複著我們的錯誤，積累更多的罪惡感。可是當看到生命中其他的部分——我們那面牆上其他的磚——我們會得到了一個真實的角度，於是一個美妙的洞見，便猶如心靈之花般地綻放：我們應受寬恕。

放下罪惡感，永遠地

在從罪惡感中走出來的旅途中，最困難的階段是說服自己：我們應受到寬恕。到目前為止，所提到的故事是為了協助我們，可是要從囚牢中出來的最後一步，卻只能靠自己邁出。

我的一個朋友，當他還是一個小男孩時，跟他最要好的朋友在碼頭嬉戲，為了好玩，他把他的朋友推下水去。

這位朋友被淹死了。

很多年，這個年輕人一直活在極重的罪惡感裡。那位淹死的孩子的父母便住在隔壁，在他成長的歷程，內心一直認為自己剝奪了他們的兒子。但就在那麼一天早上，正如他跟我說的，他明白他不必再感到罪過了。他走出他自己的囚牢，走進溫暖舒暢的自由中。☞

（本書摘譯自阿姜 布拉姆（Ajahn Brahm）所著《這一卡車的牛糞是誰訂的？——迎接生命困境中感人的故事》（*Who Ordered This Truckload of Dung? Inspiring Stories For Welcoming Life's Difficulties*）本書最早出版於澳洲Lothian Books出版社，後由智慧出版社（Wisdom Publications）於澳洲以外的地方出版。）

【作者小傳】

◎ 1951年，阿姜 布拉姆生於倫敦。當十六歲還在學校就讀時，在閱讀到佛教讀物之後，便認定自己是一個佛教徒。他對佛法及禪修的興趣，在劍橋大學讀理論物理時迅速地發展起來。當完成學位並任教了一年以後，他旅行到泰國並出家作了比丘。

◎ 1974年，他在曼谷的金山寺(Wat Saket)依其住持而出家。之後，他花了九年的時光，在阿姜 查的指導下依森林禪修的傳統修學與訓練。

◎ 1983年，他被要求到西澳伯斯城去協助成立一個森林道場。阿姜 布拉姆目前是菩提道場(Bodhinyana Monastery)的住持及西澳佛教會(Buddhist Society of Western Australia)的導師。

戒海寂靜之旅

釋見翰等四人

2006年11月，悟師父與香光尼僧團法師共五人，啟程飛往馬來西亞檳城，遊了一趟戒海寂靜之旅。一起來看看戒海寂靜之旅如何啟程與結束？中間還有什麼花絮？

自馬來西亞歸來

釋自詮

2006年十一月，馬來西亞佛學院舉辦「戒海寂靜之旅——僧俗二眾解行營」，邀請悟師父及僧團法師到馬來西亞講課，很榮幸僧團給我機會隨師出行，見習悟師父講戒授課。這次營活動學員以馬來西亞佛學院的學生為主，有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喇嘛，當然也有在家的行者。男眾、女眾皆有，南北諸傳齊聚。這麼複雜的成員，主題還是「戒海寂靜之旅」，如何安排課程，可真是傷透了腦筋。後來，悟師父拍案決定：以北傳版本的《沙門果經》脈絡為主軸，從修道次第中提點持戒的原則與精神。

多元的城市

第一天，上了飛機來到位居馬來西亞第二大城市——檳城。檳城的建築非常美麗，有些還保留著英國統治時期的樣貌，古意與新穎同時在檳城裡展現。不只建築多元，走在路上的人群，也有不同的種族。據聞在馬來西亞有三大種族，馬來人、華人、印度人，還來不及確定這樣的說法準確與否，我們已經被路上包著頭巾，身著色彩鮮艷馬來傳統服裝的婦女所吸引。她們裹著回教徒特有的頭巾，這是馬來



◎馬來西亞曾是英國的殖民地，第二大城——檳城的建築，還保留著當年殖民地時期的風貌。
(本刊資料照片)

的傳統文化，無論在哪裡，做什麼事，馬來的婦女們都得裹著頭巾，若是膽敢不裹，警察就會來抓人。若是想與馬來人結婚，對方得先放棄自己的信仰，改宗回教；不從，這段婚姻鐵定沒有結局。宗教與政治的結合，滲入了日常生活，決定了人民的生活與行為，我這個來自沒有所謂的國教世界的井底蛙，聽得是瞠目結舌，少見多怪了。

馬來西亞佛學院

車子來到了馬來西亞佛學院（以下簡稱馬佛學院）。馬佛學院於1970年創辦，隸屬於馬來西亞佛教總會。一棟矗立新建的大樓旁，還有個三層樓的舊建築，是目前馬佛學院的校區。新大樓是馬來西亞佛教總會會址，2006年底將要啟用，新大樓中有四層樓是屬於佛學院的，明年學院也將遷入。馬佛學院的學生興奮地跟我們說：「明年起，我們就有自己的地方了！」自己的地方？難道這舊大樓不是佛學院嗎？原來，舊大樓是屬於佛教總會的，一樓是大禮堂兼齋堂；二樓是佛學院與佛教義學共用，早上佛學院上課使用，下午就得清空，給義學的學生上課；三樓是佛學院的老師辦公室、資料中心、以及學生的住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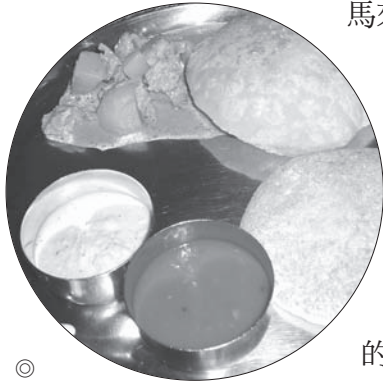
區。空間不大，不同的單位、對象、功能重疊交錯使用，看得出來佛學院師生們的辛苦。不過學生們還是很認真地說：「不不不，在這兒讀書一點也不辛苦，常住能讓我們來，已經很幸運了。」

認識了上課環境之後，到了休息地點——妙香林佛學院安單。才過了下午四點，原本湛藍的天空，飄來了厚黑烏雲，不一會兒，豆大的雨點便淅瀝嘩啦地打下來。馬來西亞沒有颱風，也沒有地震，轟隆作響的午後雷陣雨，倒不輸給台灣的西北雨。妙香林佛學院旁邊就是檳城的海邊，以前書裡讀過一句「波瀾不興」，這情景在台灣的海岸根本沒見過，但在檳城的海灣，卻可以見到一葉一葉扁舟在海上靜靜地停留著。那水非常安靜，就是臨近了岸，也是以極其溫柔的方式輕敲著，說明它們的存在。

一夜安眠，清晨五點多時，聽到遠方傳來唱誦的聲音，是透過喇叭播送的，心裡納悶著。後來才得知，那是回教的唱誦。他們一天五次祈禱，都會透過音響對外大放送，大家一起聆聽。這又讓我對於一個宗教被列為「國教」，在推廣上所能有的便利，有了更多的認識。



◎馬來西亞佛學院隸屬於馬來西亞佛教總會，在大馬推廣佛陀的教育。
(本刊資料照片)



◎
五顏六
色的大馬飲
食。(本刊資
料照片)

馬來西亞天亮得很慢，六點多了，天還暗得跟清晨三、四點一樣，直到七點多，天空露些白光，人聲才悄悄襲進，這是馬來西亞一天的開始。

個中滋味

每天早、午餐，馬佛學院的行政法師都會和我們一起吃飯，所備的也是各式種族、地區多樣化的齋食。重點是桌上一定有很多不同的沾醬：辣的、酸的……，菜、麵、飯、餅都可以沾醬來吃，只可惜自己沒有口福，菜色有酸、有辣、有辛澀，對於只吃習慣醬油味的我來說，只曉得一切吃起來果然是「五味雜陳」，但就是不甚了了。聽說「檳城的小吃」是最有名的，許多觀光客來檳城即為了小吃。唉，關於這一點，很抱歉，旅遊美食於我「尚未栽培」，實在無法以饗大眾。

極樂寺

來檳城，一定也得來參訪最大的華人佛寺——極樂寺。1891年，清末年間，來自中國福建鼓山湧泉寺的方丈妙蓮禪師遊化至檳州，見到一處「鶴立雲端能遠俗，山居海外好安禪」居高臨下的好地點，便於此地興道場，即今日的極樂寺。1904年，妙師進京，獲清光緒賜《龍藏》存寺內，作為「鎮山之寶」。光緒皇帝又親題「大雄寶殿」，刻成匾額高懸大殿，還賜了「欽命方丈」的榮耀。慈禧太后親書的「海天佛地」，後來就嵌在有極樂寺「地標」之稱的「萬佛寶塔」前的門樓上。「萬佛寶塔」於1915年籌建，至1927年才告完工。寶塔高一百二十餘尺，分三大層。頂層建築仿緬甸式佛塔；中層為泰國式；底層是中國式，一座塔同時呈現了三個亞洲國家的不同建築風格。另外，在極樂寺最為聞名的就是一尊連同蓮座高一百二十餘

尺的觀世音菩薩聖像，是目前世界最高的觀音聖像。聖像，自極樂寺第四任方丈白聖長老便開始興建，至2002年開光，為中國菩薩立像式，面相慈祥，姿態自在安然，矗立在依山而建的平台。巍巍聳立的佛教新地標，令淄素二眾無不生起敬仰歡躍的心。我知道這趟馬來西亞行程趕個早，極樂寺被安排為首站，原因即如悟師父所說：「我們來頂禮白公老人曾駐錫之處。」



◎極樂寺內懸掛光緒皇帝欽命妙蓮禪師為極樂寺方丈匾額。（本刊資料照片）

為用而學

「戒海寂靜之旅」停站最久的當然還是悟師父在馬佛學院的講課。學員們身分背景不同，需求也多樣：有人想聽五戒；想聽悟師父對素食的看法；想知道式叉摩那戒……；還有人也想知道出家人可不可以倒茶給在家人喝。林林總總，問題一籬筐，只見悟師父神清氣閒，鎮尺一敲，以「為用而學」一條縷線貫串了整個課程。

從哪裡談起「為用而學」？悟師父開宗明義表示：之所以會選擇《沙門果經》為此次戒學主要教材，乃在此經一直追問著「沙門修道，可以得到什麼結果？」修道是有次第的，依著戒定慧階次不斷增上。但修定時要不要戒律？修慧時須不須要戒、定？因此，所謂的戒律並非離開修行而存在，是自解脫、修道的基礎而有，不是因為戒律而戒律。

所以，學戒並非為了戒律而戒律，是為了解脫與修道而來談戒律，這就是「為用而學」。例如：人非聖賢，犯戒之後，佛陀指示了一條清淨道，那就是懺悔。在《沙門果經》中阿闍世王的懺悔，即表

達了凡夫在漫漫修行路上，真實而感人的超越過程，而這也是戒律。在最後一堂課，悟師父以一個故事總結：飢荒時，有人要顯神通去沒有飢荒處托鉢回來給大眾師吃，佛陀不允許，神通可以托鉢托幾餐？還是要一步一步走過去。一步一步走過，實實在在地踏在土地上，人間的佛陀，他所說的不是神奇美妙的法，而是可以在世間被驗證、被檢核，直到煩惱消滅的法。當然這也呼應了《沙門果經》最高目標——清淨無惱的果報。（悟師父部份開示內容已被整理在本期雜誌。）

悟師父的開示，廣開戒律中的人情、法義，及悲憫世間的多重角度，學員們聽了反應相當受用，「為用而學」：戒律不再是死板板的戒條，嚴苛不近人情，而是在持守戒律的過程中，親切地在你我身心中體會解脫的真義。有學員表達這趟戒海寂靜之旅旅遊愉快，還有學員描述他聽得「耳油都流出來了」，呵，著實不知這樣的描述在馬來西亞所指為何，但可以確定的是大眾都收穫良多，這也是我們這次來馬來西亞最令人欣喜的部分。



◎戒海寂靜之旅旅途愉快，留下大合照與豐富的回憶。（本刊資料照片）

過往雲煙

歷經五天的營活動結束了，在飛機起飛回台灣時，馬來西亞的一切就像不斷往後飄飛的白雲，彷彿夢裡雲煙。人生來到那兒，就會在那兒編織起生命不同的樣貌；當生命之流持續往前走，過往雲煙似乎散開了，但卻在我們的心中留下了不同的刻痕，厚實此刻的生命。

檳城極樂寺的鎮寺之寶——《龍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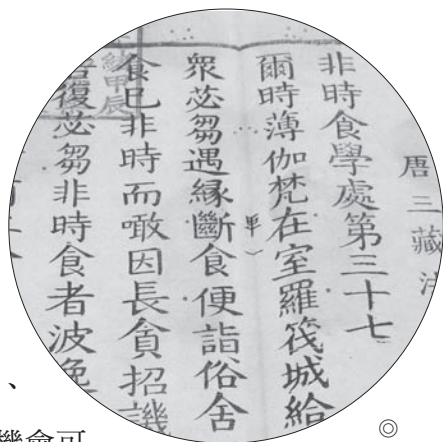
釋見奕

隨悟師父至馬來西亞佛學院講戒，珠璣滿行囊。印象最深的是檳城極樂寺的鎮寺之寶——《龍藏》，那隻隻的蠹蟲，彷彿仍在我眼前翻爬著……

抵馬來西亞的第二天，趕個早先上檳城極樂寺。極樂寺歷史久遠，建物多有特色，含括漢式、泰式、緬式，但其中有一項較少對外開放的，也是極少有機會可以親見的，那是光緒皇帝於公元1904年御賜極樂寺的一部《龍藏》。

《龍藏》是極樂寺極珍貴、稀有的寶藏，根據文獻記載：它是清朝唯一的官刻漢文《大藏經》；更是中國歷代木刻本大藏經中，版本最為完整的。知客法師小心翼翼地請了二卷《龍藏》出來，呈給悟師父看。其中一卷《龍藏》外頭已用特殊的透明塑膠袋密封著，悟師父邊帶起老花眼鏡，邊說：「怎麼繡花繡得這麼精緻？」仔細一瞧，哪裡是繡花？是被蠹蟲吃了！啃了！咬得密密麻麻的，這群蠹蟲忙進忙出，正穿梭不停地「繡花」呢！知客法師隨手指著另一卷《龍藏》重新拷貝的複本，我也趕緊湊近身來看，複本的蠹紋是幾可亂真，但厚度仍比真品厚了幾毫米，可見古代造紙之精緻，我說：「恐怕現今這些技術功力早已經失傳了。」我正在為今古兩本之別而慨嘆時，猛不防地，悟師父說：「如是翻印，將遺漏蝕盡的經文，如古書畫般地一筆一畫綴補謄繕，比繡花還難，比重新印刷還難，難怪對古蹟、古文物的挽救保留，常在輕忽、嫌麻煩中毀棄了。修補、謄繕古本，需要有相當的科技，也要有心人才會投入。」

兩本代表今古歷史的《龍藏》，紫金鑲邊的絲綢，薄如蟬翼的宣



◎ 《龍藏》
上有「光緒甲辰御賜極樂禪寺藏經」印。此為《龍藏》複本。（本刊資料照片）

紙，正是律論第十一卷。多麼珍貴的律論瑰寶。但實在不敢碰觸舊本子，因為這群小蟲正在大快朵頤，密密麻麻無以數計！知客法師接著說：「我們前不久還請了中國國家博物館專家來幫忙處理，但仍然看不到有大改善。只怕下次你們再來，縱使有緣得見，預料已無此御製『經文』了！」

想想，這麼珍貴的文物要如何保存呢？紙質、絲綢類的保留真是不易！望著百年前的古文物，卻無奈地要面對世間「成、住、壞、空」的實相，這《龍藏》將盡成蠹蟲的美食，我真的很心疼。木刻石雕尚且敗壞，更何況它只是一張張薄薄的宣紙？在這不捨中，心中觀想佛說：「觀天地，念非常，觀世界，念非常，……世間無常……一切終將敗壞……。」其實，無論是紙、木、石頭、皮革、金屬等，皆為記載佛陀教導的媒材，有它的時代性。《龍藏》在清朝，可是皇室官刻印刷的，更知佛教經書之取得不像今日這般容易！現代將藏經以數位科技的方式作成電子佛典或MP3等影音檔，透過網路、光碟片的流通，讓經典不僅易於普及，在保存的質量上，亦明顯地較其他材質方便與輕巧。至於古書籍的維護，記得伽耶山基金會於2005年九月間，在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舉辦「紙質圖書保存維護管理研習會」（參閱《佛教圖書館館刊》第四十三期，2006年六月出刊），當時我沒有理解到它的迫切性，如今看來，香光尼眾佛學院的圖書館早已引進科技來面對這些經卷、圖書的保存。

知客法師的一席話：「只怕下次你們再來，縱使我們有緣得見，預料已無此御製『經文』了！」我覺得很可惜，感激他們已在搶救、搶修法寶。所謂「文以載道」、「道在人弘」，佛法在世間的弘傳，還須要更多方面的護持。這真是珍貴的一堂課。

如是我思——馬來西亞「佛學院」

釋見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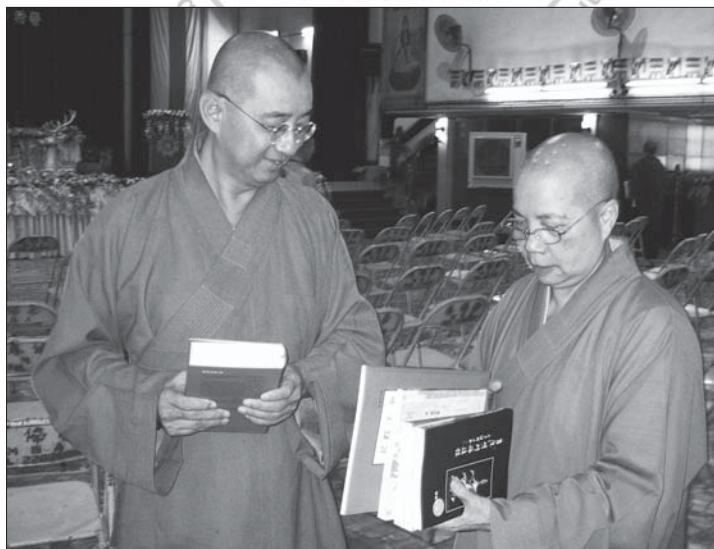
馬來西亞對我來說並不陌生，此次踏上大馬弘法應該算是第三次了，而大部分的行程也都停留在檳城。首次至檳城時，印象最深刻的是從機場到達目的地這一路上的風光，那一大片綠化的景物，談不上什麼人工精雕，而是當下的感受，在第三度造訪時，依舊是美好的視覺享受。清新的空氣拂面而來，夾著淡淡的海風，隨著兩旁的綠色大樹，我望向長空，耳根盡是同行法師們雀躍的讚歎聲——好清新喔！

這次我有一個小小的發現。檳城的佛教寺院不止名為「○○寺」、「○○精舍」、「○○蘭若」，卻有多處的「○○佛學院」的名稱出現，我看到「檳城佛學院」、「宏船佛學院」、我們安單的道場是「妙香林佛學院」、悟師父講課的地點是「馬來西亞佛學院」，聽說有一位學員從外地來，竟跑錯了佛學院會址。

我們入境的第二天清晨，趕著參訪檳城極樂寺，知客禪生法師熱情招待我們，介紹歷任住持方丈及祖堂，在行進間看到一棟尚未竣工的大樓，悟師父問：「這棟大樓將為何用？」知客師回答：「要辦佛學院。」我頗為好奇，問同行的傳聞法師：「為什麼光檳城就有這麼多佛學院呢？招得到學生嗎？」傳聞法師回答：「有些道場以佛學院為名，是創立道場的老和尚的願望。而這些佛學院實際上也有開設課程，彼此間吸引的學員對象不同。如馬來西亞佛學院招收七眾弟子，是一所政府承認的佛教學院，不僅有東南亞國家的漢系華裔，近幾年更接受了藏人、泰人、柬埔寨人的學僧。」我好奇地問：「你們用什麼語言溝通？」答：「他們都想學漢系，以漢語文。」乍聽，讓在佛學院領行政工作的我，感到非常振奮，對他們的辦學感到敬佩。

當我讚歎著「在回教為主的馬來西亞國度裏，佛教的紮根，的確不簡單」時，我實然意識到馬來西亞華裔的信仰，仍多為漢系的佛教，屬於北傳佛教地域的象徵文化，而在這裡是有別於中國南方或台灣的佛教特色，是相當豐富且深深地吸引著我，我更敬佩祖師大德「一鉢千家飯，孤僧萬里遊。」提著佛經勤奮播撒佛法的種子，做眾生「不請之友」的那份菩薩行履，立足於斯，培育一代、一代的僧侶與莘莘學子——佛教青年，在有限的資源中佛教得以茁壯成長，也對馬來西亞佛學院能被政府承認為可接軌後續的機構，於此，我感受到他們的智慧、慈悲與信願，我非常感動。

馬來西亞佛學院是由馬來西亞佛教總會於1970開辦，還比香光尼眾佛學院早了十年。他們是政府承認的佛學院，學歷是被承認的，而台灣的佛學院卻一直要到2006年才被允許設立開辦「佛教研修學院」，學位被認定可以與高教司接軌，佛教研修人才的深化廣化，應該自己培育，這在各行各業不都如此！但政府一直把培育這些



◎香光尼眾佛學院院長悟因法師（圖右）與馬來西亞佛學院院長繼程法師（圖左）於會中交流辦學的心得與經驗。（本刊資料照片）



◎仰望馬佛學院會議廳懸掛的照片，這些是曾經為馬佛學院奉獻的高僧與居士大德，發人思仰之情。

(本刊資料照片)

人才摒棄在教育體制軌道之外，這是有礙宗教提昇、被認識的因素之一，不是沒有道理的。

在參觀馬來西亞佛學院三樓的會議廳時，我看到了牆上掛滿了一張一張裝框的照片，他們是曾經為大馬佛學院奉獻的高僧和居士大德，站在他們的像前，我內心的敬意和感動——「財法二施，等無有異」，這當中訴說了源遠流長的佛教傳承文化，而今天我來到斯土，站在大德的座前，彷彿他們在等著我們的到來，也在告訴我們佛陀智慧寶藏——正法的信仰，是要我們一起來努力的。

佛法的薪傳，僧青年的接棒，首重佛學院的教育，而課程的設計，應不僅止於讀讀書而已，更需著重僧格養成教育，如何提供初出家者一個良善的修學環境，且有修學的次第，是僧教育耕耘者要著力之處，才能達成長遠的佛教教育——「續佛燈明，啟眾生眼目」的使命。由馬來西亞佛學院之創立，我思及「人才養成」，是始終如一，不可暫替的志業。

因為法，我們來了

釋見怡

11月的午後，馬來西亞仍是熱，出了機場大廈，迎面而來的熱氣！好熱！

行走在檳城，第一印象是高大的綠樹矗立在潔淨的道路旁，建築物間有著各種清涼、調和的色澤，濱臨的海岸線很長，相當寧靜、祥和，配上曲線優美的檳威大橋，好個令人舒服的城市！心想起，一千六百年前法顯大師到印度取經，回航經海線時，曾佇留馬來西亞島嶼間傳播佛法……。民國以來，圓瑛和尚、虛雲和尚、白聖長老、慈航法師、竺摩法師、芳蓮法師等，也都曾經為了佛法，漂洋過海，來到此地。還有許許多多僧人，前仆後繼地，走在馬來西亞的弘法路上，就在這個儒、伊、佛、民間信仰生活多元，以伊斯蘭教為國教的文化之下，他們播撒漢傳大乘佛法種子，多少歲月的蕞路藍縷，血汗耕耘，想是唯有佛菩薩全知之！見之！




◎青年佛子前仆後繼，向十方撒播佛法清淨智慧的種子，承續著法的傳衍。（本刊資料照片）

「戒海寂靜之旅——僧俗二眾解行營」，從開幕、閉幕、座談會交流、活動事務等，都由在學僧們主持、執行，老師們則是幕後指導。我聽著新發心青年佛子們，有模有樣的主持，彷彿也看見了自己在三寶門中學法的過程，內心相當感動。感動著佛門就是這樣一點一滴，不斷地累積，栽培

著新生佛子，一代又一代的傳衍接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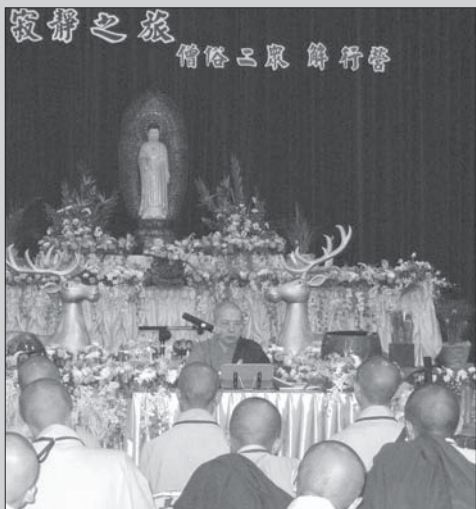
想當年，初出家，隨即就讀臺灣香光尼眾佛學院，還是個小沙彌。在院長開示的課程中，練習在全校師生面前做讀書報告，真是苦差事。報告之前，緊張得好幾天難以入眠。一上台，放眼望向台下坐著的老師同學，剎那間眼前一片空白；

再回過神，身在台上，我帶著顫抖的聲音，終於完成報告。問訊完走下講台，只能說不敢接觸任何人的眼光，好想躲起來……。就這樣，一次又一次的訓練，不斷的練習將所知分享，由怯懦到坦然，由牙牙學語到成句成篇，淬煉、歡喜、供養。這一路走來，院長 悟師父始終默默坐在台下，聆聽著一位又一位的生澀報告。一年又一年，陪著新生佛子，步出了佛學院的校門，接踵著到塵寰各角落，與眾生分享學佛的歷程。

佛法隨著僧人輾轉傳播到世界各地。二千五百年前，一位田間的農夫質問佛陀：「你為什麼帶領這麼多人，以乞食為生，不事生產，到處遊行呢？」佛陀微笑地回答：「善男子！我們也耕種呀！眾生是我們的田地，我和弟子們趕著『精進』的牛，荷著『智慧』的鋤，斬除『煩惱』、『無知』的草，為眾生播撒福德的種子，結成纍纍的聖果啊！」佛弟子就是耕耘的農夫，尤其是僧人，穿上一襲袈裟，捧著一個鉢，乞食千家飯。因為法，我們聚會在一處；因為法，行走天涯海角！



◎ 每
年，
一屆一
屆的畢業學
僧帶著法的禮
物從佛學院畢業走向
人群。一朝回首，講台下
依舊是那專注聆聽與陪伴
的熟悉身影——院長悟師
父。（本刊資料照片）



◎悟因法師於本次營活動的課程中，以《沙門果經》為主軸，探討修道與持戒的關係。（圖中講演者為悟因法師。照片提供：伽耶山基金會）

馬來西亞佛學院「戒海寂靜之旅」邀請悟因法師講授《沙門果經》

第十四屆馬來西亞佛學院僧俗二眾解行營為期五天的「戒海寂靜之旅」於95年11月13日展開，11月17日圓滿落幕。學僧會策劃的僧俗二眾解行營，每年舉辦一次，包括課程需求評估、課程規劃、師資聘請、招生等皆由該學院的學僧會策劃。

本次課程包含解門、行門二種，其中行門課程以禪修為主，由該學院院長繼程法師主持；解門課程以戒學為核心，邀請台灣專研戒律的長老尼悟因法師主講。悟因法師開講《沙門果經》，從阿闍世王殺父造業、懺悔的事例，說明行者在修道歷程如何去除修道障礙，進而探討

聲聞四重戒的開、遮、持、犯，藉由懺悔清淨，創造六和敬的僧團及對佛法僧戒的淨信。課程對象包括馬來西亞佛學院全體學生，並有教界僧俗二眾，計有六十餘人聽講。最後法師以「為用而學」勉勵全體學員，期許學子持戒、學戒，讓戒律成為輔佐修道身心的基礎與資助。課程圓滿時，學員紛紛表示受益良多，盼日後能繼續學習。

香光書鄉出版社出版

班迪達尊者禪修開示集《今生解脫》

本書為當代緬甸禪修大師班迪達尊者，於一九八四年至美國麻州禪觀社指導兩個月禪修的開示集。全書由六個篇章所組成：第一章〈基本戒律與禪修指導〉，第二章〈增長五根、契入勝義〉，第三章〈以正念劍、退十魔軍〉，第四章〈七覺支〉，第五章〈觀禪〉，第六章〈通往涅槃的車乘〉。

希望本書的出版，得以讓讀者對此修法有進一步的理解，進而實際體驗，得以成就佛陀對弟子的期望。



◎作者：班迪達尊者

(Sayadaw U Pandita)

◎譯者：香光書香編譯組

◎出版者：香光書香出版社

◎索書辦法：請洽香光尼僧團各分院

香光尼僧團各分院道場近期活動

〔新春祈安法會〕

◎印儀學苑（新址：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二段36號）

辭歲普佛共修：2/13（二）。晚上7:30

新春普佛共修：2/14（農曆正月初一）

新春祈安共修：3/3（六）。上午9:30~17:30

◎定慧學苑：2/18（農曆正月初一）晚上7:00

辭歲共修：2/12（一）。晚上7:00

◎養慧學苑：2/18（農曆正月初一）

辭歲普佛共修：2/12（一）。晚上7:30

◎香光寺：2/21（農曆正月初四）

◎安慧學苑：2/18（農曆正月初一）

◎紫竹林精舍：2/18（農曆正月初一）

辭歲共修：2/14（三）。晚上7:30

〔精進共修活動〕

◎一日禪

時間：3/17（六）

地點：印儀學苑02-23946800

〔佛學研讀班招生〕

◎香光山寺

上課日期：96年2月28日~6月27日

（每週一次，共十八次）

上課班別：文殊班

（每週三晚上7:00~9:10。國、台語皆可）

上課地點：桃園縣大溪鎮仁愛路11號。

（興福社區活動中心）

報名地點：香光山寺 03-3873108

◎印儀學苑

上課日期：96年1月21日~6月3日

上課班別：台語班。（每週三下午2:00~4:00）

國語班。（每週三、四晚上7:00~9:10）

（每週五上午9:30~11:30）

報名地點：印儀學苑 02-23946800

〔課程講座〕

◎弦樂團第五期招生

樂器組別：大提琴、小提琴組

招生對象：幼稚園大班至成人（十五人開班）

時間：1/19~5/11。每週五晚上7:30~9:00

地點：養慧學苑 04-23192007

◎普賢藍韻社——合唱班招生

社團性質：佛教歌曲練唱

參加對象：對佛曲歌唱有興趣者

時間：每週四晚上7:30~9:00

地點：養慧學苑 04-23192007

◎佛教經典講座——金剛經(台語課程)

時間：每週日上午8:30~10:00

地點：安慧學苑 05-2325165

◎兒童讀經班

時間：1/5~3/31。每週五晚上7:30~9:00

地點：安慧學苑 05-2325165

◎進階佛學研讀班課程——「解深密經」

時間：3/2~5/4。每週五晚上7:30~9:20

（國語課程。2/1開始報名）

地點：安慧學苑 05-2325165

◎佛學講座——法句經(台語)

時間：2/27~4/3。每週二晚上7:30~9:20

地點：紫竹林精舍 07-7133891

◎佛學講座——佛法與身心對話(國語)

時間：3/28~5/9。每週三晚上7:30~9:20

地點：紫竹林精舍 07-7133891

· 印儀學苑新址啟用典禮暨梁皇法會 ·

本苑自96年1月16日將開始在濟南路新址為大眾服務。3/31~4/8日共九天，舉行新址啟用典禮暨梁皇法會，歡迎蒞苑禮佛參觀、共修祈福。

新址：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二段36號

電話：02-23946800（代表號）

（請上香光資訊網<http://www.gaya.org.tw>查詢或來電詢問詳細活動內容。）

助印芳名

貳萬元整

釋如一 李鈞天 正覺堂

壹萬貳仟元整

釋自修

壹萬元整

許平野

柒仟伍佰元整

蘇資翔 王雪蓉

陸仟壹佰柒拾伍元整

慈願甲班

陸仟元整

陳俊璋 林炳章

伍仟肆佰元整

無名氏

伍仟元整

賴順娣 施郁芬

參仟肆佰元整

楊鳳娥

參仟元整

方劉隨 吳怡昌 方淑美

韓露廷 陳玉敏 翁梅珍

王啟薰

貳仟陸佰元整

釋果善

貳仟伍佰元整

郭峰淵 郭欣妮 郭政麟

陳雪卿 洪璽真 三寶弟子

貳仟元整

釋順信 藍榮美 許文認

王居發 黃菊英 朱恩華

曹石里 闕錦慧 李淑惠

王玉盞 朱梅芳

壹仟捌佰元整

蔡毓瑄

壹仟伍佰元整

王美惠 劉志賢 董怡均

壹仟貳佰元整

釋見潤 潘鳴佩 林慶輝

壹仟壹佰伍拾玖元整

孫秀枝

壹仟元整

釋如峯 釋天旭 釋德福

釋達學 釋果緣 釋長叡

林崇仰 林盈君 郭嘉楠

林柔君 趙雅琴 鄒宜蓁

顏玉珍 林育靜 鄒旻樺

鄒欣好 鄒幸娟 謝麗瑛

陳豆獻 鄒慶元 林典良

周志軍 孔漢章 蔡曉瑛

蔡曉雯 陳保興 劉育綾

林鎮花 呂秋燕 李甲興

蘇越黎 郭明勝 吳銀河

黃連慶 何明卿 徐志誼

陳俐儒 李素梅 蘇秀琴

何叔弦 三寶弟子

富山寺

玖佰元整

楊智堯 楊智勝 楊智安

楊智竣 楊筌詠 朱益賢

林式芳 朱正文

捌佰貳拾伍元整

釋悟因

捌佰元整

蔡麗瓊

陸佰元整

謝明芳 陳鈺鑽 莊桂玲

伍佰元整

釋見海 張勅珠 吳慶安

黃惠真 陳純燕 楊馥嬪

沈岳陵 林秀育 陳柏毓

陳明輝 蕭安迪 蕭安翔

簡美智 楊鴻恩 卓播道

何迪雨 葉溪泉 陳亭瑜

周美秀 張明裕 宋子銘

馮惠靜 林建富 戴山河

許晏慈 吳雪珠 周麗花

李素金 莊雯瑋 吳啟維

林素珍 賴永祥 陳金貞

黎啟蕾 陳淑華 邱鳳英

林秀靜 廖芸炫 廖悅辰

黃毓盛 林水官

肆佰元整

蕭舜云 鄭韋璫 鍾淑萍

蘇晟漢 陳布燦 吳姿嫻

參佰元整

陳貞奴 王藏億 孫明珠

蔡誌霖 蕭盛澤 蕭凱云

許晏慈 洪玉玲 何詔威

何仁凡 褚麗慧 何嵩駿

陳玉芝 郭美津 郭守貞

朱珍宜 朱珍慧 朱育凌

蕭美玲 朱正義 陳 靖

貳佰伍拾元整

尹 琪 尹 文

貳佰元整

周素蒂 謝曼珊 謝苑恩

謝易珊 范玉球 劉美伶

陳盈句 吳允鈞 陳平修

陳令真 陳潔誼 吳允勛

陳怡如 吳允哲 吳允中

廖謙嫻 柯昱全 莊玲美

林秀玲 巫國清 謝清江

壹佰伍拾元整

柯孟宜 柯昱州

壹佰元整

黃建智 郭則賢 陳素珠

簡金和 簡姿蓉 簡志偉

簡梅如 梁阿歌 簡福仁

洪南貞 黃仙花 洪水玉

林沛霖 林威廷 林和民

林大鈞 簡順超 蕭家暘

蕭速農 曜源行 潘美娟

蘇晟璋 葉映秀 曹毓珍

巫宜珊 巫均馥 邱鈺淳

金億唐公司

伍拾元整

黃雅琳 黃怡錦

美金伍拾元整

Belle Tsai

美金參拾元整

Hsin Ti Chao

美金拾元整

徐余

加幣伍元整

楊志強

馬幣伍仟元整

馬來西亞佛學院

馬幣肆佰柒拾參元整

怡保紫竹林居士

馬幣貳佰元整

釋空靜 陳麗君 普華堂

東蓮小築

馬幣壹佰元整

釋海智

馬幣壹拾壹元整

陳遂意

【關懷佛教教育 共創人間淨土】

香光莊嚴雜誌社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發行人兼總編輯：釋悟因

執行編輯：釋見鑣 簡伊伶 美術指導：雅堂設計工作室

文字志工：陳國瑩 行政志工：陳淑娥

社址：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 49~1 號

49-1, Hsiyachao, Nei-pu, Chu-chi, Chia-I, 60406, Taiwan, R.O.C

聯絡處：高雄縣鳳山市漢慶街 60 號

聯絡電話：07-7133891 傳真：07-7254950 郵政劃撥：03308694 香光寺

網址：<http://www.gaya.org.tw/magazine> E-mail: magazine@gaya.org.tw

本刊流通處

香光寺 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 49~1 號 電話：05-2541267 傳真：05-2542977

紫竹林精舍 鳳山市漢慶街 60 號 電話：07-7133891~3 傳真：07-7254950

安慧學苑 嘉義市文化路 820 號 電話：05-2325165 傳真：05-2326085

定慧學苑 苗栗市福星街 74 巷 3 號 電話：037-272477 傳真：037-272621

印儀學苑 台北市濟南路 2 段 36 號 電話：02-23946800

養慧學苑 台中市西區大墩十街 50 號 電話：04-23192007 傳真：04-23192008

香光山寺 桃園縣大溪鎮福安里 11 鄰頭寮 16 號 電話：03-3873141 傳真：03-3873108

製版印刷：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誌字第 4548 號 中華郵政台字第 0343 號登記為雜誌交寄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創刊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讀者若重複收件或需變更地址，請通知各流通處，以便修改。

◎轉載文圖請先徵求同意。

ISSN 1027-5126 【非賣品】



一朵開敷的蓮華，表達香與光的意象。有兩種意義：

- 一、華開蓮現，象徵佛性的開顯；
- 二、香光莊嚴，象徵慧光照破無明痴暗。

香與光的結合繼續著香光尼僧團

悲願、力行、和合的理念，期望有志者一起同行，教育自己，覺悟他人，共同活出「香光莊嚴」的生命。